

蘇聯文藝

25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25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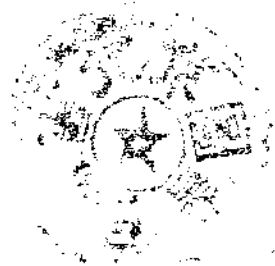
ЭПОХА 1946

ШАНХАЙ

巴若夫
(П. Бажов)

杜姆拉亞山 上的看更房

(У караулки на
Думной горе)



在我們的讀者當中，也許有很多人已經看過蘇聯最新的五彩影片『寶石花』，並且還為這張影片的美麗的色彩和奇蹟似的故事所迷住。『寶石花』這張影片，是根據蘇聯老作家巴若夫（Павел Бажов）的舊烏拉爾山傳說集『孔雀石箱』（«Малахитовая шкатулка»）中的幾個有連貫性的傳說改編而成的：這就是『杜姆拉亞山上的看更房』（«У караулки на Думной горе»）、『寶石花』（«Каменный цветок»）和『礦山的名匠』（«Горный мастер»）。『杜姆拉亞山上的看更房』，本來是『孔雀石箱』一書的『代序』，也可以說是全書的一個『引子』。作者在此地寫了看更的老頭兒史里希科老爹爹，闡述了這個老頭兒所講的許多烏拉爾山的傳說的真實內容和意義，這也就是我們在影片中所看到的開頭和結尾的場面，現特先譯載於此，其他的解說，當再陸續譯出，以饜讀者。

講到這本傳說集的作者巴若夫，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高齡了，他童年時在烏拉爾住過一些時候，聽過杜姆拉亞山的看更的老頭兒赫美里窩（即史里希科老爹爹）所講的許多關於礦山的美麗的傳說。一九三六年

時他開始重述這些傳說，於一九三九年出版，這就是烏拉爾山傳說集『孔雀石箱』，後來又以此書得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史大林文藝獎金。史里希科老爹稱他所講的東西，並不是故事，而是傳說，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他所講的東西，都是由烏拉爾山礦工和寶石工人們的實生活交織而成的，從此地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工人們所遭遇的命運，所過的悲慘的生活，也可以看到他們心中所擁抱着的希望和幻想。

巴若夫的這本傳說集，是用烏拉爾的方言寫成的，書後面雖然附了一個十幾面的難字彙，但在翻譯時，仍深感困難，誤解之處在所難免，因此這篇譯文，只能算是一個嘗試。

——譯者——

童年時代，我曾經在波列夫斯克工廠[⊖]裏度過三個年頭。這差不多已是半個世紀以前——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的事情了。

我們當時住在河的那一邊，緊靠着杜姆拉亞山[⊖]，是在一所築在礦渣坡上的小房子裏。

四周是荒涼的，無人煙的。

在現在高聳着螢石工廠和社會主義城的許多大建築物的那一邊，從前可以隱約地看見一片略微凸起的古苗謝夫斯克老礦山[⊖]，在礦山和工

⊖ 波列夫斯克工廠（Полевской завод），位於烏拉爾重工業中心史維德洛夫斯克（Свердловск）西南六十公里的地方。建於一七二七年，是一所官辦的鍊銅工廠和鑄鐵工廠，以鍊銅為主。當本文作者聽故事的時候，鍊銅業已經日漸衰落了。二十世紀初時，當地建立了烏拉爾最初的一所化學工廠，出產硫酸，蘇聯時代又重加改建和擴充過。現在當地建立了一所大的螢石工廠（Криолитовый завод），附近還開闢了一個社會主義城（Соцгородок）。假如現在拿這些龐大的建築物作為背景來看，那麼本文中所提到的舊工人住區，已像一個可憐的小村莊了。

⊖ 杜姆拉亞山（Думная гора），意譯即為思考山、熟慮山，係從俄文的『Дума』（思考、熟慮）一字而來。該山位於波列夫斯克工廠附近，山的斜坡一直伸到河旁，百年來，上面都堆滿了鍊銅時留下來的礦渣。河即指波列瓦亞河（Полевая）。

⊖ 古苗謝夫斯克礦山（Гумешевский рудник）是波列夫斯克工廠附近的一座銅山，以出產碳酸銅（即孔雀石）出名，最初是由當地鑿礦的農民在一七〇二年發見的。開採後，產量甚豐，礦主們都由此發富，但工人們却依然過着黑暗低微的地下生活。

人區的後面蔓延着的，就是一望無垠的深藍色的針葉樹林……。

距離我們房子不遠的地方，是工廠的『木材場』。爲了看守這所木材場，就在杜姆拉亞山上造了一個看更房，還掛了一口鐘。夜晚的鐘聲，顯得異常神祕，而孩子們的想像中，就會描繪出各種『可怕的故事』，並且把這些故事和看更房相聯繫起來。

『走，我們一起上山去聽故事』，我在波列夫斯克最早的好友之一這樣來邀請我。

『什麼，去聽故事？……難道我是個小孩子嗎？』

『去吧！今天史里希科老爹爹值班。他講得才好聽呢。他會講阿索夫卡姑娘、波洛茲^②、和關於地下一切金銀財富的故事……』。

在當時，波列夫斯克工廠的鍊銅業，已經到了衰落的時候了。鑄造廠靠了塞維爾斯克工廠的銅塊來維持工作，但就是這樣，出產也還是長時期地間斷着。在這種情況之下，廠工們就拚命地去尋覓金礦和黃綠色的橄欖石。明顯地，這種情形也反映在人們的生活習俗上。

關於阿索夫卡姑娘和波洛茲的故事，關於那些有助於發掘寶藏的徵候和各種地下金銀財寶的故事，我聽過已經不只一次了。但它們好像都不是原來的樣子，既無頭，又無尾。現在重新聽一遍，也還是有趣的。我和我的同伴一起上了山，並且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成了史里希科老爹爹的一個最熱心的聽衆。此後，我晚上時常放棄了遊戲，但決不肯放過工廠裏這個會講故事的老頭兒的值班時間。

他的名字叫做華西里·阿歷克塞耶維奇·赫美里寧（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Хмелинин），但這個名字只用在工廠和鄉鎮的戶籍簿上。孩子們都叫他『史里希科老爹爹』（«Дедушка Слышко»）。

② 阿索夫卡姑娘（Азовка, Азовка-девка）係由位於史維德洛夫斯克西南七十公里的阿索夫山（Азов-гора）得名。阿索夫山全蓋滿了森林，是盜匪出沒的地方，也是傳說最多的地方。在所有關於阿索夫山的金銀財寶的故事當中，都要提到阿索夫卡姑娘，她既沒有姓名，也沒有人知道她的籍貫，只是含糊地指出她『不是我們地方的人』，並且她的形象時常變化的。

波洛茲（Полоз）是種巨蛇。根據自然科學家的研究，並不能充分證實烏拉爾山一帶有過波洛茲的存在，但在採礦人的眼裏看來，波洛茲永遠是金礦的忠實的守護者。

成年人們還另外給他取了兩個綽號——史塔康契克和普羅查^⑤，——當這樣叫的時候，老頭兒也答應的。

爲什麼大家叫他史塔康契克呢，——當然，這是很容易猜想出來的；而其他兩個綽號，是由他最常用的口頭禪：「史里希科」和「普羅查」^⑥而來的。當有人這樣問起老頭兒，誰都不會覺得奇怪：

「史塔康契克！你知道法爾尼夫卡河（Фарневка）上所有的砂石麼？」

「怎麼會不知道！」

「好，那麼我們就走，讓我給你介紹一位和你同姓的朋友^⑦。假如喜歡的話，還可以再來一杯。我很想和你談談天」。

「這當然可以……爲什麼不聊聊天呢……。只要是好來，我一定好去。凡是我曉得的——我不會掩瞞着不說的」。

甚至當公家用的人，就是工人們稱爲「管賬狗」（«Собака-расходчик»）的，在每個月發薪水的時候也對他叫道：

「喂，普羅查，領錢。畫個十字——把你的五塊錢領了去！^⑧你的那座山沒有跑掉嗎？」

「山嗎？伊凡·安德列伊奇（Иван Андреич），那並不是一頭狗：它又不會東跑西竄的」。

在等着領薪水的人當中，起了一陣笑聲。管賬員裝出好像沒有聽懂那句諷刺他的話似地，還又繼續「開着玩笑」：

「你只知道在那兒講故事。這就是你所做的事！」

「人各有所長，伊凡·安德列伊奇。有的人想說句人話，但却只能像狗叫」。

又是一陣笑聲。管賬員真地發氣了：

⑤ 史塔康契克（Стаканчик）一字，是從「Стакан」（茶杯）而來，意爲「小茶杯」或「小酒杯」，此係指赫美里霧喜歡喝酒。

⑥ 「史里希科」（Слышь-ко）在俄文中意爲「你聽見了嗎？」或「你聽着！」「普羅查」（Протча）是俄文「Прочее」一字的訛言，意爲「等等」或「諸如此類」。這是赫美里霧講話時最常用的兩個口頭禪。

⑦ 「同姓的朋友」指「史塔康契克」，即杯中物或酒。

⑧ 俄國農民多不識字，因此也像我國一樣，常以畫十字代替簽名。

「好，你給我瞧着吧！」

「正因為這樣，才派我做更夫呢。我們無事不惹人，要瞧——就瞧着吧。你不會白付了五塊錢」。

「我對你說，滾開去……別儘在這兒就誤工夫！」

「這次說的才是真話呢」。

當老頭兒走開去的時候，人堆裏發出了讚美的意見：

「這次可把狗毛都剃光了！」

「好老練的一個老頭兒！怎樣的人就應該怎樣對付。簡直說不過他！」

在成年人當中，赫美里寧是以老練家、「當地一切砂土的專家」、狡猾的油嘴子和「刻薄鬼」出名的。孩子們都知道他是一個最會講故事的人。老頭兒非常喜歡小孩子，並且永遠待他們很親切。

這個老頭兒差不多可以說是個孤獨的人。「老婆兒」比他的年紀大約小十歲，很少在家裏住。她「在外面到處幫人家：做做活，管管家」……

老頭兒的精神還很健壯，腳上穿着補了底的氈靴靈活地走着路，有時還帶着幾分自負的神情蹺起像尖楔形的灰鬍子，但就是這樣，還是可以覺察出他已經活到暮年了。歲月使得他乾枯了，背駝了，使他本來生得不很高的個子更顯得矮小了，但它始終還不能把他眼睛裏的愉快的光芒熄滅掉。同他的身材並不相稱的兩個闊肩膊和兩隻長手臂，在在都使人想起，就是這個身軀裏所含蓄着的力量，在過去是相當不小的。

在河堤上，「敲過了八點鐘」。鐘樓上也重覆着敲過了一遍。第三次就輪到杜姆拉亞山了。

史里希科老爹爹已經爬上一座不很高的平台，等待着遠處的最後的鐘聲靜息下去。

然後就按拍子地敲着鐘，嘴裏還講着：

「聽我們的！又清脆，又響亮，連覺都不想睡了……」

敲完了之後，他不慌不忙地走下平台，在看更房的台階上坐下來，開始裝他那隻「開胃口的小東西」④。

這是最寧靜的時候了……。老爹爹就在這時候開講。但是假如有人

④ 指烟斗。

請他講「故事」(Сказка)的話，他時常會加以更正的：

「你說講故事嗎？老弟，是關於神父和神父的老婆的故事嗎。聽這樣的故事，你的年紀還小哩。至於關於花母雞和金雞蛋，或者是狐狸和老公雞的故事呢，那是老太婆們講給孩子聽的。你要聽這些故事，那又太晚了，而我也不會講。就是知道幾個，也早就忘記了。關於過去的生活，我倒還記得。很多這類的生活，我是從老前輩們那裏聽來和後來聽到的。瞧，我也吃過人家的飯呀。我在陰溝裏被蹂躪過，也在金山上躡過。罪也受過，福也享過。現在我是快八十歲的人了。這並不像敲八點鐘那樣容易呀！我也看够啦，聽够啦。但我講的並不是故事，而是民間傳說(сказ)ы和過去確實有過的事。聽着，有些不是隨便可以講給每個人聽的。要特別小心。而你還說是故事呢！」

「那麼，你是不是相信天地間有神靈嗎？」

「那當然啦……」

「但是學校裏告訴我們……」

「學校又怎麼樣……。你儘管讀書，但不要批評老年人。他們，也許正因為相信天地間有神靈才覺得愉快呢。人家怎樣講，你就怎樣聽着。等你長大了的時候，再去辨別吧，看是真還是假。就是這樣，乖孩子！明白了嗎？……」

老頭兒講的時候，就好像他自己「親眼看見和親耳聽到似的」。每逢講到那些可以從山上看到的地方時，他就用手指着說：

「瞧，就是在那兒掉下來的……」

「靠近那遠處的礦坑升降機旁邊，就是主要的坑道。大家聚集在那兒，史傑潘就講道……」[⊕]。

「現在是沒有了，而從前，在那些松樹的右邊，有一座小山。叫做蛇山。丹尼洛就被誘惑到那兒去了……」^{⊕⊖}。

●假如，同一個傳說聽到第二次或是第三次時，就很容易覺察到，老頭兒並不是每次都用着同樣的句子講出來的。有時候，連故事先後的次序也改變了，就連細微末節的地方也講得不相同。

有些聽講的人耐不住，就提醒他道：

⊕ 史傑潘(Стапан)是「銅山娘娘」和「孔雀石箱」等故事中的人物。

⊕⊖丹尼洛(Данило)是「寶石花」中的主人公。

「老爹爹，這一點你上次沒有講過……」

「呸，那又怎麼樣……。顯然地，大概上次是忘記了，不過，你還是聽着好了，不會錯的。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是這樣的！」

老頭兒把他長遠的一生，「只要精力還够的話」，都是在鑛山和金礦中消磨掉的。他「親身經歷過」礦工和採金者的生活。生活中的一切，一直到「意外之財」，他都非常熟悉的。在他的傳說當中，老頭兒時常穿插進許多他所親眼見過和親自經歷過的事情。這都是純真的事實。史里希科老爹爹還極力堅持他「從老前輩們那裏聽來」的東西。

像當他講到「舊路」的時候，他就會把阿索夫山脚那條舊路所穿過的地方指給人家看，雖然這條舊路的痕跡，早就一點兒都沒有了。

據歷史文獻所載，這條路確實是有過，從烏發「派遣到」屠林斯克一帶去的「地方官員」，都從這條路上走過的。

大概，「逃亡者們」很容易從這條路逃到西伯利亞去。因此「阿索夫山」和「舊路」，就容易和那些住在當地的「自由人」的故事相連在一起，這些人專門襲擊皇家的部隊和商賈的行旅，掠奪來的「財寶」就藏在阿索夫山裏^{⊕⊖}。

因此，古苗謝夫斯克礦山就成了三種傳說相交織的地方，這就是關於「舊人」^{⊕⊖}，關於「地下主要的寶藏」，和關於埋藏着的寶物的傳說。

很明顯地，就是這一類題材的傳說，常和另一類題材的傳說相近似^{⊕⊖}關於阿索夫山，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一些，傳說當十七世紀時，有一條「小徑」繞過山麓，地方官員俱經此由烏發前往屠林斯克。關於「自由人」的傳記是這樣的：這些人都是礦坑中逃跑掉的人犯，後來就住在阿索夫山中，專門襲擊皇家的部隊和掠奪行商。他們經常守住阿索夫和杜姆拉亞兩座山，先放部隊和行商從一邊進入谷地，然後就用火光向對面的山頭報信，兩邊合圍，搶劫一空。掠奪到的寶物，就藏在阿索夫山的洞穴中。

^{⊕⊖}在烏拉爾的傳說中，關於「舊人」的傳說很多：有些說，他們像田鼠一樣地住在地下，當後來「外族人」來了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埋葬起來。有些說，他們只會掘地面上的銅層，而不曉得發掘地下的金子，他們是靠了打獵和捕魚為生的。大家都認為由於年代悠久的關係，「舊人」所居住的地層已被泥土從上面蓋沒，因此要掘到他們居留的地層，才能找到地下的寶藏。

和相交織着，這一類的形象也常會轉化爲另一類的形象。「舊人」化身爲自由人，或者就由自由人化身爲「舊人」。酋長的美麗的妻子，或者是常成爲法庭爭訟人物的「碼頭姑娘」，化身爲「石女」，「孔雀石的守護者」和「銅山姑娘」。「地下寶藏」的漠不關心的守護者「銅山娘娘」一變而成爲有意認的人：有一些人，她幫助他們，親自指示他們和減輕他們弄到寶藏的困難；另一些人，她就將他們「領入迷途」，哄騙他們，或者就全然把他們弄死。

「銅山娘娘」和貴人，大官，以及所有貴人的奴僕們，都是作對的；她只肯幫助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和「自由人」相接近的大胆的、果決的和愛自由的工人們。可是「銅山娘娘」並不只是一個大家合力聚集起來的財寶的出力者、參與者和守護者。不，她所支配的並不是這些財寶，而是「地下的財寶」，並且是由她自己作主來支配的。她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允許人家來發掘寶藏，也可以不允許人家；她能「把寶物化爲烏有」，也可能重新聚積起來。

「銅山娘娘」已成了大地所蘊藏着的力量，財富和美麗的化身，而這一切，是只在勞動者的面前才全部顯露出來。

像在傳說中常遇到的蜥蜴的形象，也是「銅山娘娘」的化身，凡是看見過露在外面的銅苗或是它的礦層的人，就會清楚明白的。銅礦和蜥蜴，它們在顏色上，有時在形式上，都有着顯然的相似。我們也可以想像出，就是蜥蜴的靈活敏捷和它喜悅的樣子，也在「銅山娘娘」的身上得到了一個反照。「銅山娘娘」永遠被描繪成爲一個靈活的、決斷敏捷的、最喜歡嘲弄人和「愚弄人」的人；她不懂喜歡作弄那些她所厭惡的人，也時常把她所喜歡的人處於難堪的情況。

「銅山娘娘」管轄着無數的蜥蜴和一隻「栗色的貓」，這隻貓能在「地下行走」，但又却緊靠着地面，有時候還把它們的兩隻火般的耳朵伸到地面上來[⊕][⊗]。「阿素夫卡姑娘」在某些地方，也是轉屬於「銅山娘娘」的。

在凡是有着「最寶貴的東西」和「大寶藏」的地方，在那兒就免不了會有蛇的形跡。蛇和黃金相聯繫着，——這是到處都有的情形，「蛇窩」和「蛇區」，被認爲是黃金出產地的可靠的徵候。有些在十八世紀[⊕][⊗]「孔雀石箱」中有一篇傳說（「貓耳朵」），就是專講這頭貓的。

可以列爲是科學的書籍，也沒有否認這一點。

像在一七六〇年就出版過一本「採礦詳規，全書共分四卷……，附有插圖說明……，係由採礦局局長兼鑄幣廠總鑒定人伊凡·希略傑爾（Иван Шлятер）所著」。這是本很厚的書，兩百九十四面，大開本，附有三十五幅插圖，是爲了紀念國家科學研究院院長舒瓦洛夫（П. И. Шувалов）而印的；毫無疑問地，在當時，這本書算是一部巨著。但就是在這本「巨著」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話：「蜥蜴蛇虫等物，多聚居於礦產豐富之區，此說一向雖被視爲無稽之談，但根據科里望諾伏斯克勒森斯克工廠之發掘，已明確證明此說之不無根據；該山盛產金銀礦，因有蛇虫雜居其上，故名爲「蛇山」，此明顯之證明，足見此類毒蟲，多盤踞於金銀礦產區」。

在波列夫斯克區的金砂中，時常有人發現到重量相當大的天然金塊。這種發現經常都是偶然的，但是採礦者的多年的實際經驗，當然，也助成了這種「幸運的發現」。最好的金礦脈，常會「落到」這些經驗豐富的人的手裏去。而解釋又都是自然的，正當的：

「他知道這兒的地方的。他走遍了所有的砂地。只要鋤頭一鑿下去，他就知道是地方不是地方了」。

「鑛山的技師照圖樣走，他却跟着樹根和小石頭走。只要他認清了地點，把鋤頭鑿下去，就中了地方了！這就是他全部的圖樣！放心好了，——他准會找到的，決不會錯！」

「只要他能掘到「舊土」，那就像按照書本似地，馬上就成功了」。

有時在這種簡單但在實際上却又是正確的解釋，還又加上另一種解釋：

「他知道咒語的」。

「顯然地，他一定有幫手，但却不肯告訴人」。

「上次他在酒店裏吹過——說他看見了波洛茲走過的印跡。因此他就找到金礦了！」

「他們的祖父對這一行是有經驗的。一定是他把整個的祕密告訴了他們」。

當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採金者，偶然「碰到了一處寶藏」時，那時

候關於咒語、符咒和各種祕密的助手的傳說，也就說得更加離奇了：

「一定是他看見了藍色的小火光」。

「他坐在那兒，突然間好像看見許多青草蛇在石頭旁邊遊戲着。這些蛇糾纏成一團。它們互相纏繞着，只剩下它們的小頭在互相撞碰着。他一眼就注意到那塊小石頭。掘下去，就掘出了一塊三磅多重的金子！你懂了嗎，那些遊戲着的青草蛇是些什麼東西！」

「聽說，他找到一條路了。他是「舊人」堆裏剩下來的。他一挖一下，就挖到了他的一份」。

過去沒有知識的礦工和採金者，都喜歡用這一類「神祕力量」，來解釋他們所不瞭解的許多現象。

「礦脈不見了」——那一定是波洛茲把它帶走了；在石頭裏面找到金子——那就是波洛茲的女兒走過和留下痕跡的地方[⊕][⊗]；如果有人找到了一塊稀有的美麗和巨大的孔雀石，——那就是「銅山娘娘幫助了他」等等。

我們應該想想，這種傳說中的「神祕力量」，是另有着一種意義的。

在農奴制度的時代，工廠的管理人員在知識上，並不比一般工人高。他們也相信「神祕力量」的存在。因此，工人們靠了這種「神祕力量」，有時也可以得到不少的掩護。舉如傳說當中，說礦坑裏面「不能鞭笞工人」。它的理由是管理人員們不敢在「銅山娘娘」的領地裏面放勢作惡。破壞了這種慣例的管理員，就會得到應有的懲罰。可是一個管理員的死和他在死之前的一切情形，也常使得這個傳說引伸到另一個全然真實的結尾：「也許，這都是礦工們自己安排好的，把管理員在礦坑裏弄死，而把一切榮譽都歸在「銅山娘娘」身上」。像在另一個傳說裏面，說一個被用鐵鍊扣住的工人從礦坑裏消失不見了，後來他又出現在工廠裏，把鍊銅爐凍結起來，然後自己就從此銷聲匿跡。解釋說他是得到了「銅山娘娘」的神祕的幫助的，但我們也很容易聯想起其他的原因。

「把榮譽歸於銅山娘娘」這一點，對於工人們是有益的，因為他們這樣可以避免懲罰，同時也可以鞏固和加強了那些無知的工廠管理人員

[⊕][⊗] Змеёвка，意譯為「小蛇」，傳說是巨蛇波洛茲的女兒，她時常從石頭中穿過去，凡是她走過的地方，就留下黃金的痕跡。

，對於幫助工人們的「神祕力量」的迷信的畏懼心。

結局地講起來，赫米里寧的傳說，可以視為是一種特有的歷史生活的文獻。在它們裏面，不只是反映了這個老礦工的全部艱苦的生活，還反映出了他對於「人間奇蹟」的天真的理解，和他對於另一種生活的憧憬，——這種生活是這個講故事的人自己所不知道的，也是他想像不出的，但決不是他自己所經歷過的那種生活。

赫美里寧的傳說，在當時並沒被人記載過。

工廠的職員們——「實習技師」或者是那些「字寫得好賬算得清」的人們，當然，他們並不能給這些傳說的價值以應有的評價；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雖然比較有點知識，但並沒有把這個「看更的老頭兒的傳說」，放在他們眼裏。

這些「身居要職的人」，也想不到一個不識字的「看更的老頭兒」，會用着稀有的深度感覺到和瞭解到礦坑工人的生活，並且他還像一個真實的藝術家，比正式的史家們更明確地、更真實地，描繪出礦區工人們的生活和礦區的全部史實。

這些憑了記憶和差不多隔了半個世紀再覆述出來的傳說，當然，是失掉了民俗學文獻的價值。其中難免有些傳說是從別的講故事的人的嘴中聽來的，但是大部分是從記憶裏回想出來的。假如甚至就是在這種形式之下，它們還會被人注意到，和引起一般人的廣泛的興趣，那只是表明從杜姆拉亞山看更房史里希科老爹那兒聽來的傳說，是有着高度的詩的價值，真實性和吸引力的。

(戈賓權譯)

普里斯文
(Пришвин)

老 蘑 菇

(СТАРЫЙ МРИБ)

一九〇五年我國發生革命。那時候我的朋友正是年青力壯，他在普連斯年亞(Пресня)的障礙物上作戰。不認識的人遇見他，都叫他兄弟。

「告訴我，兄弟，」人家問他，「什麼地方是……」

他們喊出一條街的名字，「兄弟」就答覆這條街在什麼地方。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了，我聽見人家對他說：

「老爹，告訴我……」

他們開始不稱他兄弟，稱他老爹了。

最後一次的大革命發生了。我的朋友的鬚髮裏現出了白色的銀絲。那些在革命以前認識他的人，現在遇到他，看着他的銀白色的鬚髮說道：

「老爹，你怎麼的，現在做麵粉買賣了嗎？」

「不，是做銀子買賣。」他回答說，「不過問題不在這裏。」

他真正的事業——是服務社會，他還是醫生，替人家醫病，還是一個非常好心腸的人，對於凡是有事來和他相商的人，都竭誠幫助。他就這樣從早工作到深夜，在蘇維埃政府時代過了十五年。

有一次在街上我聽見有人招呼他停下來：

⊖ 普連斯年亞——莫斯科工廠區。

「老公公，老公公，請問……」

我的朋友——從前在古老的中學裏我和他坐在一張凳子上的那個男孩子——竟變成了老公公。

光陰就這樣過去，簡直是在飛，你連回過頭去看看也來不及。

好吧，我接下去講我的朋友。我們老公公的鬚髮一天一天地白下去，結果，我們戰勝德國人的偉大的節日來了。老公公接到一張往紅場去的榮譽請帖，他就撐着傘去，也不怕下雨。我們這樣向斯維爾得洛夫廣場走去，看見在那邊廣場周圍的一圈民警後面的軍隊——全都是雄糾糾的好男兒。因為天雨的緣故，周圍都是潮濕的，可是你注視一下他們站立的神氣，你就會覺得天氣好像是非常好。

我們開始拿出我們的許可證，這時候不知從那裏來了一個淘氣的男孩子，他一定在想辦法偷鑽進去看閱兵典禮。這個頑皮的孩子看見我的老朋友撐着傘就對他說：

「你爲什麼要去，老蘑菇？」

我覺得生氣了，老實說，那時候我氣得要命，就一把抓住這個孩子的衣襟。他掙脫了，像兔子似的跳躍着，他跳躍着一面回頭看了一眼就逃走了。

二

紅場上的閱兵禮暫時驅出我記憶中的男孩子和「老蘑菇」。可是等我到了家，躺下來休息的時候，我又想起了「老蘑菇」。我就這樣對那個看不見的頑皮孩子說：

「嫩蘑菇有什麼地方比老的好呢？嫩的要到煎鍋裏去，老的却在播未來的芽胞和爲其他的新蘑菇生活。」

我想起了我固定在那裏採蕈的樹林裏的一個平茸蕈。這是近秋天的季節，白樺和黑楊開始將金色的和紅色的金錢似的葉子撒在下面的嫩樅樹上。

天氣是溫暖的，甚至是燥熱的，蕈類都從濕潤的，溫暖的土地裏爬出來。在這樣的日子裏，你常常可以把蕈類採光，可是馬上其他的小蕈就會跟着你來了，你立刻在原來的地方又可以採了：你採着，蕈類就一

直爬出來。

現在這是一個這樣燥熱的，採葷的日子。可是這一次我採葷的運氣却不好。我籃子裏拾的都是各種廢料：平茸葷，紅頭葷，白樺樹底下的葷——白藝菇祇找到兩枚。如果有食用葷，真正的藝菇，那末我這個老頭兒爲黑藝菇折腰也可以！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需要的時候，你對平茸葷也得叩頭。

天氣非常悶熱，我因爲叩頭的緣故，裏面的五臟都燒起來了，我想喝水想得要命。可是這樣的日子光有一樣黑藝菇是不能回去的！以後還有足夠的時候來尋找白藝菇。

我們的樹林裏常有小河，從小河分散成細流，細流分成濕沼，或是簡直成了濕地。我口渴到那種程度，大概連一塊小小的濕地也要去嚐嚐。不過小川在很遙遠的地方，而帶雨的烏雲却更遠：腿領不到小川那裏，手臂抓不着烏雲。

我聽見茂密的縱林後面有一隻灰色的小鳥在啾鳴：

「喝水，喝水！」

這是下小雨之前常有的灰色小鳥，它要喝水：

「喝水，喝水！」

「小傻子，」我說，「你這樣叫法連烏雲都要聽你的話了。」

我看看天空，那裏會等得到雨呢：頭底上一片青天，地下冒出蒸氣來，像在澡堂裏。

有什麼辦法，怎麼弄呢？

小鳥也是照它的意思老是叫個不休：

「喝水，喝水！」

這時候我心裏暗自好笑：我這個人年紀是多麼大了，活了多少歲數，世上的東西看見了多多少少；知道了多少人情世故，而這裏祇有一個小鳥，我們有着同一的希望。

「讓我來看看我的同志，」我對自己說。

我在茂密的縱林裏小心翼翼地，無聲地走過去，我稍稍抬起一個小樹枝：嗚，就在這裏，你好啊！

經過這個林中的小窗，在我面打開了一塊林中的空地，在它中間有兩顆白樺樹，白樺樹下面有一個樹根，在樹根旁邊的綠色灌林中有一個



工作時的巴若夫

紅色的平茸蕈，大極了，我一輩子還沒有看過這麼大的。它非常老，所以它的邊——祇有平茸蕈纔是這樣，——都朝上捲起來了，

因為這個緣故，這個平茸蕈完全像一個大的深盤，而且是注滿了水。

我的心裏高興起來。

我忽然看見：那隻小灰鳥從白樺樹下飛下來，停在平茸蕈的邊上，用嘴「通！」一聲，伸到水裏。再把頭往上抬起來，讓一滴水流到喉嚨裏。

「喝水，喝水！」另外一隻小鳥從白樺樹上對它叫。盤子裏的水面上有一張小樹葉——小小的，枯的，發黃的。現在小鳥在啄，水動盪着，樹葉就飄盪着。我從小窗裏看見一切，心中欣喜着，也不匆忙：鳥兒能要得了多少呢，讓它喝個一飽，我會够喝的！

一個喝飽了，飛上白樺樹。第二個飛下來也停在平茸蕈的邊上。那一個喝飽了，在上面對它說：

「喝吧！喝吧！」

我輕手輕腳地從縱林裏走出來，所以鳥兒們並不十分怕我，祇是從一株白樺樹上飛到另一株上。

可是他們開始不像以前那樣悠閒地，而是帶着驚惶的神氣啼着，我是這樣了解它們，以爲一個問道：

「他喝得完嗎？」

另一個回答說：

「喝不完！」

我這樣了解，以爲它們是在談我和盛着林中之水的盤子：一個猜測——「喝得完」，一個爭辯——「喝不完」。

「我喝得完，喝得完！」我大聲對它們說。

它們更頻繁叫着自己的：「喝得完——喝得完」。

可是要我喝完這一盤水也並不那樣容易。

當然也可以非常簡單地做，像所有不懂得林中生活，而祇有爲了採點什麼東西才到林中來的人們那辦法。這樣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切蕈小刀仔細把平茸蕈的根切下來，舉到嘴邊，把水一飲而盡，而世用不着的老蓑菇的帽子可以在這裏的樹上狠狠地敲敲。

多麼痛快！

可是照我的意思，這簡直是不聰明的。你自己想想，如果我親眼看見有兩隻小鳥飽喝老蘑菇裏的水，我不在的時候喝的人也不會少，現在我自己又渴得要死，要喝一個飽；我走之後，又會下雨，大家又可以來喝，我怎能這樣做法呢？而且蘑菇裏的種子——芽胞在成熟起來，風抓住它們，在樹林裏播種為未來的……

顯見地是沒有辦法。我呻吟了一聲，又呻吟了一聲，老膝蓋跪下來，仆臥下來。我說因為需要的緣故，我向平茸輩下跪了。

可是這些鳥兒啊！鳥兒還在頑它自己的：

「喝得完——喝不完？」

「同志們，」我對它們說，「你們現在已經不要再爭辯了：現在我達到了，我要喝完它。」

這件事是非常地順利，所以等我仆臥下去，我的焦乾的嘴唇恰好和蘑菇的冷唇碰在一塊。可是剛要啜飲，我看見面前的白樺樹葉做的金色小兵艦上有一隻小蜘蛛在它的纖細的蛛網上降到那隻柔韌的盤子裏。它是要游泳呢，還是要飽喝一頓。

「你們這些要喝水的到底有多少啊！」我對它說。「哪，給你……」我就一口氣把整個林中之杯喝乾了。

三

可能我是因為惋惜我的朋友而想起這隻老蘑菇再講給你們聽。可是老蘑菇的故事——這不過是我的關於森林的長故事的開始。再往下我要講到我喝了活水以後所發生的事。這不是像關於活水和死水的神話裏面的奇蹟，而是真正的，在我們的生命中的無論什麼地方和任何一分鐘裏完成着的奇蹟，不過祇是我們常常有眼睛，看不見它們，有耳朵——聽不見它們而已。

(磊 然譯)

法捷耶夫
(А. Фадеев)

青年近衛軍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續自第 21, 22, 23, 24 期]

第十六章

可是祖母維拉和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還站在素馨叢裏，觀望着那些巨大的，高高的，長長的卡車用自己和自己的隆隆聲充塞着街道，在斜坡上吼叫着，一輛跟着一輛地爬了出來。車上一排排地坐着穿着灰色短褲，戴着骯髒的灰色船形帽，汗流滿面，皮膚黧黑，滿身塵埃的德國士兵，他們都在兩腿中間持着槍。狗惡狠狠地吠叫着，從各處院子裏衝向汽車，在濃密的赤色塵土中團團蹣跚跳着。

坐着軍官的先頭車輛已經到了柯歇伏亦家的小庭院，兩婦人背後却突然響起了一聲兇猛的吠叫，一只毛茸茸的黑狗，像球狀的閃電一樣，在向日葵中間衝過去，跳過了矮矮的圍牆，接着，低低地模倣着車聲，嘎聲地，空洞地，像老頭子一般地吠叫着，在前頭一輛汽車週圍跳起舞來。

婦人們恐懼地交換了一下眼色。她們覺得，馬上就要產生可怕的事情了。但是毫無可怕的事情發生。汽車再朝前馳去，向着公園，接着停在「克拉斯諾頓煤公司」的大廈旁邊，跟着它還有別的幾輛輕便汽車朝那邊馳去。這時載着士兵的卡車已經充塞了整條街道。兵士們從車子裏跳出來，伸展着僵硬的手腳，接着，一面用對俄羅斯人的耳朵聽不慣的，

喧嚷的，急遽的話語談論着，一面四散走向各院子和各庭園去敲門。那條毛茸茸的黑狗，因為這麼許多人而茫然若失，站在側門旁邊，遲疑地吠叫得整條街都聽見。

軍官們站在煤公司大廈的旁邊，抽着烟，勤務兵們把箱子搬進大廈。一個身材矮小，大腹便便，帽頂突得這樣高，以致帽子下面的頭已經失去意義的軍官指揮着車子的卸貨。一個兩腿長得不自然的青年軍官，由一個身材高大，舉動笨拙，穿着粗劣的皮鞋，光亮的，橙黃色的頭髮上壓着船形帽的兵士伴着，急急斜奔過街道，走進州委會的大廈。但是過了一分鐘軍官和兵士已經從那裏走出來，快快地折進和州委會相鄰的屋子的側門。在這所相鄰的屋子裏住着州委會的工作人員，但是他們還在前天就已經同東家們一起走了。軍官和兵士從庭園裏走出來，直向柯歇伏亦家院子的側門走去。

最後，那條毛茸茸的黑狗看見了直向他走來的完全現實的敵人，於是就嚎吠着撲向那年青的軍官。軍官停了步，又開長腳，他的臉上出現了孩子的表情，他模糊地罵了一聲，從皮套裏拔出手槍，對準狗開了一槍，狗應聲倒地，嚎叫着迎向軍官爬了幾步就伸直四肢死去了。

「狗給打死了……還要發生什麼事情呢？」祖母維拉說。

煤公司大廈旁的軍官和街上的兵士回過頭來望了望槍擊，但是，看見了死狗之後，就回身繼續自己的事情。孤單的槍聲此時彼地響着。伴着那個身材高大、頭髮黃色的勤務兵的軍官已經打開柯歇伏亦家院子的側門。

祖母維拉一動也不動地，筆直地扛着她的但丁·阿里吉也里式的頭，迎着他們走去，而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則留在素馨叢中，雙手捧着那盤在頭上的淺亞麻色的辮子。

軍官停住了長腳，面對着祖母，雖然祖母身材也很高，但他仍是用那對冷冷的無色的眼睛居高臨下地望着她，說道：

「誰來領看你們的房子？」

他說的時候是這樣，自以為俄文說得非常準確，接着把他的眼光從祖母身上移到那兩手舉起，站在素馨叢中的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接着重又移到祖母身上。

「你怎麼啦，列娜？去，領他看，」祖母惶惑地用瓊聲說道。

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雙手捧着辮子，在陌隴中間向屋子走去。

軍官驚異地望了她好一會，接着又把眼光移到祖母身上。

「怎麼樣？」他一揚淺色的眉毛，說，他的貴族子弟的年青的，養尊處優的臉孔獲得了變幻莫測的表情。

祖母不習慣地繫着腳，幾乎是奔一般的朝屋子走去。軍官和勤務兵跟在她背後。

柯歇伏亦家的屋子是由三個房間和一個廚房組成的。客人從廚房裏直接進入了作為餐室的大房間，它有二扇窗是朝着那與薩陀伐雅街平行的隣街。這裏還放着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的床和一張平時給奧廖格鋪床的沙發。餐室的門左通住着尼柯拉·尼柯拉葉維奇夫婦和小孩的房間。另一扇門右通睡着祖母的那間非常小的房間。這個小房間和廚房共一堵牆，正巧是靠着灶頭的那堵牆，所以當廚房裏生起灶頭的時候，房間裏就有一種難忍的熱氣，特別在夏天。但是祖母，也像所有的鄉下老太婆一樣，喜歡暖熱，如果熱氣煎熬得太厲害，她就打開朝小庭園開的小窗，窗下種着一棵紫丁香。

軍官走進了廚房，忽忽地把它環視了一下，接着屈下身子，使不碰着天花板，走進了餐室，站了一會，眼睛向四面掃射了一周。顯然他喜歡這裏。房間粉刷很乾淨，洗擦得閃閃發光，漆過的地板上鋪着家製的肅穆的，潔淨的小地毯。桌上是雪白的檯布，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床上的被單也是雪白的，枕頭——一只比另一只小——是華美地充塞着和覆披着一種花邊般的和輕飄飄的東西。窗上擱着花。

軍官很快地走進了柯羅斯蒂廖夫家的房間，進門的時候也是這樣俯下了身子。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甚至不會發覺她在什麼時候和怎樣盤牢了辮子，呆在餐室裏，把那戴着華麗的金黃色髮冠的後仰的頭靠着門邊。祖母維拉則跟着德國人走進去。

這間房間，裏面的小書桌，整齊的書寫用具，掛在桌旁、門邊小釘上的兩腳規、三角尺和曲綫板等也使這個德國人歡喜。

「Schön!」[⊖]他滿意地說。

突然他看見了一張壓皺的床，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進來的時候，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就是躺在這張床上的。他很快地一步跨到床前，

⊖ 即「好！」

掀起了被和被單，厭惡地，用兩根手指略微提起草墊，僵下了身子，用鼻子嗅了嗅。

「沒有臭虫嗎？」他皺着眉問祖母維拉道。

「沒有臭虫……沒有的，」祖母說，她把語言儘可能爲德國人歪曲得易懂些，接着否認地搖了搖頭，顯得受了辱。

「Schön，」德國人說，隨即在門口僵下了身子，回到了餐室。

「這裏要住一個將軍，馮·文采爾男爵，」他說。「這兩間房間要清理出來，」他指了指餐室和柯洛斯蒂廖夫家的房間。「准你們住在此地，」他指了指祖母維拉的房間。「這兩間房間裏你們有什麼東西要的，馬上就拿去……把這個拿掉，這個，」他厭惡地，用兩根手指翻了翻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床上的雪白的被套，被，被單。「那間房間也是……拿掉……快！」他經過那避開他的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身邊走出了房間。

「說沒有臭虫嗎？瞧這個敵人！……維拉姥姥，你的老年竟到了這般地步！」祖母用響亮的急遽的聲音說道。「列娜！你昏了嗎？」她憤慨地說道。「爲了那個男爵得把一切都搬走，好讓他眼烏珠吊下來！稍微醒醒吧。叫一個男爵住在我們這裏，也許還是我們運氣呢，也許他還不像他們大夥那樣的壞……」

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默默地把自己的床鋪捲起，搬進了祖母的房間，已經不再從那邊出來了。而祖母維拉則從兒子和媳婦的房間裏搬出床鋪，把兒子和孫子奧廖格的像片從壁上和桌子上拿到衣櫃裏（「使他們別問這是誰這是誰」），並且把自己的和女兒的襯衣外衣拿到自己的房間裏（「使以後不必到那邊去拿衣服！」）。

但是她仍舊給好奇心苦惱着，她坐不定，她走到了院子裏。

側門裏又出現了那個身材高大、頭髮淡黃、多肉的臉上長着淡黃的雀斑的勤務兵，他雙手拿着幾只有皮套的長長的，闊闊的，扁平的箱子。他後面有一個兵士拿着軍器——三枝自動槍，二枝毛瑟槍，一把套着銀鞘的刀，還有兩個士兵，一個拿着箱子，另一個拿着一隻不大的，很重的無線電收音機。他們望也不望祖母維拉就逕自走進了屋子。

這時，一個瘦削，個子很高，腳登狹窄的，差不多是微塵不染的，閃閃發光的靴子，頭戴帽頂向前突出得很厲害的高帽，臉孔和喉頭洗得

很乾淨的將軍穿過側門走進庭園，由一個屈着頭，後於將軍半個身軀的長腿軍官恭敬地伴隨着。

將軍穿着灰色的斜條子褲，上繡一分爲二的鑲邊，軍裝上的鈕釦是灰金色的，黑領的領章上繡着金色的棕櫚樹枝。將軍走着，在長長的頸子上高高地昂着那兩鬢灰白的狹長的頭，他斷斷續續地說着什麼。那個軍官則略微後於他地走着，俯着頭，恭敬地聆聽着他的每一個字。

走進庭園的時候，將軍止了步，環顧了一下，慢慢地轉動着那深紅色的長頸上的頭，這使他像一隻鵝，特別是因爲他的帽頂突起的帽子上有一個向前伸出的長舌。將軍環顧了一下，他的冷冷的臉上毫無表情。他用一只手掌狹狹、手指乾枯的手很快地向四周揮舞了一下，彷彿要決定那出現在視野中的一切，同時還咕嚕了一聲什麼。軍官就更爲恭敬地低下了頭。

將軍的複雜的香粉氣撲進了祖母維拉的鼻孔，他用他的腿色得很厲害的，水汪汪的，疲倦的眼睛的瞥視在她身上滯留了一會，偏下頭，使不觸到門楣，走進了屋子。那個長腿的青年軍官向幾個在台階旁邊排着隊的士兵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們別走，自己跟着將軍進去，而祖母維拉則留在院子裏。

過了幾分鐘，軍官走了出來，簡短地向士兵發了一個命令，同時用手向庭園一揮，準確地重複了一下將軍的手勢。兵士們在原地轉了一個向，碰了一下腳後跟，魚貫的走出了庭園，軍官則回進了屋子。

菜圃的向日葵已經把自己的金黃色的頭屈向西方，長長的濃密的影子橫在陌壠上。從街上，從素馨叢後面傳來了異邦人的興奮的談話和笑聲，在右面的水平交叉上不斷的有摩托咆哮着，時此時彼地可以聽得到槍聲，狗吠和鷄啼。

祖母維拉已經覺得面熟的兩個士兵又在側門口出現。他們的手裏拿着小斧。祖母還沒有來得及轉念他們要這些斧頭做何用，那兩個兵士已經離開側門一個一邊的開始順着牆垣斫掉那些素馨樹叢。

「你們斫些什麼，難道它妨礙你們嗎？」祖母維拉忍受不住了，飄飄着裙子，向一個兵士奔去。「這是花啊，這是美麗的花啊！難道它們妨礙你們嗎？」她憤憤地說，一面從一個兵士撲向另一個兵士，險些耐不住要去抓住他們的頭髮。

那兩個兵士並不望着她，祇一聲不響地，喘着氣斫劈着樹叢。過了一會其中的一個對他的同伴說了一句什麼話，——他們倆都大笑起來。

「還要笑，」祖母輕囁地說道。

兵士突然挺直身子，用袖子擦掉額上的汗，接着，含笑瞅了一眼祖母，用德文說道：

「這是上面的命令。軍事上的必需。你瞧，到處都在斫，」他用斧頭指指貼隣的庭園。

祖母不懂他說的話，但是望了望兵士的斧頭所指向的那邊，看見了在隣家的庭園裏，它的前面和後面，她的背後，到處都是德國兵在斫劈高樹和矮樹。

「遊擊隊——卜！卜！」德國兵試圖解釋，坐到樹叢背後，伸出了指甲很大的骯髒的食指，表示遊擊隊怎樣做這樁事情的。

祖母一下子渾身軟癱了，用手一揮，離開了兵士，坐到了台階上。

側門裏出現了一個戴着廚子的白帽、穿着白長袍的兵士，長袍下面看得見他的灰色褲子的尾端和粗劣的木頭底的皮鞋。他一隻手拿着一隻編織細巧的圓籃子，裏面叮噹着器皿，另一隻手拿着一隻很大的鋁質鍋子。他後面還跟着一個穿着油污的灰色短襖的兵士，身前捧着一隻大鉢頭。他們經過祖母的身邊到廚房去。

突然，彷彿從另一個世界掙脫出來似的，從屋子裏傳出了斷片的音樂，裂帛聲，嚙嚙聲，斷片的德國話，又是裂帛聲和嚙嚙聲，接着又是斷片的音樂。

整條街上都有士兵在斫庭園，不多一會，從第二水平交叉到公園這一段左右都看得見了，上面來去着德國兵和疾馳着摩托自行車的整條街都打通了。

突然在祖母的背後，從上房裏飄出了遼遠的溫柔的音樂。在離克拉，斯諾頓非常遠的什麼地方，進行着一種對這裏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是陌生的，平靜的，和諧的生活。這音樂為之演奏的人們遠遠的離開戰爭生活着，遠離這些在街上來去和斫着庭園的兵士，遠離祖母維拉。大概，這一生活對那些在庭園裏斫樹的兵士是遼遠的，陌生的，因為士兵並不抬起頭，並不停止工作，並不傾聽，並不因為這音樂而交換話語。

他們斫去了庭園裏所有的高矮樹木，一直斫到祖母維拉的房間——

裏面默默地坐着孤獨的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的窗下，接着就用那些斧頭開始齊根斫伐那些把自己金黃色的頭屈向夕陽的向日葵。他們把這些向日葵也斫去了，那時四周已經變得完全乾淨了，游擊隊就不能從什麼地方做他們的「卜卜」了。

第十七章

挾着各種武器的德國官兵在整個黃昏中散佈到城市的各個區域，祇有大上海，小上海，遼遠的戈路比亞特尼基區和住着華麗雅·鮑爾茨的傑列維揚那雅街還未被佔領。

似乎，那街上已經看不見當地居民的整個城市都充滿了泥灰色的制服和同樣顏色的，上面鑲着銀色日耳曼鷹的船形帽或小帽。灰色的軍服在各個院子裏和菜圃裏散動着，可以在住舍、車房、倉庫和貯藏室的門口看得見它們。

住着奧西摩興家和席姆奴霍夫家的街道是最初被那些乘了卡車來的步兵所佔領的街道之一。這條街已經够闊，它上面可以停得下卡車，但是爲了怕吸引蘇聯飛機的注意，兵士們就按照自己長官的命令到處敲毀庭園的矮牆垣，使汽車能夠自由地開進院子受到屋子和屋旁建築的掩護。

一輛又高又長的卡車——上面的兵士已經跳下了——朝後倒退着，軋軋着摩托，用它的輪箍是鋼質的巨大的雙輪開向奧西摩興家的庭園。牆垣發出倒塌的聲音。卡車蹂躪着屋前的花草和花壇，以汽油的焦臭充塞着空氣，咆哮着，打倒車開進了奧西摩興家的院子，停在牆邊。

一個氣概英勇的上等兵，渾身漆黑，漆黑的剛硬的鬚鬚翹向前面，漆黑的剛硬的頭髮像氈一樣的圍鋪着，他的鬚角和後腦沒有給壓向額角的船形帽遮住，他一脚踢開了通門斗的門，從門斗走到前廳，帶領一羣兵士衝進了奧西摩興家的房子。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和身體挺得非常直的劉霞坐在伏洛佳的床邊，互相很爲相像。伏洛佳很激動，但竭力不對親人顯露出自己的激動，仍舊躺着，被單一直覆到下巴，用細長的棕色的眼睛陰鬱地瞪望着身首。但是當門斗裏響起這一轟隆聲，當上等兵和兵士的汗淋淋的臉出現在前廳——通前廳的門開着——的時候，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

葉芙娜就陡急地站起身，急急地，挺直身子，帶着那已經採取了她常有的堅決表情的臉走向德國人。

「很好，」上等兵說，接着高興地笑起來，懷着無恥的天真，但同時却親切地望着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的臉孔。「我們的兵士要駐紮在這裏……祇不過兩三天。Nur zwei oder drei nachte ⊖。很好。」

兵士們站在他的背後，默默地，不露笑容地望着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她打開了平時她和劉霞一起住的那個房間的門。還在德國人到來之前她就已經決定，如果德國人要駐足下來，那麼就搬到伏洛佳的房間裏去，好大家都在一起。但是上等兵並不走進這間房間，連看都不看它，——他從開着的門口望着那筆直地，動也不動地坐在伏洛佳床邊的劉霞。

「噢！」上等兵叫了一聲，快活地對劉霞笑了笑並行了個舉手禮。「你的兄弟嗎？」他用黧黑的手指無禮貌地朝伏洛佳那邊戳了戳。「他受了傷？」

「不，」劉霞臉紅了起來，說道，「他有病。」

「她說德文！」上等兵笑着扭轉身向那些仍舊毫無笑容地站在前廳的兵士。「你要瞞住你的兄弟是一個紅軍或是遊擊隊嗎，要瞞住他是受了傷的嗎，但是對於這一點我們總是可以檢驗的，」上等兵含着笑說，一面對劉霞眨着眼睛。

「不，不，他是一個學生，他總共祇有十七歲，他因為施了手術所以躺着，」劉霞激動地說。

「別怕，我們不會碰你的兄弟的，」上等兵對劉霞笑了笑說，接着，又把手舉到帽邊對她行了一個禮，望了一眼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所指給他看的房間。「很好！那麼這扇門通那裏？」他問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但並不等回答就打開了通廚房的門。「好極了！馬上生起火來。你們有雞嗎？……雞蛋，雞蛋！」於是他親切地，懷着愚蠢的天真笑了起來。

甚至令人詫異，他說的就是那在所有的戰爭歲月中都是關於德國人的逸話的內容，那可以從目睹者那裏聽到，可以在報紙通訊和漫畫圖註

⊖ 「祇不過兩三天」

上讀到的東西。但是他却正是說這句話。

「弗里德里赫，準備我們的餐桌，」他由兵士簇擁着走進了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給他指定的那間房間，整所房子馬上充滿了談笑聲。

「媽媽，你懂嗎？他們要雞蛋，要生火爐，」劉霞輕聲說道。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繼續默默地站在前廳裏。

「你懂嗎，媽媽？也許，我去拿柴來？」

「我全懂的，」母親並不改換姿勢，有點過於鎮靜地說道。

一個並不年青的兵士，下顎衝出得非常厲害，壓到眉毛的鉛形帽下面露出了一處傷痕，從房間裏走出來。

「你是——弗里德里赫？」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鎮靜地問道。

「弗里德里赫？我就是弗里德里赫，」兵士陰鬱地說。

「我們去吧……你幫我拿柴……。雞蛋我自己給你。」

「什麼？」他不懂地問道。

但是她用手向他做了一個記號，就走到了門斗裏。兵士跟她走。

「是的，」伏洛佳說，並不望着劉霞。「把門關起。來吧」

劉霞略微掩上門，以為伏洛佳要對他說什麼話。但是當她回到床邊的時候，他却閉了眼睛躺着，一聲不響了。這時在門口，沒有經過叩門就出現了上等兵，他上身赤裸，毛茸茸的，黑炭似的，一只手拿着皂匣，肩上掛着一塊毛巾。

「你們的洗臉台在什麼地方？」他問。

「我們沒有洗臉台，我們是在臉盆裏洗的，或者是到院子裏用杯子互相淋水，」劉霞說。

「多麼野蠻！」上等兵快活地望着劉霞，又開兩條穿着變成赤色的厚底皮鞋的腿。「你叫什麼名字？」

「劉德米拉（Людмила）。」

「什麼？」

「劉德米拉。」

「不懂……。劉……劉……」

「劉德米拉。」

「哦！Luise。」上等兵滿意地叫了一聲。「你會說德文，可是却

用杯子或是瓶子洗臉，」他輕聲地說。「很不好。」

劉霞一聲不響。

「那麼冬天呢？」上等兵叫道。「哈——哈！……多麼野蠻！那麼至少你替我淋吧！」

劉霞站起身來，走向門口，但是他仍舊站在門口，叉開了腿，漆黑，多毛，微笑着，坦白地直望着劉霞。

她停在他面前，垂下頭，紅着臉。

「哈——哈！……」上等兵還站了一會，接着才把路讓給她。

他們走到了台階上。

懂得他們的談話的伏洛佳閉着眼睛躺着，混身都感覺到強烈的心跳。如果他不生病，他可以代替劉霞替德國人淋水。他因為意識到那種情勢——他和他的全家就是處在這種情勢下面，他們現在得在這種情勢下面生活——的侮辱性而覺得可恥，所以他就閉起眼睛，懷着劇跳的心躺着，使自己的心情不表露出來。

他聽到德國士兵踏着沈重的，釘有釘子的皮鞋在經過前廳到院子的路上來來去去。母親在台階上用她的尖銳的聲音說了幾句什麼話，曳着鞋走進了廚房，接着重又來到了台階。劉霞一無聲息地走進了房間，隨手關上了門，——母親替換了她。

「伏洛佳！多可怕啊！」劉霞急急低聲說道。「四周的矮牆都給拆掉了。花壇全給踏壞了，所有的院子都塞滿了兵士。虱子從襯衫上抖下來。在母親生產過的我們的台階正前面，都在用木桶淋着冷水。我差點兒要嘔出來。」

伏洛佳躺着，並不睜開眼睛，仍舊一聲不響。

院子裏一只雞叫了起來。

「弗里德里赫在殺我們的雞，」劉霞聲音裏帶着突然的嘲笑說道。

上等兵嗤着鼻，嘴巴發出其他各種的斷斷續續的聲音，——大概，他邊走邊用毛巾擦着身子，——經過前廳走進房間，接着有好一會在那邊響起了他的宏亮的，對生活樂觀的，一個非常壯健的人的聲音。葉季莎維達·阿列賽葉芙娜回答他幾句話。過了一會她拿着一張摺攏的床回轉伏洛佳的房間，把床放在角子裏。

廚房裏在烘着和煮着什麼東西，甚至隔着關着的門都傳過了燒菜的

氣味。房子變成了四通八達的院子，不斷有人來，有人去。從廚房裏，院子裏以及住着上等兵和兵士的房間裏都傳來德文的談話，笑聲。

對於語言很有才能的劉霞，在畢業的那一年專門研究德文法文和英文，——她夢想進莫斯科的外國語研究院，以便將來可能從事外交工作。劉霞不自覺地聽着並明白了大部分這些附有粗話和說笑的士兵談話。

『啊，我親愛的朋友亞當！真好，你這是什麼？』

『烏克蘭式的豬油。我想同你分。』

『很好！你有白蘭地嗎？沒有？我們，hol's der Teufel[⊖]，就來喝俄國伏特卡吧！』

『據說，街的那一頭一個老頭子有蜜。』

『我派漢斯亨去。應當利用機會。鬼知道，我們在這裏會不會就久，前面等着我們的是什麼。』

『前面等着我們的是什麼？等着我們的是頓河和古班（Кубань）河。也許是伏爾加（Волга）。我請你們相信，那邊不會差的。』

『在這裏我們至少是活的！』

『媽的，這些偏僻的地方！風，塵埃或是泥污，每一個人都像狼一樣望着你。』

『什麼地方他們會經和愛地望着你？爲什麼你以爲你是把幸福帶給他們？哈——哈！……』

不知道誰走進了前廳，用村婦的聲音說道：

『Heil Hitler！』[⊕]

『呸，鬼蛋，這是彼得·芬龐！Heil Hitler……唉，verdammt noch mal[⊕]，我們還沒有見過你穿黑衣服！唔，給我們看一看……。瞧，孩子們，彼得·芬龐！祇要想一想，我們從國境那邊分別以來還沒有見過面呢。』

『可以想得到，你們真的想死我了，』這一村婦的聲音嘲笑地回答道。

『彼得·芬龐！你從那裏來？』

⊖ 呪罵語。

⊕ 希特勒萬歲！

⊕ 該死。

「最好是說，到那裏去？我們奉命到這塊偏僻地方來。」

「你胸上是什麼標記？」

「我現在已經是連長了。」

「哦！你不是平白無故地胖起來的。大概，在ss隊裏吃得好些。」

「但是他大概是照舊穿着衣服睡覺，並且是不洗澡的，我這是從氣味上感覺到的。」

「永遠不要這樣的開玩笑，以致將來後悔，」那村婦的聲音唱道。

「對不起，親愛的彼得，但是我們是老朋友啊。是不是？如果連開玩笑都不夠，那麼一個兵士可做的還有什麼呢！你怎麼走到這裏來的？」

「我在找房子。」

「你在找房子？！你們總是可以得到最好的房子的。」

「我們佔領了一個醫院，這是一所龐大的建築。但是我需要一所房子。」

「我們這裏有七個人。」

「我看見的……Wie die Heringe[⊖]！」

「是的，現在你是高升了。但是無論如何你別忘掉老朋友啊。常常來玩吧，當我們還在這裏的時候。」

一個聲音沙啞的人尖聲回答了一句什麼話，大家都笑起來。他重重地蹬着那釘有馬蹄鐵的皮鞋，走出去了。

「怪人，這個彼得·芬龐！」

「怪？他替自己弄了一個前程，他是對的。」

「但是你可曾看到他裸體過，或者即使是穿着襯衫？他從來不洗澡的。」

「我疑心他身上有疥癬，所以他不敢讓人家看見……弗里德里赫，你那邊快了嗎？」

「我要月桂葉子，」弗里德里赫陰鬱地說。

「你以為事情已經接近終點了嗎，你要預先替自己編一頂勝利者的花冠嗎？」

「不會有終點的，因為我們是同整個世界作戰，」弗里德里赫陰鬱地說。

⊖ 像鮮魚一樣擠着。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坐在窗口，一只手靠在窗檻上，陷入了沉思。從窗口，她看見一塊浴着夕陽的很大的空地。在遠的空地邊上，斜對着他們的小屋，聳立着兩所分開的白石屋：一所較大，——以伏羅希洛夫命名的學校，另一所較小，——兒童醫院。學校和醫院都已疏散了，兩所大廈都空着。

「劉霞，你瞧，這是什麼？」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突然這樣說，一面把鬢角貼向玻璃。

劉霞跑到窗前。在那從左面經過這兩所大廈穿過空地的灰塵滾滾的路上，蜿蜒着一隊人。起初劉霞甚至不明白他們是誰。穿着暗色長衣，赤裸着頭的男女在路上拖着步，有些人艱難地撐着拐杖拐着腿，有一些人自己也不大能夠挪動脚步，但却用担架抬着一些也不像是病人，也不像是傷兵的人。戴着白頭巾穿着長衣的婦人和普通的，穿着平時服裝的男女市民背着重重的包裹走着。這一隊人是從窗口望不見的 cities 的那一部份沿着道路過來的。人們擠在兒童醫院的總入口處，醫院的大門口有兩個白衣婦人在忙碌着，企圖開門。

「這是市立醫院的病人！他們被趕出來的，」劉霞說道，「你聽見嗎？你明白嗎？」她轉過身來對着兄弟，問道。

「是的，是的，我聽見的，我馬上就想到：病人怎麼樣了？我在那邊躺過的啊。那邊有傷兵的啊！」伏洛佳激動地說。

劉霞和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好一會觀察着病人的搬場，輕聲地同伏洛佳分享着她們的觀察，直到她們被德國兵的吵鬧的談話吸引過去為止。根據聲音，在上等兵的房間裏聚集了十個到十二個人。一部份走了，另一部份却來了。從晚上七點鐘起他們開始吃飯，看看已經完全暗了，可是他們却還在吃着吃着，還在廚房裏燒着什麼東西。前廳裏有兵士的皮鞋在前前後後的躑躅着。從上等兵的房間裏傳來了碰杯聲，敬酒聲，哄笑聲。談話一會兒熱烈起來，一會兒緘默下去，——當新的一盆菜端上來的時候。話聲愈來愈醉，愈來愈無拘束。

在坐着房主人的房間裏很為懊悶：從廚房裏飄來了熱氣和炭酸氣，可是房主人們却照舊的沒有決心打開窗子。很暗：根據默契他們不點燈。

暗幢幢的七月天的夜幕已經下降了，他們依舊坐着，並不攤開床鋪

• 並無決心躺下睡覺。窗外的空地上已經什麼都辨不清，祇有荒地右面延綿的山崗的黑黝黝的脊背和上面突現着的區執行委員會和『瘋老爺』的屋宇浮雕在比較明亮的天幕背景上。

在上等兵的房間裏響起了歌聲。他們的唱歌並不像普通醉漢的唱歌，而像酒醉的德國人那樣的唱歌：用完全一致低沉的聲音，緊張得可怕；他們甚至嘎着聲和沙着聲唱——他們是這樣的要同時又低沉又響亮地唱。過了一會他們又碰杯和喝酒，接着又吃，而在他們吃的時候則有好一會一切都靜下來了。

突然，一陣沉重的皮鞋聲從前廳響到房主人房間的門口，在這裏停了下來——那個走近來的人在門外傾聽着。

響起了強有力的手指敲門聲。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做了一個別開門的記號，彷彿他們已經睡了似的。敲門聲又起。過了幾秒鐘有人用拳頭使勁地敲了一下門，門開了，一個漆黑的頭探進門來。

「誰在？」上等兵用俄文問道。「女主人！」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直挺挺地從椅子上站起，走到門跟前。

「您要什麼？」她輕聲問。

「我和我的兵士請你們和我們稍微吃一點東西……你和魯意莎。稍微吃一點，」他解釋道。「還有那個男孩子……你們也可以替他帶一點東西來。稍微帶一點。」

「我們已經吃過了，我們不要吃了，」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謝葉芙娜說。

「魯意莎在什麼地方？」上等兵不懂她的話，吐息着和打着飽噎問，——從他身上噴出伏特加的氣味。「魯意莎，我看見你的，」他張大嘴笑着說。「我和我的兵士請你同我們一起吃一點東西。再喝一點酒，要是你不反對的話。」

「我的兄弟不好過，我不能離開他，」劉霞說。

「也許，你們要收拾收拾桌子？走吧，我幫你們的忙，我們走吧，」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勇敢地抓住上等兵的袖子，和他一起走向前廳，隨身關上了門。

眼睛爲之流淚的，黃青色的煙霧充滿了廚房、前廳和進行着宴會的

房間的全部空間。在這煙霧裏彷彿展開了一個閃着光的，黃色的燭盞的世界，這些盤子裏都注着也不像石脂，也不像別的東西，但却有點像石脂的白色物質。燭盤在桌子上，在廚房裏的窗檻上，在前廳的衣架底下，在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和上等兵一起進去的滿是德國兵的房間裏的桌上燃着。

德國人圍坐着那被挪近床邊的桌子。他們緊擠着坐在床上，椅子上和矮凳上，帶着傷痕的陰鬱的弗里德里赫則坐在平時用來劈柴的木段上。桌上放着幾瓶伏特卡，桌上，桌下和窗檻上還有許多空瓶。桌上滿擱着髒碗盞，堆着羊骨頭和鷄骨頭，菜根和麵包皮。

德國人坐着，沒有穿制服，祇穿着領口打開、已穿了多日的襯衫，汗流滿面，毛髮叢生，從手指到肘部都油膩非凡。

「弗里德里赫！」上等兵叫道。「你坐着幹麼？難道你不知道應該怎樣伺候漂亮姑娘的母親嗎！」他大笑起來，比他在清醒的狀態下更要坦白，更要高興。周圍大家也都笑起來。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覺得這是取笑她，她懷疑着比上等兵實際上所說的要壞得多的事情，默默地把桌上的殘食掃到一只骯髒的空盆子裏，臉色蒼白，默默無言，陰沉可怕。

「你的女兒魯意莎在那裏？和我們一起喝酒吧，」一個年青的，臉孔紅紅的，吃醉的兵士說，一面用顛顛巍巍的雙手從桌上拿起一瓶酒，用雙眼搜尋乾淨的酒杯。找不到杯子，他就把酒注入自己的杯子。「請她到這裏來！德國兵請她來。據說，她懂德文。讓她教我們唱俄國歌……」

他舞了一下祇拿着一瓶伏特卡的手，鼓一鼓氣，突出眼睛，用可怕的低沉的聲音唱起來：

Wolga, Wolga, Mutter Wolga,

Wolga, Wolga, Russlands Fluss……⊖

他站起身來，唱着，用這酒瓶指畫着，以致瓶裏的酒潑到士兵身上，潑到桌子和床上。黑臉的上等兵哈哈大笑起來，也跟着唱，接着大家都用可怕的低沉的聲音接腔。

⊖ 伏爾加，伏爾加，生身的娘，

伏爾加，伏爾加，俄羅斯的河……

「是的，我們要到伏爾加的！」一個非常胖的，眉毛潮濕的德國人嚷着，竭力要蓋過唱歌的人的聲音。「伏爾加——是德國的河！Deutschlands Fluss[⊖]。應該這樣唱！」他嚷着。接着，爲了鞏固他的話和他自己，他把叉戳進桌子，這樣的用力，以致叉齒都戳彎了。

他們是這樣的熱中於歌唱，連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拿了裝着殘食的盆子到廚房去都沒有人察覺。她想洗一洗盆子，但是灶頭上找不到有開水的茶壺。「是的，他們是不喝茶的，」她想。

弗里德里赫手裏拿着一塊破布在灶頭邊忙了一陣，從灶頭上拿了油水裏浮着羊肉的一個鍋子，走了。「羊肉大概是在斯龍諾夫（СЛОПОВ）家裏切來的，」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暗想，一面傾聽着用德文唱着古老的伏爾加歌的不協調的同一的醉音。但是這，正像四周所產生的一切，對她已經是無所謂的了。因爲她和她的兒女在平時生活中所賦有的人類感覺和行爲的那一節拍在那她和她的兒女現在所進入的生活中已經不能適用了。她們不僅在外表上，而且在內部也已經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裏，它是如此的不像慣常的人與人關係的世界——那彷彿是虛構出來的一般的世界。似乎，祇要一張開眼睛，這個世界便消失不見了。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一無聲息地走進了伏洛佳和劉霞的房間。他們在低聲談話，她一出現他們就緘了口。

「也許，你還是攤起被來躺下的好？也許，你還是睡覺的好？」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謝葉芙娜說。

「我不敢躺下去，」劉霞輕聲地回答。

「這條狗，祇要他再來試一次，」伏洛佳突然從床上略微抬起身來，臉色蒼白地說道，「祇要他敢試一試，我就打死他，是的，是的，打死他，讓它闖禍吧！」蒼白的，瘦削的他重複了一句，雙手撐在床上，雙眼在半明半闇中閃着光。

這時又響起了敲門聲，門慢慢地開了。貼肉襯衫塞進褲子的上等兵，一只手托着燭盤——它把搖幌不定的光輝反射到他的黝黑的，蒸着汗的臉孔，——在門口出現了。他伸長頭頸。望了那坐在床上的伏洛佳和坐在兄弟腳下矮凳上的劉霞好一會。

「魯意莎，」上等兵嚴重地說，「你不應當討厭士兵，他們每天每

⊖ 德國的河。

小時都可能死亡的！我們不會對你有壞的舉動。德國士兵——這是高尚的人，這是武士，我可以這樣說。我們請你參加我們的一羣，這就是全部的話。」

「滾開！」伏洛佳憎恨地望着他說道。

「噢，你是一個勇敢的少年。可惜，生了病！」上等兵親切地說：在半暗中他不能看清伏洛佳的臉，也不明白那一個所說的話。

不知道這一剎那間可能發生什麼事情，但是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已經急急走到兒子跟前，摟抱住他，把他的臉壓到自己的胸口，威嚴地把兒子按到床上。

「別作聲，別作聲，」她用乾燥的，火熱的嘴唇湊到他的耳邊說道。

「元首的軍隊的兵士等着你的回答，魯意莎！」酩酊大醉、穿着襯衫、胸膛長着黑毛的上等兵莊重地說，手拿着燭盤在門口搖幌不定。

劉霞臉孔蒼白地坐着，不知道怎樣回答他才好。

「好，很好！好！」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尖聲說，一面急急走到上等兵跟前並點着頭。「她馬上來，懂不懂？「懂不懂」⊖？換了衣服就來，」她用雙手做出換衣服的樣子。

「媽媽……」劉霞聲音顫抖地說。

「別作聲，要是上帝不會給你聰明的話，」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說，一面點着頭，把上等兵送出去。

上等兵出去了。雖然隔着前廳，房間裏仍舊聽得見驚叫聲，哄笑聲和碰杯聲，德國人更加起勁地用同樣的，低沉的聲音唱起來：

Wolga, Wolga, Mutter Wolga……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急急走到衣櫃跟前，用鑰匙旋開了櫃門。

「爬進去，我把你關好，聽見嗎？」她輕聲說。

「這怎麼……」

「我們說，你到院子裏去了……」

劉霞鑽進了衣櫃，母親在她身後關上了櫃門，上了鎖，把鑰匙放在衣櫃上。

⊖ 單引號裏的話是她模倣德文說話。

德國人瘋狂地唱着。已經是深夜了。窗外已經辨不出學校和兒童醫院的房子，辨別不出上區執行委員會和「瘋老爺」的房子的長山崗，祇在門下，有一條狹狹的光帶從前廳透進房來。「我的天哪，難道這一切都是真的嗎？」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暗想。

德國人結束了歌唱，他們中間發生了打諢的酒醉的爭論。大家都笑着攻擊上等兵，他呢，用一個大胆的，從不消沈的士兵的沙啞的，高興的嗓音反擊着。

瞧，他又手拿燭盤在門口出現了。

「魯意莎？」

「她到院子裏去了……到院子裏去了……」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用手指給他看。

上等兵愧了一幌，走到門斗去，身前捧着燭盤，蹬着皮鞋。聽得見他闊闊地走下台階的聲音。兵士們還笑着談了一會，後來他們也擁到院子去，在前廳和台階上蹬着皮鞋。靜下來了。前廳後面的房間裏有人——大概是弗里德里赫——在洗碗盪，還聽得見兵士們在台階旁邊院子裏撒尿。上等兵一直沒有來。最後，他的腳步聲在台階上和門斗裏響了起來。房門打開了，已經不拿燭盤的上等兵在那從大開着的廚房門裏透出的幽靈似的光華和火焰的背景中出現了。

「魯意莎……」他輕聲喊道。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像影子一樣在他面前出現。

「怎麼？你沒有找到他？……她沒有來過，她不在，」她說，用頭和手做着否定的表示。

上等兵用呆鈍的眼睛掃視了一下房間。

「嗚——嗚——嗚……」他突然醉醺醺地，受辱地咕嚕着，把他的朦朧的，漆黑的眼睛停在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身上。在同一剎那間他把那油膩的大手放到她的臉上，壓緊手指，差點兒把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的眼珠都壓了出來，他把她一推，幌了一下身子，走出了房間。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很快地把門上的鎖旋上了。

德國人還忙碌了一陣，用酒醉的聲音喋喋了一陣，後來他們就燈也不熄地入睡了。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默默地坐在那仍舊沒有睡着的伏洛佳

的對面。他們體驗了難堪的精神疲倦，但是却不想睡。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稍微等了一會，放出了劉霞。

「我差一點窒息死了，我整個背心都濕了，連頭髮也濕了，」劉霞用激動的耳語聲說道。這一冒險不知怎的鼓勇了她。「我來輕輕地打開窗吧。我悶得要死呢。」

她一無聲息地打開了近床的窗，向荒地探出頭去。夜是燻悶的，但是在經歷了房裏的燻悶和屋子裏所產生的一切之後，荒地上的空氣仍要算是新鮮的了。城裏是這樣的靜，似乎四週並無其城，祇有他們的有着熟睡的德國人的屋子獨自屹立在漆暗的荒地的中央。突然，那邊的什麼地方，在上面，在水平交叉的那一面，在公園旁邊，一道鮮明的火光照亮了天空和整塊荒地，照亮了山崗，也照亮了學校和醫院的大廈。過了一剎那——又是一道火光，更要強烈，又是一切都從暗中突現出來，甚至房間裏都剎時間亮了起來。隨着這而來的——並不是什麼爆炸，而是一些彷彿由遠遠的爆炸所引起的無聲的空氣震動，它們一個接着一個地在荒地上空滾過，接着又是漆黑的一片。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駭懼地問道。

伏洛佳也在床上抬起身來。

劉霞的心在怪異地下沉，她凝望着暗中，凝望着從那邊亮起這些火光的一面。看不見的火焰的反射時弱時強地在那邊高地上搖閃，把區執行委員會和「瘋老爺」的大廈的屋頂一會兒從暗中推出，一會兒又放下。突然，在這一怪光的源泉的所在地，朝高處飛起一條火舌，於是它上面的整個天空都給煊染成赤紅色，整個城和荒地都給照亮了，房間裏也變得這樣的亮，連面孔，物件都看得見。

「火燒！……」劉霞轉過身來朝着房間，懷着難以瞭解的勝利心情說，接着又把自己的目光注向這一高騰的舌頭般的火焰。

「把窗關起來，」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駭懼地說。

「反正沒有人看見，」劉霞說，好像怕冷似的縮成一團。

她不知道這是什麼火燒，它怎麼發生的。但是有一種洗滌靈魂的東西，有一種崇高和可怕的東西在這一高騰的，狂烈的，勝利的火焰裏面。劉霞目不轉睛地望着它，自己也給那遠遠的反光照亮了。

火光不僅散佈在城中心的上空，而且散佈在遠遠的四週。不僅「學校和兒童醫院的建築物像白天那樣的看得見，連那些散佈在荒地後面、向第一礦洞會集的遠遠的城區也可以看得見。這一赤色的天和大火在大廈屋頂上和山與上的反光造成了一幅幽靈似的，幻想的，但同時又莊嚴偉大的圖畫。

覺得整個城都醒了。那邊，在城中心，聽得到人的騷動聲，傳來了個別的人聲，喊叫，什麼地方還有卡車隆隆着。在屹立着奧西摩興家的屋子的街上，在他們的院子裏，德國人醒了，蠕動起來了。狗——牠們還沒有來得及全部被槍殺，——忘掉了日裏的恐怖，對着火燒吠嚎着。祇有前廳後面房間裏的酒醉的德國人什麼都沒有聽見，仍舊睡着。

大火施威了近兩小時，後來靜下來了。遠方的城區和山崗又被黑暗籠罩了。祇有個別的最後的火焰的沖起，又時而顯示出山崗的週圍，時而顯示出一簇屋頂，時而顯示出運煤台的暗色的圓錐體。但是公園上面的天空還保存了那時而減弱、時而重又增強的赤色的光，山崗上區執行委員會和「瘋老爺」的大廈還久久可以看見。後來它們也暗下去了，窗前的荒地愈來愈濃密地充滿了黑暗。

可是劉霞仍舊坐在窗邊，興奮地瞅着大火的一面。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和伏洛佳也沒有睡覺。

突然劉霞覺得，似乎有一頭貓從窗子的左面跳出來在荒地上一閃，有一樣東西在地上悉索了一聲。有一個人偷偷地走到了窗前。劉霞本能地嚇得一跳，已經要想關起窗來，但是有一個人的低語聲阻住了他。喚她的名字：

「劉霞……劉霞……」

她的心停止了跳躍。

「別怕，這是我，邱列寧，」這個聲音低低說道。接着謝廖士卡的頭不戴帽子、剛硬的頭髮蹙縮着的頭就出現在和窗檻齊平的地方。「你們那裏有德國人嗎？」

「有的，」劉霞低聲說，駭懼地但又高興地望着謝廖士卡的笑開的和絕望的眼睛。「你們家裏呢？」

「我們那裏暫時沒有。」

「這是誰？」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嚇得冷了半段，問道。

遠方的大火的反光照亮了謝廖士卡的臉孔。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和伏洛佳才認出了他。

「伏洛佳在那裏？」謝廖士卡把肚子壓到窗檻上，問道。

「我在這裏。」

「還有誰留下來？」

「托里亞·奧爾洛夫。此外就不知道了，我什麼地方都不去，我有盲腸炎。」

「維奇卡·魯基揚慶柯在這裏，還有劉勃卡·謝夫卓娃也在，」謝廖士卡說。「高爾基學校的史巧普卡·薩方諾夫我也見到過。」

「你怎麼跑到我們這裏來的？在夜裏？」伏洛佳問。

「我先是在看火。從公園那邊。後來我從小上海那邊回家，從峽谷那邊看見你們的窗開着。」

「火燒的是什麼地方？」

「煤公司。」

「啊？」

「那邊成立了他們的司令部。他們都祇穿了短襖褲跳起來，」謝廖士卡輕輕地笑出來。

「你以為——有人放火的嗎？」伏洛佳問。

謝廖士卡沉默了一會，他的眼睛像貓眼一樣在暗中閃閃發光。

「總不是自己燒起來的，」他一面說，一面又輕輕地笑起來。「你預備怎樣生活啊？」他突然問伏洛佳道。

「那麼你嗎？」

「彷彿你不知道。」

「我是這樣的，」伏洛佳輕鬆地說。「我是這樣的為你而高興。你知道，我是這樣的高興……」

「我也是這樣，」謝廖士卡不願意地說：他不能忍耐感情的流露。

「你們這裏的德國人很兇嗎？」

「發酒瘋發了一整夜。把所有的雞都吃了。好幾次闖進了房間，」伏洛佳隨意地說，同時彷彿在謝廖士卡面前炫耀這一事實，就是他已經體驗了德國人是怎樣的人。他祇是沒有說上等兵會纏住他的妹妹。

「就是說，還沒有什麼，」謝廖士卡鎮靜地說。「可是醫院裏却禁

着SS團員，那邊還有四十左右的傷兵留下來，——他們都給運到維爾赫涅杜望那雅叢林裏，用自動槍把他們射死。可是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醫師，在他們開始把傷兵運走的時候，忍不住挺身出來，那知道他們就爽直的在走廊裏把他射死。』

『啊，鬼蛋！……哎喲喲……是一個多好的人啊，』伏洛佳皺着眉說。『我在那邊騎過的，』

『這樣的人是很少的，』謝廖士卡說。

『天哪，將來怎麼辦呢！』葉季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輕輕呻吟了一聲說。

『我要走了，趁天沒有亮，』謝廖士卡說。『我們以後保持聯絡。』他朝劉霞睇了一眼，做一個文飾的手勢，惡聲地說道：『再見！……』他知道她夢想着外國語科。

他的矯捷的，靈活的，柔軟的身體滑進了暗中，一下子就看不見他，也聽不見他了，——他彷彿蒸發掉了一樣。

第十八章

最奇怪的是他們怎麼這樣快就談妥。

『你在讀什麼啊，姑娘？德國人進克拉斯諾頓了！難道你沒有聽見維爾赫涅杜望那雅的車聲嗎？』謝廖士卡站在她的腳邊，好容易抑制着呼吸，說道。

華麗雅仍舊帶着那一驚詫的，鎮靜的，高興的表情默默地望着他。

『你跑到那兒去啊？』她問。

他有一剎時露出了狼狽的神色。但是不，這個姑娘是一個壞姑娘是不可能的。

『我要到你們的學校去，看看它怎麼樣了……』

『你怎麼去法？難道你到過我們的學校？』

謝廖士卡說兩年前他到過他們的學校一次，去參加文學晚會的

『我要想辦法去的，』他含着笑說。

『但是德國人可能第一步就佔領學校的啊？』華麗雅說。

⊙ 此句謝廖士卡係用德文說的。

『我看見他們去的，直向着公園，』謝廖士卡回答。

『你可知道，最好是從欄樓上望過去，從那邊什麼都看得清楚，可是却看不見我們，』華麗雅說，一面坐起在她的肩巾上，很快地整理了一下辮子和上衫。『我知道怎麼到那邊去，我全指給你看。』

謝廖士卡突然顯出了某種遲疑不決的神氣。

『你瞧，這樣的事情，』他說，『如果德國人擁進學校，那麼就得從二層樓跳過去。』

『有什麼辦法呢，』華麗雅回答說。

『你能够嗎？』

『你別管……』

謝廖士卡望了望她的給太陽曬黑的，覆着金黃的柔毛的，結實的兩腿。一股暖浪穿過他的心坎。當然，這個姑娘是能够從二層樓跳下的。

瞧，他們已經雙雙經過公園朝學校走去。

紅磚砌成、教室光亮、體育館很大的二層樓學校位在公園大門的旁邊，在『克拉斯諾頓煤公司』大廈的對面。學校是空的，門上了鎖。但是，出於他們所追求的崇高目的，謝廖士卡並不恥於折了一束樹枝，藉它們之助推開一扇朝着公園深處開的樓下的窗子。

他們的心虔誠地停止跳躍了，當他們顯着脚尖在小地毯上經過一間教室走進下面的走廊時。寂靜佈滿在整個這一廣大的建築物裏，最微小的聲音，腳步聲都在四周引起了空絳的回聲。在這幾天中地上有許多東西已經換了位置，許多的建築物和入已經喪失了原來的名稱和使命，但還沒有獲得新的名稱。不過無論如何，這是教育過兒童的學校，這是華麗雅在其中度過許多她生活中的光明日子的學校。

他們看見了釘着上書『教師室』的木牌的門，釘着上書『校長室』的木牌的門，釘着『校醫室』，『物理室』，『化學室』，『圖書館』的木牌的門。是的，這是學校，這裏大人們，教員們，曾經把知識和應該怎樣立身處世等教導過兒童。

從這些放着空書桌的空教室裏，從這些還保持着特殊的學校氣味的房子裏，突然向謝廖士卡和華麗雅飄來了那個他們在其中長大的世界，它過去和他們是不可分離的，但現在却似乎永遠的離去了。這個世界曾經顯得這樣的日常可見，平凡，甚至乏味。突然它升起在他們面前，却

是這樣的獨一無二地神妙，自由，充滿教師與學生中間的坦白、正直和純潔的關係。他們那些人現在在什麼地方，命運之神把他們吹到那裏去了？無論是謝廖士卡，無論是華麗雅的心都剎時間張開了，它們充滿了對這一離去的世界的愛和因為這個世界——他們當時不會重視它——的崇高神聖而起的模糊虔敬。

他們倆體驗了那同一的感覺並毋需字句地瞭解這一點，在這幾分鐘裏他們不同尋常地互相接近了。

華麗雅把謝廖士卡領到了一頂狹狹的室內的梯子，走上二層樓，更上去，向通往擱樓的小門走去。門關着，但是這並沒有使謝廖士卡落阻。他在褲袋裏摸了一會，取出了一把摺疊式的八寶刀，其中就有着螺旋。他旋開了螺絲釘，把門的把手取去，使鍵孔露出來。

「你的技巧倒不錯，馬上就看得出是一個職業的強盜，」華麗雅笑了笑。

「世界除了強盜之外還有銅匠呢，」謝廖士卡說，接着扭轉了身對着華麗雅，向她微笑了笑。

他用鑿子在鍵孔裏動了一下，開了門，一股因為鐵屋頂給太陽晒熱的熱氣，晒熱的擱樓的塵灰和蜘蛛網的氣味撲向他們。

他們屈着身子，使頭不碰到樑木，走到擱樓上的一扇佈滿灰塵的窗旁，接着，並不措窗，使他們不被街上的人看見，把臉貼着窗子，兩個人的面頰幾乎互相碰到。

從窗口他們看見了通公園大門的整條薩陀伐雅街，特別是上面聳立着黨的州委會的標準屋的那一面。在他們眼睛的正前方，在街道的角子上，看得見「克拉斯諾頓煤公司」的二層樓大廈。

從謝廖士卡離開維爾赫涅杜望那雅叢林的時候起，到他和華麗雅一起把自己的臉孔貼到擱樓上的窗子上，已經過了很多的時間：德國部隊已經進了城，整條薩陀伐雅街上都擠滿車子，到處看得見德國兵。

「德國人……瞧，他們是這樣的，這批德國人！德國人已經在我們的克拉斯諾頓了，」華麗雅暗想，她的心劇跳起來了，她的胸脯因為激動而高聳起來。

可是謝廖士卡所更為致力的是事情的外部的，實際的一方面；他的銳利的眼睛瀏覽了他們從擱樓窗口的視野所及的一切，謝廖士卡，自己

也沒有發覺地竟記下了每一件細物。

學校的大廈和煤公司的大廈相隔不到十米遠。煤公司的大廈比學校的大廈低。謝廖士卡在自己面前看見了鐵屋頂，二層樓房間的內部和樓下近窗的一部份地板。除了薩陀伐雅街之外，謝廖士卡還看見了某些地方被房子擋住的其他的街道。他也看見霸佔着德國兵的房舍的院子和後門。逐漸逐漸地他把華麗雅也吸進他的觀察圈裏。

「矮樹，他們在斫矮樹……你瞧，連向日葵都斫掉了，」他說。「這裏，在煤公司裏，看來將要是他們的司令部，你瞧，他們怎樣的猖狂……」

德國的官兵——事務員，書記——分住在煤公司的上下二層。德國人很高興。他們把公司裏所有的窗都打開，審視着分給他們的房屋，在桌子的抽屜裏翻掘着，抽着煙，把煙蒂丟到那劃分煤公司大廈和學校大廈的狹弄裏。過了一會，房間裏出現了幾個俄羅斯婦人，有年青的，也有中年的。婦人們拿着水桶和抹布。她們拉起了衣襟，開始洗地板。整齊的，潔淨的德國書記們對她們說着笑話。

發生這一切的地點離華麗雅與謝廖士卡是這樣的近，以致一種還沒有完全意識到的，慘酷的，苦痛的，但同時又供給他以樂趣的意念突然在謝廖士卡的心弦裏叩擊了。他甚至注意到攔樓上的窗子可以很容易地取掉。窗框並不結實，由幾枚釘進去的細釘支持在窗柱上。

謝廖士卡和華麗雅在攔樓上坐得這樣長久，他們已經可以談到旁的事物。

「後來你沒有看到史巧普卡·薩方諾夫嗎？」謝廖士卡問道。

「沒有。」

「就是說，她簡直什麼話都沒有來得及跟他說，」謝廖士卡滿意地想道。

「他還會來的，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謝廖士卡說。「你預備將來怎樣生活？」他問。

華麗雅自尊地聳聳肩。

「這個，現在誰能夠說？誰也不知道這一切將來會怎樣。」

「這是確實的，」謝廖士卡說。「以後可以來看你嗎？你的爹媽不罵嗎？」

『爹媽！……要是有機會的話，你明天來好了。我還可以去喊史巧巴來，』

『你叫什麼名字？』

『華麗雅·鮑爾茨。』

這時有一長列的自動槍聲傳到了他們的耳際，過了一會還有幾聲短促的槍聲——在那邊維爾赫涅杜望那雅叢林的什麼地方。

『在開槍。你聽見嗎？』華麗雅問。

『我們坐在這裏，城裏也許發生了不少的事情了，』謝廖士卡嚴肅地說。『也許，德國人已經把你我的家當作他們的家了？』

僅在現在華麗雅才記起她是在那一種情狀下離家的，她也想到，也許謝廖士卡是對的，母親和父親在擔心。由於自尊，她沒有決心第一個說出她這時應該走的話，但是謝廖士卡却從來不關心有人會想到他。

『是回家的時候了，』他說。

他們操原路離開學校。

他們還在矮牆旁邊，在小花園旁邊站了一會。經過在欄樓上同坐之後，他們都覺得自己有點惶亂不安。

『這樣，我明天來看你，』謝廖士卡說。

在家裏，謝廖士卡獲悉了他後來在一天夜裏告訴伏洛佳·奧西摩興的話：關於遷散留在醫院裏的傷兵，關於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醫師的死難。這是當着姊姊娜佳的面舉行的，她也告訴謝廖士卡這事情的經過。

有兩輛輕汽車和幾輛裝着SS隊員的卡車駛到了醫院，在街上迎接他們的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受命在半小時內出清屋子。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馬上叫所有能夠動的人遷入兒童醫院，但是她仍舊請求延長遷出的期限，因為她有許多祇能躺着的病人而且沒有運輸工具。

軍官們已經坐進了汽車。

『芬龐！這個女人要什麼？』軍官中的一個職位比較高的對一個鑲金牙齒，戴淺色玳瑁架眼鏡，身材高大，臉色憔悴的下士說道。接着輕汽車開了。

這對淺色的玳瑁架眼鏡使這個SS隊下士賦有一種如果不是學者，那至少也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外貌。但是當娜達麗亞·阿列克賽葉芙娜向

他提出她的請求，甚至試圖和他用德文談話時，透過這副眼鏡的下士的眼光却避開了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而不顧。他用女人的聲音喚來了兵士，他們開始把病人拖到院子裏，也不等允諾的半小時過完。

他們把病人拖到草墊上，或是挾出來拋在院子裏的草方上。這時才發覺在醫院裏有傷兵。

那假裝是醫院的醫師的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試圖解釋，說這是重傷的人，他們已經永遠不會打仗了，他們需要人家的蒂頭。但是下士說，如果他們是軍人，那麼他們就算是軍事俘虜，他們馬上要被解到應去的地方去。於是他們就開始把那些祇穿着襯衫褲的傷兵從床上拖出來，任意的逐個拋進了卡車。

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知道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的易怒的性格，就請他離去，但是他不走，仍舊站在走廊裏兩窗之間的板壁旁。他的晒黑的臉變成灰色了。他用嘴唇歪扭着「捲烟」的尾巴，他的一只膝蓋抖動得這樣，以致他有時彎下身子，用手擦它。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不敢離開他，並且請娜佳在一切事情沒有結束以前也別走。娜佳看着包有血污的繃帶的半裸的傷兵如何在走廊上，有時簡直就在地板上被拖着走，覺得又可憐又可怕。她不敢哭，可是淚水却自然而然地從她的眼睛裏滾出來，但是她仍舊不走，因為她更為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害怕。

兩個德國兵拖着一個兩星期前由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取去了給迫擊砲彈片割裂的腎臟的傷兵。傷兵近幾天來已經大大地好轉了，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對於這一次手術很為驕傲。兵士在走廊上拖着傷兵，這時下士芬廬喊了一聲他們兩個中間的一個。一個兵士丟下了他抬着腿的傷兵，跑進了下士在那裏的病房，第二個兵士就把傷兵在地板上拖着。

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猛地離開了牆壁，誰也來不及追上去，他已經到了那個拖着傷兵的兵士身旁。這一個傷兵，像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一樣，不管他所遭受的痛苦，一聲都不哼，但是當他看見了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的時候，就說道：

「瞧見他們的做法嗎，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難道這是人？」

接着哭起來，

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對那個兵士說了幾句什麼話。大概他說：

這樣是不可以的。大概是說：讓我來幫忙吧。但是德國兵大笑起來，仍舊拖着傷兵往前走。這時下士芬龐從病房裏走出來，於是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就直向他走去。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臉色蒼白得可怕，整個身體在顫抖。他幾乎是撲向下士，急烈地對他說了幾句什麼話。下士穿着一套在他的大而軟弱的身體上集起了許多褶皺的黑制服，胸前佩着一只閃閃發光的畫着頭骷髏與骨頭的金屬徽章，他對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咕嚕了幾句話，用手槍戳了一下他的臉。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退了一步，還對他說了幾句大概是氣憤的話。那時，下士便可怕地在眼鏡底下睜出了眼睛，對準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兩眼中間開了一槍。娜佳看見他的眉中心被穿了一個洞，迸出了血，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倒下去了。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和娜佳逃出了醫院，娜佳自己也不記得她怎麼到了家的。

娜佳坐着，披着圍巾，穿着白衣，像她從醫院裏逃出來的時候一樣，她一遍又一遍地講述着。她並不哭，她的臉色是慘白的，小小的顴骨像火焰一般燒着，她的閃閃發光的眼睛沒有看見那些她對之講述的人。

「死出來了，懶坯！」父親暴怒地對謝廖士卡咳嗽着，「真的，我要拿根鞭子來抽一頓。德國人到了城裏，他却隨意的浪蕩。把母親險些兒送進了墳墓。」

母親哭了。

「我為你擔心死了。我想，給打死了。」

「給打死！」謝廖士卡突然狠狠說道。「我不會被打死的。可是傷兵却給打死了。在維爾赫涅杜望那雅叢林。我親耳朵聽見的……」

他走進了他睡覺的上房，撲倒在床上的枕頭裏。復仇的感覺震撼着整個身軀，謝廖士卡覺得呼吸困難。在學校的擱樓上那樣的困憊他和磨折他的念頭現在找到了出路。「等一等，祇要天一暗！」謝廖士卡在床上蹣跚着身子，暗想。任何力量都已經不能阻擋他不去做他想好的事情了。

他們睡得很早，並不點燈，但是大家都是這樣的激動，所以誰也不會睡着。沒有走出去而不被發覺的任何可能，——他公開地走出去，彷彿是到院子裏去，但是却溜進了菜園。他用雙手掘開一只藏着燃料瓶的

地洞，——夜裏用鏟子掘是很危險的。他聽到，屋子的門響了一下，姊姊娜佳走了出來，輕輕地喊了他幾遍：

「謝廖薩……謝廖薩……」

她等了一會，再叫了一聲，門又響了一聲——姊姊走了。

他在兩只褲袋裏塞了兩瓶，懷裏塞了一瓶，在七月的窒息之夜的黑闇裏，他操『上海區』繞過城中心，又潛行到公園裏。

公園裏很靜，很荒涼。但是特別靜的是他越過那白天拆掉的窗口進去的校舍。校舍裏是這樣的靜，以致他的每一下腳步聲都似乎不僅在學校裏聽得見，即是整個城市也聽得見。一綫朦朧的光從外面透進了樓梯上高高的窗洞。當謝廖士卡的身軀在一扇窗的背景上出現時，他覺得有一個隱伏在暗中角落裏的人現在會看見他，攫住他。但是他克服了恐怖，不久就到了擺樓上他的瞭望崗上。

他坐在窗子旁邊好一會，——現在隔着這個窗子是什麼都望不見了，——他的坐是爲了換一口氣。

過了一會他用手指摸着那支持着窗架的釘子，拔出了它們，輕輕地取去窗架。一陣新鮮的空氣向他撲來，但是擺樓上仍舊很燻悶。在經歷了學校裏的黑暗，特別是擺樓上的黑暗之後，他已經能夠辨別出他面前街上所發生的事情。他聽見了城裏汽車的馳動聲，看見了在游動的，車燈上遮着布的燈光。從維爾赫涅杜望那雅來的部隊的川流不絕的運動在夜裏也繼續着。那邊，在整段路上，看得見在夜裏發光的車燈。有幾輛車子開足燈光馳駛，燈光突然從山崗後面衝向高處，像探照燈一樣，遠遠地劃破着暗夜的天空，或是照亮着一部份草原和叢林裏的翻轉來的葉背發白的樹木。

在煤公司大廈的總入口處旁邊進行着軍隊的夜生活。汽車，摩托自行車駛過來。一直有軍官和兵士在進進出出，步槍和靴刺喀嚓作響，聽得到異國的，急烈的談話。但是煤公司的窗子却遮着黑紙。

謝廖士卡所有的感覺是這樣的緊張和這樣的集中在一個目標上，以致這一新的，未所預見的情勢——窗被遮起來的情勢，——並未改變他的決定。這樣，他就在這個窗子旁邊坐了至少兩個鐘點。城裏的一切已經靜下來了。公司旁邊的運動也停止了，但是它裏面的人還沒有睡，——謝廖士卡是根據那黑紙邊上透過來的光帶見到這一點的。但是在二

層樓的兩個窗子裏燈光却已經熄了，有人從裏面打開了一扇窗，過了一會打開了第二扇。人雖看不見，謝廖士卡却覺得他是站在房裏窗口的昏暗處。樓下的某些窗子裏也熄了光，這窗也打開了。

『Wer ist da?』[⊖]從二層樓的一個窗子裏傳出了長官的聲音，謝廖士卡模糊地辨得出那探出窗口的身形的側影。『誰在那邊?』這一聲音又問道。

『梅葉爾少尉，Herr Oberst[⊗]，』下面有一個年青的聲音回答道。

『我不會勸你們在樓下開窗，』上面的聲音說。

『非常的悶，Herr Oberst。當然，如果您禁止的話……』

『不，我絕對不要把你們變成五香牛肉。Sie brauchen nicht zum Schmorbraten werden，[⊙]』上面這個長官的聲音笑着說。

謝廖士卡雖然不懂，但却懷着劇跳的心傾聽着德國話。

窗裏熄掉了燈，窗簾拉起來了，窗子一個接着一個地啓開了。有時從窗裏傳出了斷片的談話，有人吹了幾聲口哨。有時有人擦了一根火柴，在一剎時間照亮了臉孔，香煙，手指，過後香烟的火點在房間的深處還久久看得見。

『多大的國家啊，它沒有盡頭。Da ist ja kein Ende abzusehen[⊕]，』有人在窗口說。大概是和他的在房間深處的同伴談話。

德國人躺下去睡覺了。校舍裏和城裏的一切都靜下來了。祇有維爾赫涅杜望那雅那一邊，還有汽車在行駛着，用車燈的陡急的光劃破着暗夜的天空。

謝廖士卡聽得見自己的心的跳動，似乎，它跳得整個樓都聽見。這裏仍舊非常的悶熱，謝廖士卡混身都蒸出汗來了。

窗子開着的，沉浸在暗中和夢中的煤公司朦朧地浮雕在他的面前。他看見上面和下面的張開大口的黑漆漆的窗洞。是的，這需要馬上動手……他用手做了幾個試驗的動作，以便測度一下可能的範圍和大約地

⊖ 『誰在那邊?』

⊙ 上校先生

⊕ 你們不必成爲老牛肉。

⊗ 沒有盡頭的。

瞄準一下。

那些他一來到此地就從袋裏和懷裏摸出來的瓶子現在是放在他的旁邊。他摸到了其中的一只，緊緊地抓住瓶頸，測度了一下，用力擲進了樓下的一個開着的窗子裏。一陣耀眼欲火的火光照亮了整個窗子，甚至照亮了煤公司和校舍中間的狹弄的一部份，在同一剎那間響起了玻璃的碎裂聲和輕微的爆炸聲，好像一個電燈泡碎裂了。從窗口冒出了煙。在同一剎那間謝廖士卡把第二瓶也擲進了這個窗口，它在煙火中爆炸了，發出了強烈的音響。火焰已經在房裏大施威風，燒掉了窗框，火舌沿着牆壁向上伸展着，幾乎及到二層樓。有人在這間房間裏絕望地嚎叫着，嘶喊着，叫聲散佈到整座房屋。謝廖士卡抓起了第三瓶，把它投入了對過二層樓的一個窗子裏。

他聽到它碎裂的聲音，看見了火光，這樣的熱烈，連攔樓的內部也給照亮了，但是這時謝廖士卡已經遠離開窗子，他已經在出口處的黑樓梯上了。他像箭一樣地跑下了這個黑樓梯，他已經沒有時間在暗中找尋那一個窗子被打破的教室，就奔進了最近的一間房間，——似乎，這是教員休息室，——急急地打開了窗子，跳進了公園，屈着身子奔進公園的深處。

從他擲了第三瓶的時候起，到他意識到他在公園裏跑的時候止，他一切都是照着本能做去的，他已經不能在腦中記起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了。但是現在他明白應該蹲到地下，靜靜地躺一會，細聽一會。

聽得見老鼠在離謝廖士卡不遠的草地上悉索着。從他躺着的方面，他看不見火焰，但是從那邊，從街上，却傳來了叫聲和奔跑聲。他跳了起來，再向前跑了一程，直到公園的邊邊上，到了那已經開採過的礦場的運煤台旁邊。

他這樣做是預防萬一公園被包圍起來，——從這裏他已經能夠在任何條件下出去了。

現在他看見了巨大的，在天空擴展得愈來愈大的火光，它甚至把自己紫色的反光反射到這個遠離火燒場的古老的，龐大的運煤台和公園的樹頂。謝廖士卡覺得他的心花怒放了，飄飄欲仙了。他的整個身體震抖着，他幾乎熬不住要笑出來。

「瞧，你們的報應！」「請坐」☉！「您說德文嗎」☉？「給我一點

東西」⊙！……」他心裏懷着難以形容的勝利感重複着這一串他還記得的，從學校裏德文文法課中學來的句子。

火光愈來愈增大了，它染飾着公園上面的天空，甚至那在城中心升起的騷動聲也傳到了這裏。得走了。謝廖士卡感覺到一種重又到那個他今天在那邊看見了這個姑娘華麗雅·鮑爾茨的小花園裏去的願望，是的，他現在知道她的名字了。

他不出聲息地在暗中潛行着，走到了傑列維揚那雅街尾，跨過矮牆，跳進花園，而在已經預備從側門走到街上的時候，他的耳際却傳到了側門邊幾個人壓低的談話聲。居民們利用德國人還沒有佔領傑列維揚那雅街，所以大着胆從自己的屋子裏走出來觀火。謝廖士卡從另一邊繞過了屋子，悄悄地越過了矮牆，走到了側門口。那邊站着一羣給火光照亮臉孔的男女。在他們中間他認出了一個是華麗雅。

「這是什麼地方在燒？」他問，想藉此使她知道他來了。

「在薩陀伐雅街的什麼地方……也許，是學校，」一個激動的婦人的聲音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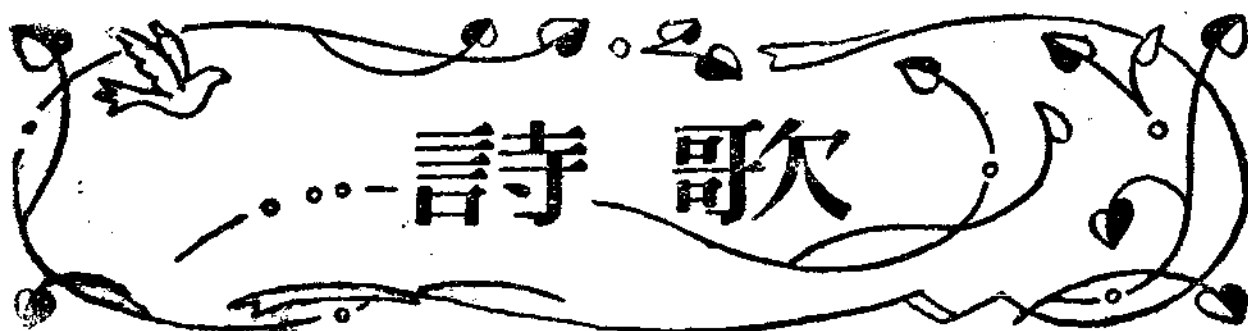
「這是煤公司在燒，」華麗雅甚至帶着某種挑戰的心情尖聲說道。「媽媽，我要去睡了，」她說，假裝地打了一個呵欠，走進了側門。

謝廖士卡跟着她走了幾步，但是却聽到她的鞋跟在台階的梯級上敲了一陣，她身後的門砰上了。

（本章完，全書待續）

（水夾譯）

⊙，⊙，⊙均為謝廖士卡學說德文的話。



柯馬洛奧
(Е. Кемеров)

滿洲詩鈔
(НА СОПКАХ МАНЬЧЖУРИИ)

暴風雨之後的黑龍江
(АМУР ПОСЛЕ ГРОЗЫ)

那裏的江岸像兩家世仇
早已互相對峙，
那裏的波浪一個逐一個
沒有停過爭執。

轟隆的雷聲
滾過決定命運的分水嶺，
突然間沉靜，
從高處射下晴朗的光明。

從烏雲後透出的光亮
把虹光一道
張掛在平靜了的江上，
像七色彩橋。

都發了，——周圍的一切，
草甸和小山，
像朋友似的向水邊會合
那兩條江岸。

松花江之黃昏 (ВЕЧЕР НА СУНГАРИ)

我們遍歷過多少、多少
人跡罕到的艱途小道，
不是昨天我還在三姓
聽到伏爾加的朗誦聲？

黃昏時光在松花江上
唱俄國『卡秋莎』歌的姑娘
不是昨天還歡欣人的靈魂
現在却使人一刻不能安心？……

這晚我們開往更遠的地方，
丘陵之上燃燒着夕陽，
滿洲人用破碎的字眼
爲了一切、一切，向我們感謝。

哈爾濱卽景 (ХАРБИНСКИЕ МИНИАТЮРЫ)

船 夫

他倚仗什麼生活，終日流浪？——
無論英勇、偉績、冒險都不倚仗，
他的生活像隻小船，沒有槳，
隨着松花江上的波瀾流蕩。

洋 車

它什麼都載運，它的車輪
日日夜夜在路上奔騰。
有一天人們會把洋車也載去，
一勞永逸地走上送葬的路程。

寄 生 樹

寄生樹在一株老楊樹上開花……
人們像做禮拜似的低語私話，
議論紛紛，說：『這是愛情！』
又有人說：『不，這是陰謀的婚姻！』

兵 士 墓 畔 (У СОЛДАТСКОЙ МОГИЛЫ)

在綠色的斜坡之上，
在倒垂的楊柳之旁，
在遠離老家的地方，
在狹窄的兄弟墓裏，
把兩個戰士埋葬，
兩個伙伴往地裏臥躺。

冷冷清清兩個兵——
沒有娶妻，還很年輕——
就在中國泥土裏長眠。
愛撫似的風片
來自黑龍江畔的原野，
暗中在他們頭上喧闐。

風片聽見他們的聲音，
於是就在黎明的時分，
給他們帶來順風歌唱：
黑龍江畔家鄉地方，
老家裏對兵士的記憶
仍舊抱持得非常懇切。

秋天的鳥雀們
喧噪的一大羣
在楊柳上頭趕路程：
從遼遠的地方
牠們快樂的一長列
飛到這裏來休息。

一個偶然的過路人
也在這裏站停，
把裸麥撒在地上，
後來就在坟墓之上
也像在親愛的家鄉一樣，
長起麥穗隨風搖幌。

墓中長眠着英雄們，
有時在他們的墓上
有烏鳶靜靜地飛翔，
孤伶伶的垂楊
默默地保持着
他們深深的安祥。

瓷 花 瓶
(ФАРФОРОВАЯ ВАЗА)

一個年輕的中國女人，
走出來向你歡迎，

她像等候了許久許久，
把坦克輕輕撫摩。

她沒有拿出麵包和鹽，
（這裏沒有麵包已經多年），
却拿出一隻瓷質花瓶，——
奴役中所保全的一切，——上面畫着龍形。

你把花瓶還給了她，
戰士在軍中用不着它，
但靈魂立刻溫暖起來，
你的心也開始輕快。

你離開中國鄉村的時候，
你不會忘記，——也許永久。
從捷克到中國，俄羅斯人
各處各地最受歡迎。

梅 琳

（МЕЙЛИН）

你今天給我指明，
那是深閨的窗櫺，
她又將倚着窗門，
等候着她的愛人。
大家都問她一聲：
你好，可愛的梅琳，

你好，可愛的梅琳！……

在窗後突然產生
一支古簫的低音。
這聲音剎時下沉，
然後又讚美愛情，
像谷底溪聲錚錚
梅琳奏起的簫聲，
啊，多美麗的簫聲！……

姑娘吹給我們聽，
怎樣出走，她愛人
披着午夜的星星
跟着朱德的民軍，
世上有許多原因
哀傷哭泣像梅琳，
深愛堅信像梅琳……

你今天給我指明，
那是深閨的窗櫺
我要來向她說明：
她已經不用久等
就將回來，她愛人，
就來，哀傷的梅琳，
看你，美麗的梅琳！……

(林 陵譯)



葉 戈 林
(А. М. Еголин)

尼克拉索夫的生平和事業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尼克拉索夫一百二十五年誕辰紀念——

尼古拉·亞歷克舍耶維奇·尼克拉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是屬於我們國家引為誇耀的那許多俄羅斯文化的光輝的活動家之列的。

尼克拉索夫前後將近四十年的事業，是多方面的：他當過十九世紀俄國兩種著名的刊物——「現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和「祖國紀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的編輯，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出版家，有才能的新聞記者，光輝的文藝批評家，傑出的散文家和天才的詩人。

尼克拉索夫稱自己的詩神繆斯(Muse)，是「人民的姊妹」(Сестра народа)。這個定義的深刻的真理，不僅由尼克拉索夫的創作(這是俄國文學的一個最高的成就)，同樣地，也由這位爲了人民的事業而燃燒和鬥爭的民主詩人的全部生活所證明。

尼克拉索夫於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四日誕生在波道爾斯克省(Подо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文尼車縣(Винницкий уезд)的猶茲文拉(

Юзвина)村。當他將近三歲時，他的當軍官的父親退休了，就搬到伏爾加河雅羅斯拉夫省(Яросла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的格耐希尼伏(Грешнево)祖傳的領地上居住。

這位詩人一生中都具有着對伏爾加河的大自然景色的摯愛；在俄國文學中，再也找不到能比尼克拉索夫作品中關於伏爾加河的更明麗的詩章了。就在這兒，在伏爾加河上，尼克拉索夫知道了人民的艱苦的生活。他童年的心，全被非人的勞動的各種景象所震駭了：

『哦，自從那一天清晨
站在这條親愛的大河的岸邊上，
我悲痛地、悲痛地哭泣着，
並且我第一次稱它
是條奴役和哀愁的大河！……』

尼克拉索夫充滿了天賦的詩歌的才能。在他的心中，很早就有了寫作的願望。在雅羅斯拉夫中學的時代，尼克拉索夫就寫過許多講老師和同學的諷刺詩及警句。十六歲的時候，他已經寫了一大抄本的詩了。

一八三八年時，他的父親把他送到彼得堡去，要他進當地的軍校。但是詩人却準備進大學。爲了不聽父親的話，尼克拉索夫就被剝奪了一切經濟上的幫助。幾年當中，他不得不過着都市當中的窮人的生活，經歷着爲了生存所作的嚴酷的鬥爭。尼克拉索夫本來想進大學，但因爲考試沒有及格，就只能在大學的歷史文學系做一個聽講生，在當地一共讀了兩年書(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〇年)。

一八四〇年，尼克拉索夫出版了一本詩集，題名爲『幻想與聲音』(«Мечты и звуки»)。像茹科夫斯基、班奈傑克托夫等浪漫主義的詩人[⊖]，曾給了這位年青的詩人的詩歌習作以有力的影響。不用說，尼克拉索夫本人後來也曾批評了這本詩集，說這是『我青年時代的詩歌的過錯』。尼克拉索夫很快地就擺脫了浪漫主義的魅惑。開始專心地和仔細地觀察生活。

尼克拉索夫從農奴制度的農村的恐怖中走出來，又掉進了城市的『

⊖ 茹科夫斯基(В. А. Жуковский, 1783—1852)。班奈傑克托夫(В. Бенедиктов, 1807—1873)。

深淵」。他在京城中，看見了各種以新的形式出現的農奴制農村的社會矛盾。尼克拉索夫還遠在一八四三年就已經注意到：

「我們驚人的京城
富得超出了限度。
窮人們不容易在京城裏過生活，
但對於百萬富翁們——這却是天堂」。

這時候尼克拉索夫走上了平民詩人的道路，成為貧苦人的熱烈的衛護者。

在當時的文藝界中，尼克拉索夫佔了一個最前列的位置，這因為他的才能，是由四十年代的進步思想所培養出來的。但是在講到當時俄國革命民主派的領袖——拜林斯基·契爾尼謝夫斯基和杜布羅留波夫——對於尼克拉索夫的有益的影響時，我們也不能忘掉這位偉大的詩人的個人的品質。這只有具備着特有的才能的人，才可以從生活的「底層」升到文化的峯頂，在最前列的俄國作家中間，佔一個位置。

好幾十年以來，尼克拉索夫就是俄國文學運動的實際的領導人之一。他在為了爭取言論自由和沙皇審查制度所作的鬥爭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從當政者的眼睛中看來，尼克拉索夫是一個不可信賴的人，這並不是偶然的。被收買了的一位新聞記者法傑伊·布爾加林[⊖]曾經這樣向當局告密：「尼克拉索夫是一個最激烈的共產主義者：只讀一讀他在「聖彼得堡文藝叢刊」（«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上所寫的詩和散文，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了。他正為了革命在狂叫」。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五年，是俄國進步的社會運動的最艱苦的年頭。赫爾岑（Герцен）這樣寫道：「七年的黑暗的長夜，罩在俄羅斯的上空」。但是，不顧這一切可怕的困難，尼克拉索夫還善於在這個險惡的時候，保持着「現代人」雜誌的進步的方向，而他從一八四七年起，就成了這個雜誌的領導人物。

爲了要保持這個雜誌，同時還要堅持它的民主的方向，尼克斯索夫只有獻出一切的東西——他所有的力量、時間、健康，甚至還不得不中斷了詩歌的寫作。在尼克拉索夫的書信中，常可以看到他埋怨沒有功夫

⊖ 布爾加林（Фаддей Булгарин, 1789—1859）。

寫詩。此外，要出版詩集，在當時也是不可能的。

尼克拉索夫不願意改變了他詩歌的民主的方向，就決定全不寫詩了（像他在一八四九年，就只寫了一首詩）。

在當時條件的影響之下，尼克拉索夫不得不改寫散文，變成爲一位小說家。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當中，他用史丹尼茲基（Н. Станницкий）這個筆名，和潘拉耶娃（А. Я. Панаева）合寫了幾本大的小說：『三個光明的國度』和『死湖』。雖然尼拉索夫並不重視自己的散文，但是他的散文作品却流行得相當廣泛。像『三個光明的國度』這本小說，在一八四九年、一八五一年和一八七二年當中先後再版過三次。

在五十年代時，契爾尼謝夫斯基和杜布洛留波夫兩人在尼克拉索夫的直接幫助之下，將『現代人』雜誌變成爲一個革命民主主義的戰鬥的喉舌。

在契爾尼謝夫斯基被捕和監禁之後，尼克拉索夫並沒有背棄契爾尼謝夫斯基，並且還給了他的家庭以很大的經濟上的幫助。毫無疑問地，尼克拉索夫在自己整個社會與文藝的活動中，大胆而勇敢地傳播着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並且在反動派當中樹立了很多的敵人。

一八六二年『現代人』雜誌暫時停刊的時候，尼克拉索夫經歷了一些艱苦的日子。反動陣營中無數敵人對他的打擊，是格外加強了。常時他們還造了許多無理的污蔑的謠言，說尼克拉索夫已經背棄了他過去的信念。可是正像往常一樣，詩人並沒有提出抗辯，也沒有發表駁斥的文字，因爲這類文字是很難通過審查的。既失掉朋友又失掉雜誌的尼克拉索夫，只能在私人的書信中講出自己的悲痛和憤怒。尼克拉索夫寫道：『當『現代人』一旦出版時，公衆自然就能明瞭事情的真象了』。

事實上，在『現代人』雜誌停刊八個月之後，尼克拉索夫沒有契爾尼謝夫斯基的幫助又重新出版這個雜誌，繼續着這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的路綫。在『現代人』復刊之後，尼克拉索夫再度和審查制度決鬥。在這個長期的鬥爭當中，詩人全以社會的動向和堅持文學中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方向的熱烈願望爲指針。在雜誌中工作的條件，是愈來愈困難了。反動是愈來愈強了。對於雜誌的迫害，也愈來愈可怕了。在一八六五年，『現代人』雜誌接二連三地接受到兩次警告：第一次是在十一月十日

，第二次是在十二月四日。第二次警告，是由尼克拉索夫所寫的『鐵路』（«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一詩引起來的。

尼克拉索夫的情況最艱苦時，是在一八六六年的春天。一八六六年的四月四日，大學生喀拉科索夫（Каракозов）暗殺沙皇亞力山大二世未遂。政府就對俄國社會中的進步人士，採取了各種鎮壓的處置。一八六六年六月一日，奉皇上的命令，『現代人』雜誌永遠被查封了，查封的理由，是這個雜誌『久遠以來就帶着有害的傾向』。

尼克拉索夫感覺到生活在一種壓迫的狀況之下。一八六六年五月十九日詩人向他的弟弟表白道：『我因為雜誌受了種種磨難，現在真想能到鄉下去好好地靜養一下』。但是尼克拉索夫是一個具有着戰鬥氣質的社會運動家，他沒有雜誌是活不下去的。一八六七年春天，他忙着奔走領取『週報』（«Неделя»）的出版登記證，後來又成了『祖國記事』雜誌（«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的編輯。正像二十年前一樣，他完全改造了勃萊特遼夫（Плетнев）的刊物『現代人』雜誌，他現在又賦給克拉耶夫斯基（Краевский）的『祖國記事』雜誌一個新的方向^⑤。尼克拉索夫又把『現代人』雜誌的舊有的領導幹部——葉里塞耶夫（Елисеев）和莎爾蒂科夫·謝德林（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都吸收到『祖國紀事』雜誌中來。

尼克拉索夫作為一個雜誌編輯者的才能，這是衆所公認的。他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最初的作品中，就萬無一失地認出了他們的驚人的才能，他是屠格涅夫的作品的一個最深澈的批評家，他善於按着過去被列為『第二流詩人』的屠特契夫^⑥的本質來與以應有的評價。

尼克拉索夫在沙皇審查制度的條件之下匯集文學力量的組織工作和領導進步刊物的工作，是有着重大的社會意義的。他十多年來都保持着民主思想的喉舌。尼克拉索夫在和沙皇審查制度鬥爭中的那種堅定的態度，也引起很多深知道他的人的驚嘆。

尼克拉索夫最後兩年的生活，因為不治之症而長臥病榻。在他逝世

⑤ 勃萊特遼夫（П. Плетнев, 1792—1865）。『現代人』雜誌最初由普希金於一八三六年創刊，普希金死後，即由勃萊特遼夫接辦。『祖國紀事』雜誌創刊於一八三九年。

⑥ 屠特契夫（Ф. Тютчев, 1803—1873）。

之前所寫的一首詩『我不久就要成爲腐朽的勝利品』（«Скоро стану добычею тления»）當中，他這樣悲痛地寫道：

『我不求什麼人憐憫
也沒有人會憐憫我，——』

爲了回答這首詩，這位垂死的詩人，從各方面得到了充滿熱愛與同情的敬禮。其中最值得注目的，就是彼得堡的大學生們獻呈給他的致敬。他們這樣寫道：『我們憐愛在我們心中燃起對於人民的狂烈的愛，和鼓起我們對於人民的壓迫者的憎恨的那個人』。

一八七八年正月八日，尼克拉索夫逝世了。參加尼克拉索夫葬禮的，有各種革命組織，用普列哈諾夫的話講，『差不多是整個俄國革命的參謀部』；有南俄的革命黨，有『土地與自由』社的人，有工廠與工場的工人小組的組員。他們大家都緊圍着『社會主義者獻呈』的花圈的周圍。

現在我們蘇聯的讀者，是怎樣理解尼克拉索夫的創作呢？蘇聯讀者在認識尼克拉索夫的詩歌時，他們不僅感到那種崇高的美的享受；當把我們今天的日子和尼克拉索夫所描寫的黑暗的時代相比較時，他們能更清楚地更明顯地見到我們今天的成功，更加堅強地來愛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祖國。

在尼克拉索夫的創作裏，包容着一個永不能征服的俄羅斯人民的形象。而他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能穿越過農奴制度的俄羅斯的黑暗的現實，預見到俄羅斯人民的光明的未來，並且用激動的詩句來歌頌他們。甚至就是在農奴制度的時代^①，對於人民事業的勝利，他也從沒有懷疑過。

我們珍視尼克拉索夫，並不只因爲他現實地描繪了過去。而詩人那種不斷前進的願望，在我們看來是無限親近的。尼克拉索夫用了一種異常的明澈性，向自己祖國偉大的未來投出了敏銳的視線。

他深信着自己人民的創造的力量，自由的勝利，正義事業的勝利，他預見到，『另一種時代，另一種情景』即將出現。在那些遙遠的日子

^① 尼克拉索夫生在農奴制時代，這個制度是一八六一年才廢除的。

裏，當「無盡的呻吟聲」響在「那條偉大的俄羅斯的河流上時」，詩人就已經大膽地描繪出即將來臨的光明的日子的圖景。

詩人所悲嘆的事，就是俄羅斯人民的創造力量被壓迫着，被打擊着，農奴制度毀滅了國家；但他並不懷疑這樣一件事：就是農民的「利斧正在擺置着」，要一直等到人民起來的時候。在寫作天才的詩歌「羅斯」(«Русь»)時^⑥，革命的世界觀鼓舞了這位詩人。多少世紀以來，這首詩已成為歌頌俄羅斯人民竭取不盡的力量之最驚人的作品。蘇聯人民偉大的領袖，在特徵地指出俄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個不同的時期時，時常引用尼克拉索夫的這幾首詩。列寧在一九一八年的三月曾經寫道，「應該儘一切的力量，使得俄羅斯再不是貧窮的、無力的、應該使它變成一個真正的強壯而富有的國家……。我們在自然的富源中，在人力的儲藏中，在偉大的革命給與人民創造的美麗的規模中，有着各種資料，可以能真正地創造出一個強大的富庶的羅斯」(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二卷第三七六頁)。史大林在「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當中，常講到舊的俄羅斯和它的落後性時，也會回想起尼克拉索夫的「羅斯」一詩中的詩句。

蘇聯在二十九年當中，已經成爲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尼克拉索夫熱望成爲一位人民羣衆的詩人，和創造出快樂的詩歌，因此在詩人的語言中，就聽見到多少辛酸與悲哀，而詩人也不得不「唱着陰沉的歌」。但是在這些歌聲裏，活着詩人想歌唱人民的幸福與喜悅的願望。這就正是他的創作的一個特點。尼克拉索夫這位年青的民主的俄羅斯的歌者，「當每天都有許多幻想被殺害時」，他是不能同這種停滯落後的生活妥協的，他是深信着人民事業的勝利的。

這也正是尼克拉索夫對於我們的時代是這樣親近，對於蘇聯的人民是這樣親愛的原因。

(北 泉譯)

⑥ 「羅斯」係俄羅斯之古名。



尼 克 拉 索 夫 像

尼克拉索夫
(Н. А. Некрасов)

在伏爾加河上 (節譯)

(НА ВОЛГЕ)

這首詩係作於一八六〇年，副題爲「瓦萊伊尼科夫的童年時代」
(Детство Валежникова)。全詩共分四大節，約三百行，現在
此地只節譯了一百多行。

我，正像很多的人，生長在大河旁，
在那人烟稀少而偏僻的地方，
那兒只有山鷓在啼叫，
和蘆葦在低沈地絮語着；
成羣的白鳥，一排一排地，
像陵墓前的塑像，
壯嚴地站在沙灘上；
那兒可以隱約地看見遠方的羣山，
而一望無垠的青色的森林
遮沒了天的一角，
那就是太陽走盡了白晝的旅程，
退隱下去和休息的地方。

哦，伏爾加！好多年之後，
我又重新來向你致敬。
但我已不是舊日的我，

而你却還像往日一樣地明亮、雄壯。
四周依然是一片遼遠、廣闊，
依然可以看見沙洲之間的
那個小島上的教堂。
當聽到它的鐘聲的時候，
我甚至在自己的心靈中，
還能感覺到舊日的戰慄。
一切都依舊，依舊……，只是早沒有了
那消逝過去的歲月，還有那波殺害了的力量……。

哦，伏爾加！……你是我的搖籃！
還有誰能像我這樣地愛你？
當朝霞初升，
全世界還正在酣睡的時光，
赤紅的光芒差不多才滑過
深藍色的波浪，
我就一個人孤獨地奔到親愛的河上。
我去幫助漁夫們，
和他們同乘着獨木舟飄蕩。
拿着槍在小島上漫步着。
一會兒像頭嬉戲着的小野獸，
從高坡跳向沙地，
一會兒又沿着河岸奔跑，
投擲着亂石。
或者就引吭高歌，歌唱
我那早年的勇敢……
那時候我心裏這樣想：
從此以後，我永不離開
這多沙的河岸旁。
哦，伏爾加！我什麼地方都不去——
假如不是因為在你的河面上，

傳來了這陣淒痛的音響！

這是很久很久以前啦，
當我第一次聽見了這陣音響，
我的耳朵像聾了，又被嚇得驚慌。
我很想知道，這是什麼聲音——
我就長久地沿着河岸奔跑。
織夫們都筋疲力竭了，
他們從帆船上取來鍋灶，
坐下來，把篝火吹紅，
大家互相圍着一起，
不匆不忙地閒話着家常。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到尼幾尼？」[⊖]

有一個人說道：「假如能在伊里亞節前[⊙]趕到，
那就算好……」——「也許會吧」。

另一個面帶病容的人這樣回答道：

「唉，真是不幸！

當肩頭上的傷痕才好，
又要像大熊似地背着緯綫——

假如天亮前就死掉——

那也許倒更好……」

他靜默不語了，就在地面上躺倒。

我不懂這些話的意思，

但是那個講出這些話的人，

他那陰鬱的、靜默的和帶着病態的面容，

從那個時候起就永沒離開我！

他現在正在我的眼前：

⊖ 伏爾加河旁的一個大的商業城市。

⊙ 伊里亞節約在八月初。

週身穿着襤褸不堪的衣裳，
那困憊的面容，
還有，深含着表情的責難，
是那安詳而無望的眼光。……

帽子掉了，臉色蒼白無光，
半死不活地走回家，只在深晚的時光。
我問了家裏面的人，
要他們回答我所見到的景象，
因為他們講給我聽的事情，
就在睡夢裏，我還是不斷地囁語着。
我驚嚇了我的奶娘：
『待在家裏吧，我的親愛的，待在家裏吧
今天不要出去散步！』
但我還是奔到了伏爾加河上。

天曉時，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再也不認識那條大河：
我的腳困難地踏着沙灘：
它是那樣的深沈；
島上鮮麗的青草，
再也不能誘惑我到那兒去闖蕩；
岸邊白鳥的熟悉的叫聲，
顯得不祥、刺耳和粗獷，
就是那平靜的波浪
也充滿了另一種音響！

哦，自從那一天清晨
我站在這樣親愛的大河的岸邊上，
我悲痛地，悲痛地哭泣着，
並且我第一次稱它

是條奴役和哀愁的大河！……

陰沈的憂鬱的緯夫！
我在童年時怎樣見到過你，
今天你還是這樣：
你還是唱着同樣的歌聲，
你還是背着同樣的緯繩，
在你疲憊了的面容上
永遠還是那樣地忍從恭順……

.....
.....

(北 泉譯)

尼克拉索夫
(Н. А. Некрасов)

詩 十 章

(ДЕСЯТЬ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尼克拉索夫一生的詩作很多，除去前面發表的『在伏爾加河上』一長詩外，現在再譯十首短詩於此。自『給播種者』以下各詩，都是尼克拉索夫晚年的作品（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七年）。這時候詩人長期困臥病榻，時時祈求着死神早日來臨，但就在這些悲慘的日子裏，他的詩歌還是充滿對於新的日子的信心，鼓勵大家向着新的希望邁進。

昨天六點鐘的時光

(ВЧЕРАШНИЙ ДЕНЬ, ЧАСУ В ШЕСТОМ)

昨天六點鐘的時光，
我走過乾草市場[⊖]；
那兒正鞭打着一個女人，
是個年青的農婦。
她心口裏沒有一聲叫喊，
只有皮鞭子在飛舞着，發出嘯響……
我就向繆斯[⊕]說道：「瞧！
這是你的親姊妹！」

——一八四八年——

⊖ 乾草市場（Сенная），舊彼得堡地名。

⊕ 繆斯（Muse），希臘神話中，共有九個女神專司文藝美術，繆斯是其中專司詩歌的女神。

我的詩

(СТИХИ МОИ)

我的詩啊！你是流滿了眼淚的
世界的活的見證人！
你誕生在心靈遭着災難的
宿命的時辰，
你打着人們的心，
正像巨浪撞擊着峭岩。

——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沒有收割過的田地

(НЕСЖАТАЯ ПОЛОСА)

是晚秋的時分。白嘴鴉都飛走了，
樹林光裸着，田野也荒蕪着，

只剩下一片沒有收割過的田地……
在勾引起人的哀愁。

就好像穀穗在互相耳語着：
「我們多寂寞呀，儘聽這秋天的雪風在悲鳴，

我們多寂寞呀，儘把我們的身子低垂到地面，
讓豐滿的穀粒浴在塵土裏！

每天夜裏。每一隻飛過的貪食的鳥兒，
都把我們作踐得零落不堪，

兔子踐踏着我們，暴風雨打擊着我們……
我們的農夫在那兒？還有什麼好等待呢？

或者是我們比別的種子長得壞？
或者是我們的花穗開得不勻稱？

不！我們並不比別人壞——
我們的種子早已長滿和成熟。

他也不會爲了把我們交給秋風吹打，
才來耕種和播種？」

風給牠們帶來了一個悲哀的問答：
你們的農夫沒有氣力啦。

他知道，爲了什麼才耕種，播種，
但他開始工作時就已經力不從心。

窮人真命苦——既沒得吃，又沒得喝，
蛆虫正蠶食着他病了的心。

他攣過這片田畦的兩隻手，
枯乾得像木柴，無力地下垂像皮鞭。

他的眼睛暗淡無光了，還有當他用手推着犁，
帶着沈思的心情走過田地，

那時候他常常唱着悲哀的歌，
但就是這個歌喉也已經消失。

——一八五四年——

給播種者

(СЯТЕЛЯМ)

知識的播種者，向人民的田地播種吧！

難道你找到的是一片不結五穀的田地，

難道你的種子不好？

是你的心脆弱嗎？是你的力量不夠嗎？

勞動所得到的報酬，只是幾株細弱的嫩芽，

好的種子太少啦！

你們在那兒，熟練的和精神健壯的人們？

你們在那兒，籃子裏裝滿了五穀的人們？

小心地，一粒一粒地播着種子的人們，

把你們的勞作更向前推進吧！

播下理智的、善良的、永恆的種子吧，

播下去吧！俄羅斯的人民

會向你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八七六年——

給靜娜[⊙]

(ЗИНЕ)

你還有權利生活下去，

但我却迅速地走向日落的時光。

我就要死啦——我的光輝已經暗淡，

但用不着驚駭——也不用爲它悲傷！

孩子，你知道嗎：光輝不會長久而明亮地

在我的名字上燃燒：

⊙ 靜娜是詩人的妻子的名字。

鬥爭妨礙我成爲一個詩人，
詩歌妨礙我成爲一個戰士。

誰要是爲世紀的偉大目標服務，
就應該把他全部的生命
獻給爲了人的兄弟的鬥爭，
只有這樣的人，才能萬世永生……

——一八七六年——

再 給 靜 娜

(З И Н Е)

已經是兩百天，
兩百夜啦，
我的痛苦在拖延着；
無論是黑夜，白天，
在你的心裏面
都有着我的呻吟的反響，
已經是兩百天，
兩百夜啦！
黑暗的冬日，
明亮的冬夜……
靜娜：閉上你困憊了的眼睛！
靜娜！安睡一會兒吧！

——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四日——

給 繆 斯

(М У З Е)

哦，繆斯！我們的歌已經唱完，

來吧，人民的姊妹——也是我的姊妹，
閉上詩人的眼睛，
讓他在永恆的幻夢中長眠吧！

——一八七六年——

倦極了，倦極了

(УСТАЛ Я, УСТАЛ Я)

倦極了，倦極了……應該是我長眠的時候啦！
哦，羅斯！^①我知道：你是不幸的；
但你還照明了我走過的路徑，
讓我向更美好的地方前進一步。

——一八七六年——

夢

(С О Н)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站在峭岩上，
想投身到大海裏，
突然間，光明與安詳的天使
向我唱了一隻奇美的歌：
「等待着春天吧！我來得很早，
我要告訴你：重新做一個人！
我要從你的頭頂上驅散開霧的籠罩，
從你的沈重的眼臉上消除掉深夢；
我要把歌喉還給繆斯，
你會重見到幸福的詩辰，
在自己還沒有收割的田地裏
收集種下去的五穀」。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① 羅斯(Русь)是俄羅斯的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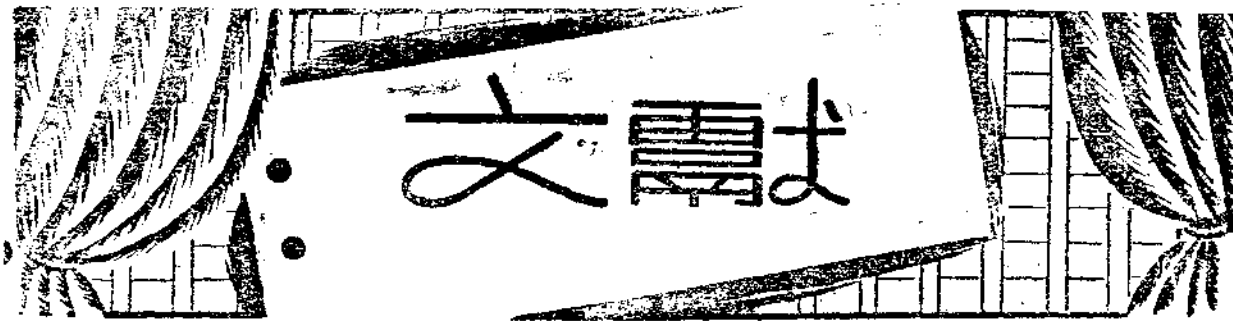
哦，繆斯！

(O, MY3A!)

哦，繆斯！我正站在坟墓的大門邊！
即使我有很多的過錯吧，
即使人們的惡意，把我的過錯
加重了一百倍——
但你不要悲傷！我們的命運是值得羨嫉的，
人們嘲笑不了我們：
但你永不能讓他們
割斷我和真誠的心靈的
活的血的聯繫！
只有一個非俄羅斯的人——才會冷漠無情地
看着你這個蒼白的，週身流血的，
和被皮鞭打得遍體鱗傷的繆斯……

——一八七七年——

(北 泉譯)



蘇聯作家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會議席上的演詞摘要

(ИЗ ВЫСТУПЛЕНИЙ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ПРЕЗИДИУМА ПРАВЛЕНИЯ
ССП СССР)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因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發表有關『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之法令(見上期本刊)，特於九月初召集主席團會議，各團員均發表演說，這裏按發言次序摘譯一點，分兩期登完。

鐵霍諾夫

(Н. ТИХОНОВ)

縝密研究『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與『星』(«Звезда»)兩雜誌的工作證明了它們的領導人物，首先是編輯薩揚諾夫(В. Саянов)和李哈廖夫(Б. Лихарев)，忘記了雜誌不可能與政治無關，忘記了它們乃是教育蘇維埃人特別是青年的強有力工具，因此應當受蘇維埃國家

的政策的領導。在法令中公正地指出，作家協會的理事會和作為它的主席的我並沒有採取任何措置去改進『星』和『列寧格勒』的工作，不僅不同淑希慶柯（Зоценко），阿赫馬托娃（Ахматова）以及和他們一流的蘇維埃作家的有害影響作鬥爭，而且縱容那些與蘇維埃文學無關涉的傾向和作風侵入雜誌。

現在一直震撼到每一個蘇維埃作家靈魂深處的這些無比的錯誤怎麼會發生的呢？我以為，其原因就在於作家協會理事會在它的日常工作中忘記了最主要的東西——蘇維埃文學的發展道路。在文學生活的個別任務和特殊問題的解決法以外，我們忘記了那成為世界先進文學的蘇維埃文學的巨大歷史意義。我們應當承認，我們所犯的錯誤證明了對人民、對我們蘇維埃國家、對偉大史大林的責任感的遲鈍。

對戰時出現的許多作品的深入分析，雜誌和出版局的工作等等都沒有受到作家協會理事會和主席團的應有注意，這裏也就是我的作為一個組織者和領導者的最大缺點和過失。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的法令不僅僅應當被我們瞭解作為對個別雜誌與編輯部的錯誤的指示。這一法令的意義實要廣大得多。意義就在於蘇維埃文學——前進的和強有力的——應當茁壯，應當不斷的顯示凱旋人民的新而又新的生活現象，他們的精神完善化過程。祇有這樣的瞭解蘇維埃文學的作用才幫助我們看見它發展中的主要點，幫助我們避免政治錯誤和準確地建立我們的工作。站在這一主義上的和意識上的頂峯，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見我們的文學生活中的一切現象。

（鐵雲諾夫批評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最近兩年來的工作。照他的意見，主要的不幸乃是主席團和它的團員對應負的事業缺乏責任感。主席團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集中在次要問題上。）

我們的會議，不管我們討論什麼問題，都似乎是以事不關己的態度進行的。比方，當會議討論到『文學報』，批評它的時候就彷彿這不是我們的報紙，而是別人的報紙，它的缺點並不是我們的過失似的。

在中央委員會的法令中說到『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對資產階級西方表現的崇拜精神。這種諂媚崇拜的精神在我們的文學生活中找到某種表現。大家都知道，一個劇作家拿了一本外國的小說，把它改編成一個描寫我國生活的現代劇本，在這樁事情裏頭就顯露出一個蘇維埃人

的完全無知和對自己的文學的不負責任的態度。有一個作家並不將外國作品改寫，但是你們感覺得到在他的著作裏有模倣西方惡劣範本的傾向。這在劇作方面特別顯著。我們不能放任這一點，不管這一資本主義世界的意識壓力是以什麼形式出現。不久以前在美國出現了一篇文章叫「原子能時代美國文學的未來世界霸權」。「未來世界霸權！」他們是這樣說的。烏克蘭的某些作家所創造的「錯誤權」的理論解除了我們對不相下意識的武裝。

薩密德·符爾貢（Самед Вургун）可以講給我們聽，在亞塞爾拜然有一個作家在宣傳：應當祇用黑的彩色描寫，文學探照燈的光芒應當指向黑暗的人物，指向惡徒，因此主要應當是描寫他們。這位作家是這樣描畫反角的，他顯示他們的成就，他們的力量，誇大他們在生活中的意義。

在歷史樣式方面，初初一看，一切都很好：有許多長篇小說和劇本。但是問題就在這裏，在仔細的研究之後，我們就覺得這些作品並不怎樣美麗了。那常常在「武士小說」中出現的唯美主義覆上了歷史事實的面紗。

我們的文學是十六個共和國的作家所建立的。在每個共和國裏進行着我們常常不知道的文學過程。這造成了許多的錯誤。蘇聯作家協會的民族委員會對自己的任務並不完全負責，它這一部門的工作的其他形式應該找尋出來。自從「列寧格勒」，「星」，「旗幟」（«Знамя»），「十月」（«Октябрь»）各雜誌的編輯委員會組成了之後，我們就不會注視它們的活動。雜誌——這是崇高的講壇，得把嚴格地在意識上藝術上精選過的人員放到這一講壇上去。

祇因為雜誌並不處在主席團的注意中心，所以雜誌上就出現了所有這些嚴重的意識崩潰。為什麼在「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上出現了滲雜着纏綿慰藉的精神的詩，為什麼時而在這個雜誌，時而在那個雜誌上出現了阿赫馬托娃的詩篇，為什麼在「十月」上刊載着關於一個有形式主義的惡癖的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的長詩？這首長詩的不準確，其所取的觀點並不是我個人的趣味，而是對文學任務的瞭解，對蘇維埃人的英雄主義的那種有意義題材的處理。為什麼潘菲奧洛夫（Панфилов）沒有感到這一作品的缺點而發表了

它？

（此後鐵霍諾夫同志談到那作家協會理事會也注意得不够的「蘇聯作家」〔«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出版局的工作，批評了詩人組。）詩人組工作得很積極，但是它工作的重心不應當在這裏。它應當使我們知道今日我們詩歌的意識形態，它應當建立關於各大詩人創作的討論會，分析青年作家的作品，幫助他們成長，不僅是解剖他們的書，而是嚴格決定他們發展的傾向。

戲劇組的工作也不好。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戲劇與劇作的法令準確他指出我們在這方面的缺點。我們對於戲劇工作做得很不好，很浮面，我們不會分析過它的質。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的法令應當在劇作家心中鼓勵起深深的責任感。

我們應當在電影方面承認我們的失敗，因為脚本也是作家的事情。「燦爛生活」（«Большая Жизнь»）的失敗不應該由尼林（П. Ниллин）一個人負責，而應該由我們大家負責，因為這是脚本寫作方面整個路綫的失敗。這裏是指不瞭解文學中蘇維埃時代的題材的意義。脚本作者或是劇作家，在採用同時代題材的時候，不應當「照自己的意思」去想像生活，像尼林那樣的想像前所未有和現在也沒有的頓巴斯復興工作。復興頓巴斯——這是英雄的題材。解放頓巴斯和復興頓巴斯並不是由個別的人，而是由戰鬥中和勞動中的蘇維埃集體偉績完成的。在尼林筆下的人物的想像中，沒有那在我國強盛年代成長的普通蘇維埃人懷有的熱力，知識和文化。

（鐵霍諾夫往下批評到歷史文學組，作家協會主席團出版組和兒童文學組等等的工作。）

黨中央委員會八月十四日的法令乃是我們未來活動的綱領。它直截指出，蘇維埃文學的任務就是幫助國家準備教育青年，教育新生代。如果我們要連根地去除我們所犯的錯誤，如果我們要為蘇維埃文學的崇高原則而鬥爭，如果我們要把我們的雜誌看作大舞台，如果我們能夠把同時代的題材提高到應有的高度，最後，如果我們能夠深刻地意識到蘇維埃文學的世界意義和為它而在蘇維埃人，在全世界面前負起的責任，——那我就毫不懷疑我們會把發展我們的文學的整個事業推向前去。

戈爾巴朵夫

(Б. Горбатов)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不僅被作家們，不僅被我們——蘇聯作家協會的領導幹部討論着，而且也被全國討論着。在決議中構成了我們的罪狀，作家協會理事會和它的領導人鐵霍諾夫同志的罪狀。我們彷彿記得，作家協會——這是我們的老家，這是我們的文學團體，而對於主席團的團員說來——這是他們要對之負責的團體。但不能說，在這一老家之外，在列寧格勒，在淑希曼柯或是阿赫馬托娃家裏所發生的一切同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

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意識錯誤是不可分地與作家協會整個工作的質素聯繫着的。

如果潘菲奧洛夫，我們主席團的同志，我們的友人，帶着他的文章「瓦罐碎片」(«Черепки и черепашки»)來同我們說：「請你們提供一點意見，把它發表呢還是不發表」，我們也許會對他說：「別發表」。我們也許可以救出他，使他倖免發表這篇錯誤的文章以後所受到的讀者和作家的譴責。如果符歇伏洛德·伊凡諾夫(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把他的長篇小說「在佔領柏林的時候」(«При взятии Берлина»)給我們看，我們一定把我們的主張貫徹到底，我們一定會對他說：「別發表」。他也可以修改他的小說了。慫恿作家發表低劣的作品是有害的服務。人民，蘇維埃各界，黨的中央委員會，初次批評了我們這批作家們。但是我不記得我們過去曾經受到這樣的批評，說我們討論得少或是沒有展開什麼運動。我們過去和現在受到的批評，是因為有不好的書籍，因為我們刊印了劣等的作品而時常沒有發見好的作品，像潘諾娃(Панова)的優秀的小說「旅伴」(«Спутники»)所遭到的情形一樣。就是說，很清楚地，譯，手稿，作家的創作勞動應當是最主要的。當然，我們不能在作家協會裏教作家寫作。但是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意識上幫助他理解生活，潘菲奧洛夫的文章在出版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可是我們在主席團裏討論過它沒有？潘奇(Панч)提出了錯誤的「

理論」——「作家錯誤權」。烏克蘭的作家討論了這一「理論」，它也在「真理報」上受到檢討，祇是我們在主席團裏却沒有說到它。

請你們回憶一下淑希慶柯的故事吧。爲了他的小說「日出之前」(«Перед восходом солнца»)我們曾經這樣的批評過他，彷彿我們對他很抱歉。我們都以爲我們是好好地，友誼地對待淑希慶柯的，可是我們却做壞了，因爲我們助長了他的更大的錯誤。協會裏首先必需建立一個作家生活的意識的，創作的中心。直到現在還沒有這樣的中心是作爲協會領導者的鐵霍諾夫的錯，當然，錯的還不止他一個人。主席團所有的團員對這件事情都應當負一部份責任。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可以這樣說：「我不在莫斯科」，「我是在德國」，「我是在日本」，但是當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們幫助過協會的領導工作嗎？讓我們承認這一點，就是作爲主席團團員的我們並沒有履行自己的責任，雖然沒有人會把這些責任加到我們身上。我不記得有人推辭做主席團團員。大家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光榮的稱號，但是沒有一個肯爲大家的工作而負起實際的責任。應當承認，我們沒有爲協會工作的真正惶恐和戰戰兢兢。我再多說一點：在中央委員會最近一次的法令沒有公佈以前，我們不會爲我們的同伴的壞書而起一種惶恐心情。「又不是我寫壞書，又不是我受批評，」我們中間有幾個這樣想。可是事實上却是這樣，替壞書負責的是所有的作家，首先是主席團的每一個團員。我們生活在一個集體裏，在一個組織裏，我們參加在一個巨大的文學過程裏，我們要對文學中所發生的一切負責。

在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八月十四日的法令裏直截地告訴我們：我們在做着一樁浩大的國家事業，我們負着以共產主義教育我們的青年的責任。我確信這一非常重要的事業是不可能單獨解決的。單獨的時候是什麼都辦不成的。我們的需要協會，就像我們需要血液一樣。

在中央委員會的法令公佈之後，我考慮了很久，我該怎麼辦，作爲一個作家和共產黨員，我應該不應該中止寫作而坐在主席團裏工作。後來我決定，這是不準確的，因爲我是一個作家，我應當寫書。但是寫書而不在主席團裏工作也是不對的，因爲我不僅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蘇維埃人，一個共產黨員。就是說，應當把這兩者結合起來，這非常難，但是我們的國家裏現在誰在走輕快的路？誰要求過休息的權利？復興

受破壞的區域的工人們要求過休息嗎？爲什麼僅僅是我們要過輕快的生活。

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比任何一個關係到我們的文學創作的決議都更劇烈地震撼了我。我懂得，我和我的同伴們現在必需在自己的作家協會裏工作，必需把它變成真正的文學創作團體，把活的生命注進它，使我們不再聽到那些八月十四日公正地爲我們而說的痛心的字句。

納伊里◆柴里揚

(Наири Зарьян)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是不僅針對着列寧格勒的組織，它也針對我們整個文學界。

在亞美尼亞的文學中對於同時代的事物闡揚得很不好。我們並沒有用現代的構思法來製作有意義的作品。這怎樣發生的呢？照我的看法，這是由於我們很多的文學家是同生活、同人民脫節的。很難找到一個高高興興地，長久地就在集體農場或是工廠裏的作家。現在我們的作家都裏心想描寫蘇維埃人。但是由於他們不知道實際的生活，他們總是憑空虛構。

在詩歌方面我們創造了許多優秀的作品，但是即使在這方面也可以見到對同時代題材的規避。奴顏的，非批判性的摸倣某些亞美尼亞古典作家，妨害了詩人的成長。我們的批評界裏正起着很大的混亂。批評界的理論落後——乃是亞美尼亞文學界最大的缺點。

在衛國戰爭時期，我們的各民族的過去歷史獲得了特殊的意義，祖先的光榮感應並幫助我們鬥爭。但是這也具有它相反的一面。

柳里斯基

(М. Рыльский)

在我們的烏克蘭，文學批評的工作表現得非常弱。在這一點上我們

分擔着蘇聯其他各民族的文學的命運。我們的批評在理論方面最弱。此外，如果不僅說到職業的批評家，而且也說到我們的作家對某些作品的檢討，那麼批評界就從來不會站在應有的原則上的水平過。我們那裏基本上有兩類批評，——一種是「斥罵的」批評，通常是「斥罵」一些不大重要的，不大有才幹的作家，另一種是過度捧場的批評。對於某些作家，存在着一種祕密的「禁忌」，對於他們似乎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講反方面的話。我們屢次提出了關於不看情面的，真正的，就事論事的，布爾雪維克的批評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祇是被提出來，原則上被熱烈地支持着，可是一實踐起來，一切就都照舊了。

正當國家進行復興工作，正當讀者等待着描寫衛國戰爭、描寫新建設時期的新作品時，在某些烏克蘭文學家那裏却出現了一種古怪的創作「困憊」。由於這一古怪的「困憊」，在烏克蘭作家組織的領導人身上也產生了政治警覺性的遲鈍。我們開始透過手指縫觀察那些任是怎樣也不能透過指縫觀察的東西。就是由於這一警覺性的遲鈍——結果出現了許多錯誤的理論文章，出現了許多在藝術和政治方面都錯誤的作品。

這裏已經提起過彼得·潘奇的聲名狼藉的錯誤權的理論。顯然這一要求隨身也拖來了有權犯意識上的錯誤的要求，那就是說有權退出我們的蘇維埃的布爾雪維克立場的要求。應當指出，潘奇現在已經非常堅決地拋掉這一「理論」，而稱之為荒唐的，無意義的了，但是不管怎樣，這幾個字眼總是他說過的。

這裏也說起某些作家在搜索題材中努力退入歷史的深處。某些年青的詩人祇寫鮑格唐·赫梅爾尼茨基（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кий）[⊖]的烏克蘭，而不是寫蕭爾斯（Щорс）[⊖]和我們時代的烏克蘭。我還要指出，我們的詩人和小說家過份熱中於有着矮矮的農舍、小小的窗子、稻草的屋頂的聚族而居的鄉村的理想化。他們認為，這就是著名的烏克蘭文化，但是我們的集體農民却在夢想着美好的，舒適的屋子，並且在已經復興的和現在重新建設起來的烏克蘭集體農場裏建造着這種屋子。

我們在我們的文學中發見了民族主義的個別的發揚，尤其出人意料的，竟是在蘇聯各民族의 友誼已經這樣鞏固的衛國戰爭時期。還在蘇聯

⊖ 舊俄時代烏克蘭民族英雄。

⊖ 蘇聯內戰時代的烏克蘭英雄，死於一九一九年八月。

作家協會前一屆大會中，鐵霍諾夫就講到過斯米良斯基(Смилянський)的小說「索非雅」(«Софія»)，在這本書裏烏克蘭民族是很明顯的和俄羅斯民族對立着，並且對俄羅斯文化表示敵視。作家孔德齊奇(А. Кундзич)的作品「烏克蘭農舍」(«Українська хата»)也就滲透着這種民族主義。

對於某些到過外國的烏克蘭作家很特徵的就是他們對四方的過度喜悅，他們在美麗的戈斯式教堂後面看不見那應當被發覺和暴露的蘇聯敵人的鑽來鑽去的身形。

現在我們應當充滿對人民的責任感，他們是有權要求我們寫作配得上他們的作品。

米哈爾柯夫

(С. Михалков)

在我們的文學面前，現在橫着一些比戰時更爲重要的任務。整個前進的人類都注視着我們的藝術，所以我們，蘇維埃作家，應當被一個目標所推動，這個目標就是確立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的意識形態，用我們的意識去對抗那好戰的含有敵意的意識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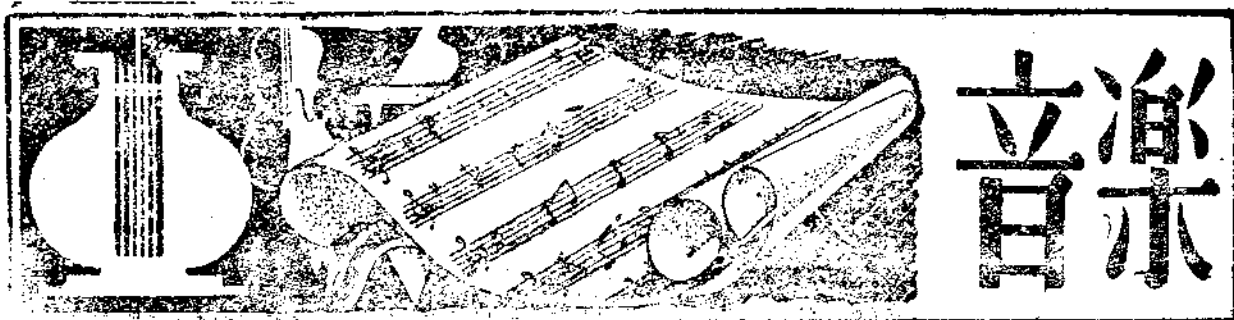
戰爭結束了，某一些作家和毗連的幾個藝術部門的工作人員似乎有點自滿起來。出現在許多作品裏的唯美主義，「爲自己的藝術」，室內的小經歷等都被那客觀地寫你所要寫的一切的要求遮蓋了。這樣就出現了不是爲人民，而是「爲自己」的書，出現了不是爲了準確闡明目前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不是爲了龔製那黨、政府與史大林同志所按放在人民面前的偉大任務的作品。從這裏就出現了對資產階級文化的諂媚，出現了人民所不接受的小說，童話，劇本。從這裏也發生了一種要宣佈阿赫馬托娃爲前進的蘇維埃詩人的企圖。我並不否認阿赫馬托娃的職業上的技巧，但是她在革命前也從來不是她同時代人圈子裏的出色現象。這怎麼可能發生，在我們的時代，在列寧格勒，一個被沙龍女郎所包圍過，她竟突然獲得了反常的，不應有的名氣？

所有這些現象——不僅是鐵霍諾夫一個人，而且也是整個作家協會

理事會的錯誤。我們的文學應當是有傾向性的（在這幾個字的最好意義上）。進步的俄羅斯作家總是有傾向性的，我們應當學習赤爾納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馬雅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和高爾基等人的作品所標示的那種傾向性。但這並不是說，內容的意識很準確，但藝術氣味很弱的作品馬上就可以獲得生存的權利。我們有足夠的好作家，有才藝的文學家，他們能夠滿足黨和人民的要求。作家所握有的武器現在應該比戰時更要尖銳。

（在結束的時候米哈爾柯夫談到批評問題，他着重指出必需發表有原則的，專門性的文章，特別是說到我們文學中否定的或是有害的現象。）

（水 夫譯）



西尼亞維爾

Л. Синявер

俄羅斯音樂史綱〔六〕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И

八 白里亞葉夫小組

七十年代初，開始了「強力集」的化分，然後是瓦解。這裏我們無法探究這一次瓦解的合理的原因，無法探究其藝術性與社會性的原因。無論如何，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逐漸逐漸成爲吸引青年的中心。他的學生安那托里·李亞道夫（Анатолий Лядов, 1855—1914），亞歷山大·葛拉祖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лазунов, 1865—1936），勃留明菲爾德（Блюменфельд），伊波里托夫-伊凡諾夫（Ипполитов-Иванов）以及其他的人等等構成了那以有名的音樂保護者米特洛芳·白里亞葉夫（Митрофан Беляев, 1886—1908）而得名的「白里亞葉夫」小組的核心。

米特洛芳·白里亞葉夫

米特洛芳·白里亞葉夫是一個富翁，以經營木材爲業，業餘的提琴家。他熱烈地關心俄羅斯民族藝術的命運，因此對俄羅斯音樂家——作曲家——給予了很大的援助。而且這不是偶然的慈善性救濟，而是在數十年中經常幫助培育出色的俄羅斯天才的方策。在好客的白里亞葉夫的

賽家裏，每逢星期五舉行一次音樂會，演奏西方和俄羅斯音樂的傑作，有時也演奏青年作家的新作品。在白里亞葉夫「星期五」的集會中，使葛拉祖諾夫，李亞道夫和其他作曲家的作品開闢了道路。舉行交響音樂會和室樂演奏會，設立葛林卡獎金和開設音樂曲譜出版社，——這都是白里亞葉夫發揚俄羅斯音樂中一切民族才華的活動的結果。

白里亞葉夫小組的參加者保留下了從葛林卡、恰伊柯夫斯基和主要是「強力集」方面承繼下來的傳統。這表現在愛好俄羅斯民歌的興趣和形象的管弦樂色彩非常強烈的音樂的傾向之中。關於後者，如果將恰伊柯夫斯基和葛拉祖諾夫的芭蕾舞劇曲以及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和李亞道夫之交響畫相比較，是非常有意思的。然而，應該說，到世紀末的時候，「白里亞葉夫派」音樂的性質在原則上逐漸發生變化。情感的深動性和動人的抒情氣息顯著地減低了。音樂變得更安靜，更直覺和更細膩。因此白里亞葉夫集團作曲家們的創作似乎是「強力集」的寫實主義和那以亞歷山大·斯克里亞賓（Александр Скрябин）為代表的最新的所謂「現代派」（«modernism»）之間的過渡的鏈鎖。「白里亞葉夫派」的最傑出的人物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朋友、戰友和學生——李亞道夫和葛拉祖諾夫。

安那托里·李亞道夫

安那托里·李亞道夫的祖上是世代為音樂家的。童年時代包圍在藝術的氣氛中（父親是有名的指揮家），很早就認識了音樂文化，養成了完美無缺的趣味和作曲的技術，和巴拉基列夫、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及很密切的一羣友人來往，最後，在同一個音樂院裏教了十三年左右的書，——這就是李亞道夫的一生，就是在音樂中看見生存的意義和目的的理想主義者的一生。

李亞道夫是一個卓越的鋼琴家，有天才的指揮家，傑出的作曲家和教育家，他向自己提出了無限地崇高和嚴格的要求。他寫的作品數量不多，但是每一部作品在藝術上都很完整，都像珠寶工那樣的精緻。李亞道夫是可以稱之為「小品」大師而無愧色。這一個定名對於他的鋼琴曲作品——從「蘆笛集」（«Бирюлька», 1876）起至晚年的動人的作品（「四斷片」（«Четыре отрывка» 1910））為止——是再合式

也沒有了。在葛林卡和恰伊柯夫斯基之後，李亞道夫在俄羅斯鋼琴曲風格中作了新的貢獻。他的小品——有的是色彩強烈和非常形象的音畫，有的是典雅而富於詩意的前奏曲（Prelude），華爾滋舞曲，馬祖爾卡舞曲（mazurka）。這裏有許多地方令人想到像是和波蘭大作曲家蕭邦有關係的。如果達茲葉夫當得起『俄羅斯巴哈』的話，那末李亞道夫是可以稱之為『俄羅斯蕭邦』的。然而他並不局限於馬祖爾卡舞曲，練習曲等等的傳統形式。他有一種難以磨滅的民族性，因此使他成為俄羅斯大藝術家。鋼琴詠曲『懷古』（«Про старину»）充滿着證實斯拉夫音樂家的性格的旋律。聲樂作品和管弦樂作品中也有這種特點。

李亞道夫在提煉俄羅斯民歌方面表現出了高超的趣味。這裏顯露出了他對於音樂和歌詞之間所存在的關係有着精細的了解。和聲化的性質是完全很獨特的：簡單而同時又強調出了俄羅斯複音樂的富於表情的特性。李亞道夫寫給管弦樂隊演奏的計有『俄羅斯民歌八曲』（«8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песен», 1906），生動如畫的神話曲『巫婆』（«Баба-Яга», 1905），『魔湖』（«Волшебное озеро», 1909），『妖婦』（«Кикимора», 1913）和『哀歌』（«Скорбная песня», 1914，逝世那一年）。關於他的『魔湖』，李亞道夫寫道：『我多麼愛這湖。它生動如畫，它多麼淨潔，而且星光燦爛，多麼深邃神祕！』聽衆對於作者的這種率直的評價也有同感：他們是可以將李亞道夫的音樂去比擬巴列赫村（Село Палех）[⊖]上那些使俄羅斯藝術揚名到自已村鎮之外去的民歌藝術大家的……

亞歷山大·葛拉祖諾夫

李亞道夫的同時代人亞歷山大·葛拉祖諾夫是俄羅斯交響音樂大家。葛拉祖諾夫生長在一個豐衣足食的家庭中。從小他就得能發展他自己的音樂天才。教授他母親葉蓮娜·葛拉祖諾娃（Елена Глазунова）音樂的巴拉基列夫很注意這一個孩子的非凡的記憶力和聽覺。

十歲時，亞歷山大開始嘗試寫作樂曲，十八歲時，彼得堡職業學校學生的他，完成了第一部交響曲。這一部交響曲，於一八八二年春天在免費學校音樂會上由巴拉基列夫指揮演出。關於這一件事，李姆斯基-

⊖ 該村以製造精美的手工工藝品出名，地點不詳。

柯爾薩珂夫曾在他的自傳中回憶道：「那對於我們全體彼得堡俄羅斯青年學派的人，真是一個節日，這一部在靈感上還很年青但在技術和形式上已經成熟的交響曲有了極大的成功。斯達索夫大聲呼喊。當觀眾們面前應召出現了那穿着中學生制服的作者的時候，聽眾們爲之驚倒了…」

不久，這位青年作曲家又在室樂方面有了表現。他的第一部四重奏曲的演出，又同樣的引起了活躍的反應和擊賞。正就在這一年，白里亞葉夫家裏開始經常舉行集會，葛拉祖諾夫就成爲白里亞葉夫「星期五」集會的有會必到的客人。他在這裏接觸到了古典作家的作品，在這裏聽到和表演了自己的作品以及李斯德，華格納，悲多芬，恰伊柯夫斯基，葛林卡和「強力集」派的樂曲；他批判地吸收藝術中的一切巨大現象，建立自己的風格，雖然並不怎麼獨創，但是却將俄羅斯學派的傳統推到了古典的完美性。

從一九〇五年起，葛拉祖諾夫担任彼得堡音樂院院長兼教授，現在在世的俄羅斯音樂家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忘記和葛拉祖諾夫來往時總要產生的那種誠摯和溫暖的氣氛。

他的音樂作品，大多是在一九一〇年以前完成的，他一共寫了八部交響曲，六部四重奏曲，二部鋼琴曲，一部提琴曲，交響狂想曲「森林」（«Лес»）和「海洋」（«Море»），交響詩「斯敬卡·拉靜」（«Стенька Разин»），組曲「中世紀時代」（«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巴蕾舞劇曲「雷蒙達」（«Раймонда»），「四季曲」（«Времена года»）以及其他許多室樂與管弦樂作品。

如果從這許多作品中提出例如音詩「斯敬卡·拉靜」之類的任何作品，「強力集派」的風格立刻鮮明地透露出來了。這表現於那些描寫下列各場景的圖畫的濃郁的色彩和民族性之中：拉靜及其英勇的部下的英姿，伏爾加河的浩蕩，被斯敬卡扔在河水深底以堅定他部下的決心的迷人的波斯公主的情影。音樂材料取自俄羅斯民歌「伏爾加船夫曲」（«Эй, ухнем»）和伊朗的主題（這也會被葛林卡取作歌劇「羅斯朗與奧德米拉」中的波斯合唱曲）。這是「強力集」創作的精神：在俄羅斯基礎之上關心東方的題材和西方各民族的音樂。還有葛拉祖諾夫的下列作品中也有這種情形：東方舞曲，第一管弦樂組曲«Reverie orientale»（「東方夢幻曲」）中的「克拉柯夫舞」（Кроковьяк）和列茲金卡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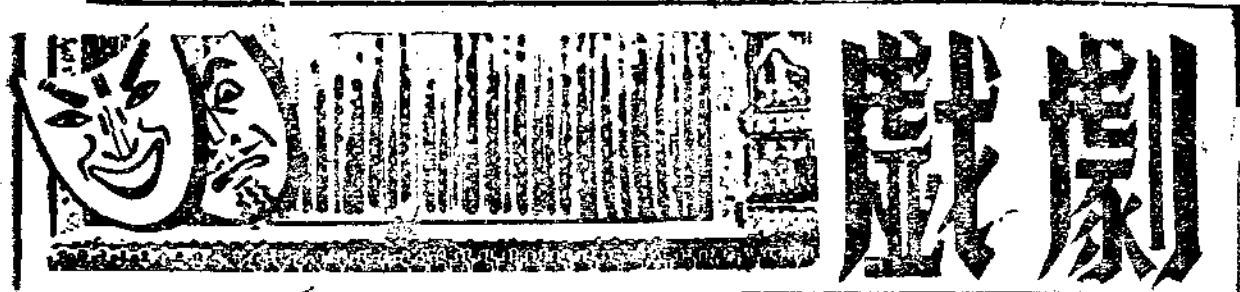
曲（Лезгинка），喬治亞歌，匈牙利舞曲，西班牙！夜曲，希臘題材的序曲等等。

由於葛拉祖諾夫的風格的成熟，音樂素材的選擇也起變化了：起初是民歌，有時候是真正的，後來是色彩羅曼蒂克的性質比較一般的題材。但是從他的音樂語言的構造上說起來，葛拉祖諾夫首先是俄羅斯作曲家。

在結束時，應該說幾句關於葛拉祖諾夫的交響樂風格。這裏必須要
和西方及俄羅斯的巨匠相比較。在悲多芬和恰伊柯夫斯基，交響樂的基
調乃是未來的悲劇的種子，是鬥爭和悲劇性的衝突的原素。但是這在葛
拉祖諾夫是沒有的。他精巧地將主題加以對比和變形，結合成一個整體
，充滿着健全而明朗的生命感的緊緊地凝結起來的整體——沒有悲劇性
的懷疑，沒有內心的衝突。精神的安靜和平衡，樂觀主義和對於人的信
心，——這就是那為新一代的蘇維埃音樂家完成這些健康和力的基礎的
葛拉祖諾夫的音樂。

（本節完，全文未完。）

（高 明譯）



史遷普京娜 - 庫璧爾尼克
(Т. Щелкина-Куперник)

莫斯科文

(И. М. МОСКВИН)

俄羅斯劇場蒙受了無可補償的損失：莫斯科文逝世了。莫斯科文……一個多麼俄羅斯氣質的名字啊……似乎，像莫斯科文這樣的俄羅斯演員，也不會有別的名字。

莫斯科文，首先是俄羅斯人：

既然愛——就不要有理智，

既然威脅——就不要開玩笑，

既然要罵——那就痛快，

既然要打——那就死勁！

俄羅斯人：是柔和的，是善心的，但是憤怒的時候却時熱烈的；好像有些懶惰，但是必要的時候，——就代替三個人做工！聽吉伯賽人的歌唱，一直聽到天亮，聽得靈魂都溶解在淚水裏了，一早晨把頭浸進冷水之後，第一個走去排戲，把角色學得爛熟。俄羅斯人！可以做一個試驗：把莫斯科文，就照他原來的樣子，不加任何粉飾地，意識上送到俄國歷史的任何時代去：送到約翰·葛羅士納 (Иоанн Грозный) 時代的莫斯科去，送到諾夫戈羅德 (Новгород) 去——和米寧 (Минин)

待在一起，送到彼得大帝（Петр I）時代的「聖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去，——沒有一個地方他的形像會從圖像裏跌下來，會破壞圖像，而不是和圖像混合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不是任何人受得了這樣的試驗。

當從前的小劇院還存在的那些日子，莫斯科文這顆明星就升起在莫斯科戲劇地平綫上了，這小劇院遺留着許多它傳奇時代的事物。在莫斯科藝術劇院興起之前，這對於莫斯科是唯一的戲院。那時候的莫斯科人，正如同回人所說：「除了上帝沒有上帝，穆罕默德就是他的先知。」——而也說：「除了小劇院沒有劇院，葉爾木洛娃（Ермолова），林斯基（Ленский），薩陀夫斯基兄弟（Садовские）等就是它的先知。」要迫使莫斯科人接受什麼新的東西，並且相信它，是很困難的任務：但是莫斯科藝術劇院却做成了這件事情，其中有一個立刻爭取到觀眾愛戴的演員便是莫斯科文。

莫斯科文的生涯正和許多大演員（即使拿著名的達維陀夫來做例子）所開始的生涯一樣開始的：他是被「看漏」的。是一個窮苦勞動人家的老實的孩子，照他自己的說法，從小就「中戲劇的毒」，決定獻身給舞台。那時，當然，他覺得沒有什麼再比小劇院更高的東西，於是他便去應小劇院附設學校的招生考試，希望能進去。他沒有被發現有「任何才能」……所以並沒有取他。莫斯科文決定不屈服。他得以進入當時由聶米洛維赤·唐慶果所領導的音樂院附設戲劇學校。這是一位優秀的教授，是對於天賦有敏感的人：但是他這一次也被敏感所欺騙了：他沒有看出莫斯科文有才能，經過第一個半年之後，請他離開學校，去做些什麼別的事情。但是他看到這位少年發白的臉，軟化了，准許他待到年底再說。

這之後，過了四年——二十三歲的莫斯科文在藝術劇院開幕時演托爾斯泰（А. Толстой）一劇「沙皇佛陀爾·約翰諾維赤」（«Царь Федор Иоаннович»）的主角，正如一般所說，便「一舉成名」了。

這戲我記得很清楚，並且我還記得莫斯科文所給予的印象。那時關於這個曾經作為劇院之誕生的戲，有過很多爭論和談論，但是大家——朋友和敵人——都同意一點：很難想像出有更好的佛陀爾。

快樂年少的「葛尼亞·莫斯科文」在實生活中並無一般稱爲「詩意外表」的那種特徵，既沒有脫塵拔俗之氣，也沒有溫文儒雅之感，但是却突然演出了正是作者所描寫的佛陀爾的明朗如鏡的形象，一個溫靜的人，有着他動人的志願，要把事情處理得「大家都很好」，有着他對於伊林娜（Ирина）幾乎稚氣的輕信的愛，有着他的溫和，有時透過溫和，像遙遠的閃電似的，閃過那存在於他身上的他兇暴父親的血的爆發，——比方說，他吩咐懲罰那他所騎着的前腿站立起來的馬，或是他對貴族所說的名言：

「我是不是算皇帝？」

最後是悲劇的結尾：

「天呀，天呀！你爲什麼叫我做皇帝呢！」

當他好似失去力量便屈服於連堅強的波里斯·戈都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都受不了的那頂「莫諾馬赫的帽子」[⊖]的重壓之下了。

史達尼斯拉夫斯基（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在他的「我的藝術生活」（«Моя жизнь в искусстве»）裏說：「今天表演莫斯科文演佛陀爾的角色。我由於他的演技，感動，快樂和希望而哭了，因爲在我們中間也有能够成長成爲大演員的才能充沛的人。」

史達尼斯拉夫斯基並沒有被欺騙，莫斯科文果然成爲大演員了。

莫斯科文的卓越成就之一是這之後不久他所演的高爾基（Горький）「底層」«На дне»一劇中流浪老人魯加（Лука）的角色。這一個戲我記得很清楚，在這一個戲裏，我簡直不知道，那一個演員演得最好：不過驚奇的是這一位那時還很年輕的莫斯科文居然會這樣化身爲經驗宏多的自有其一番聰明的老人。他的絕望的希望，他的無樂的快樂，深深地透入靈魂，設想得很特致的形象找到了很特致的演出者。

誰能忘記——誰要是看見過他——在柴霍夫「櫻桃園」（«Вишневый сад»）一劇中演葉比霍陀夫（Епиходов）角色的莫斯科文！

柴霍夫是用別種筆調寫他的葉比霍陀夫的，但是在排戲的時候看到莫斯科文所做的葉比霍陀夫，便給他改寫了一個角色，——他是這樣喜歡莫斯科文所構想的形象。他並不憐惜這一點，因爲悲喜劇的「二十二

⊖ 莫諾馬赫爲俄國最初之王朝，莫諾馬赫的帽子意指王冠。

種不幸」被莫斯科文很完美地化身出來了。

任何大演員總是把一些個人的特點放到自己的角色裏，同時便提供出不同之點來。例如，觀眾總是懷着愛心認出大演員葉爾莫娃（Ермолова）的聲音，眼睛；但是只要把它比較一下，比方說，「奧良姑娘」（«Орлеанская дева»）裏的約翰·達克（Иоанн Д'Арк），演「狼與羊」（«Волки и овцы»）裏的庫巴維娜（Купавина），就可以瞭解，這位女演員給自己的角色放進了何等的不同之點，她自然而然，幾乎完全沒有化裝。這裏又可以想起史達尼斯拉夫斯基，他曾經問過：「在上場之前，你是不是洗濯過自己的靈魂？」並且再三重複這句話，問演員道：「他是不是化裝過自己的靈魂？」我想起這句話，是因為莫斯科文的兩個角色——非常有對照性的，可以認為是莫斯科文最佳的成就之一。我來說說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的「活屍」（«Живой труп»）一劇裏的菲佳·普羅達索夫（Федя Протасов）和陀斯托益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史吉邦尼契柯夫村」（«Село Степаничиков»）中的福瑪·奧比斯京（Фома Опискин）。也許，批評家是對的，他們發現，莫斯科文很少「貴族氣」，因為照出身說，菲佳是屬於貴族的。但是在這場合，托爾斯泰所發生興趣的，與其說是貴族，不如說是人。放蕩的菲佳，豁達的俄羅斯天性，並且也附帶着俄羅斯天性的一切弱點和過失，能夠爲了別人的幸福作最大的犧牲——莫斯科文非常地成功了。他能夠表現出普羅達索夫隱藏在他淡漠糊塗的生活中的那種崇高。他聽吉伯賽人唱歌，他和冷淡而又善心的卡列寧（Каренин）說話以及其他幾場戲，使人牢記不忘。但是可以推想，這角色莫斯科文所以這樣成功，那是因爲這角色和他自己豁達的俄羅斯天性有着什麼同性質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之下，關於福瑪·奧比斯京，這位俄國的達爾久夫（Тартюв）[⊖]，他有着多刺像別針似的「灰色的眼睛」，他有着自滿自足的自私性，他有着偽君子的面目，——虛偽和卑鄙，他正就是靠了這些把周圍一切的人像傀儡似的握在手裏並隨意指使他們，——該怎樣說呢？只要把這兩個角色並排地放在一起，就立刻可以確定莫斯科文天才的領域了。

莫斯科文有一種（甚至於很有才能的演員也不是常有的）特性：僅

⊖ 莫里哀的喜劇「偽君子」的主人公。

具有一種驚人的演員的魅惑——那種不能確定的魅惑，假使有的話——就會在每一個微笑中，每一個玩笑中，每一個聲調中自覺地感覺出那種魅惑來……演員在舞台上一出現，說第一句話就把現象拉去傾向他，就使他做成朋友。

這種魅惑就是在他實生活中也是有的……

和愛，快樂的莫斯科文我記得很清楚！我年輕時候就認識他。有一大段生活是和他有關係的……我的青年時代，他的青年時代，藝術劇院的青年時代……

我記得他的故事，他的歌唱，他的玩笑——時常是稚氣得天真的，無邪的玩笑，沒有一點玩笑中時常所隱藏的惡意。

有時和同學們——亞力山大洛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葛里布寧（Грибунин）……走到警察跟前——迫使他裝做「傀儡」。是這樣做的：給他一隻手裏拿瓶，一隻手裏拿杯子；再給他口袋裏放下一個二十戈貝的銀角子之後，他就必須默默地注滿酒杯，遞給他們。派頭十足的秩序維持者並不放棄這種輕易的賺錢方法（這自然是在夜裏，當街上交通幾乎停了的時候才進行這玩笑），於是滿街——積雪的，所以是沈默的老莫斯科的街道——都發出了年輕，洋溢的笑聲。

有時集合在好朋友那——莫斯科一家大報的編輯部，這位編輯發了夜裏的一版稿子之後，正要走回家去，突然遇到這一羣快樂的人，時常在辦公室裏的沙發上，在客人的談話聲中睡着：於是他們便開始向他唱送葬歌，發表靈前演說——是這的激動，甚至於死者都醒來和他們一同哈哈大笑了。

這一切都不妨礙莫斯科文熱烈地，嚴肅地工作，很快地非但在莫斯科藝術劇院，並且在整個戲劇界列入最前茅了。他每一個新的角色都給他帶來新的榮譽。我在這裏只是走筆速寫地關涉到他最初的角色，以表明他年輕才能之花的開放是榮盛的。這些角色現在已經不是很多人記得了，所以我想把它們回憶一下。我不能列舉他所創造的所有形象，但是像這樣的對照，例如「卡拉馬淑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裏的船長莫恰爾卡（Мочалка）丑角的動人，奧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熱心」（«Горячее сердце»）裏的赫柳諾夫（Хлынов）丑角的可怕——是多麼多樣化，在他的藝術的調色板上有着多麼濃厚的



莫 斯 克 文 像



飾沙皇佛陀爾的莫斯科文

顏色啊！照創作的豐富實質來說簡直可以把他和蘇里柯夫(Суриков)⊖和列賓(Репин)⊖相比。

歲月磨滅了他年輕愉快的狂熱的激動：但是他仍舊和從前一樣謙虛，一點也沒有「自高自大」，仍舊是懷着愛心和關心注意別人的天才。他的善良和樸素也是沒有改變。遇見伊凡·米海洛維赤·莫斯克文，最高蘇維埃議員，得史大林獎金者，蘇聯人民藝人，我還是這樣容易，這樣隨便說話，正像曾經和「萬尼亞·莫斯克文」說話一樣，他的親暱的語句，他的幽默的回憶把我帶到那遼遠的時代——帶到那在那裏渡過我們青年時代的莫斯科幽靜胡同的舒適的寓所裏去。

但是他身上也出現了一些什麼新的東西。

這位俄羅斯人和俄羅斯演員變成俄羅斯的社會活動家了。在蘇維埃政權時代，全國對於莫斯克文的公認具體地代現在：他成為蘇聯藝人，授給他兩顆列寧勳章，一顆勞動紅旗勳章，最後，並評判給他史大林獎金。

但是這還不夠。

莫斯克文對於新世界的建設逐漸發生興趣了：他被選舉為批准史大林憲法的第八屆蘇維埃非常大會的代表，被選入草擬憲法全文的委員會，最後，在一九三九年，他被選舉為莫斯科市傳龍士區出席最高蘇維埃的議員。

做這一切他是靠了他的兩個特質：對於事情的誠實和熱的態度，並不惰遜的熱烈的愛國精神。這一切他非但在舞台上找到了適用，並且在偉大的生活舞台上也找到了適用。

全部晚年時間，已經被重病削禿了他，還是不倦不怠地工作。創造新的角色，做過演員組合的主席，聶米洛維赤·唐慶果死後，又做劇院的院長，就是他的母院，他把他的一生獻給了它並永久沒有離開過它的劇院。

他的工作也濺到劇院的牆外：他教授過舞台藝術，抽出時間去領導青年業餘劇團，對於工人中的青年特別親切，因為記起，十五歲的萬尼亞·莫斯克文在他——晝夜工作十四小時——那時童工一天工作的限額是這樣的那個鑄造廠裏的工具棧房的麻袋上睡着，曾經多麼熱情地幻想⊖，⊖俄羅斯大畫家。

過戲劇。是的，從童年半飢餓地走到人民藝人，走到自己祖國最高蘇維埃的議員是一條卓越的道路……一條寬大的，崇高地跑過的道路。

他走了……莫斯科，俄羅斯沒有一個人在得悉莫斯克文逝世的消息時不感到尖銳的悲痛。

一個俄羅斯人，俄羅斯藝人，俄羅斯公民（這個字可以充分地特徵出莫斯克文來）去了。俄羅斯舞台，莫斯科，愛他的人——曾經藉他所發出來的溫暖溫暖過的人為數是很大的，——在莫斯克文走了之後是貧寒得多了。

（林 陵譯）

克尼碧爾—柴霍娃[⊖]
(O. Книппер—Чехова)

同輩，朋友，同伴

(СВЕРСТНИК, ДРУГ, ПАРТНЕР)

伊凡·米海洛維奇·莫斯科文(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сквин)死了。用言語不能傳達出來這個喪失是多麼巨大……

對於我，像對於莫斯科文的許多和他一同通過藝術劇院的整個路程的接近的友人一樣，莫斯科文永遠是又繁複又單純的生活的化身。

莫斯科文——熱情地，懷着青年的坦白的靈魂接受生活，愛上了生活，崇拜愉快的談諧，一語破的，尖銳的字，沒有人像他那樣善於獻身給生活的喜悅——是不能被遺忘的。我知道的莫斯科文是這樣的，他也永遠這樣留在我的記憶中。

我記得莫斯科音樂協會的藝術學校裏的伊凡·米海洛維奇。他是第三級，我是第一級。我們的教師弗拉吉米·伊凡諾維奇·聶米洛維奇——唐欽果把畢業演出的易卜生的『娜拉』中的朗克胡生的艱難的，非常悲劇性的腳色委託給莫斯科文。我還是一個經驗淺薄的女學生，就派了我娜拉的孩子的保姆的腳色。即使是一個小腳色，不過這是第一次真正的腳色，開口說話的。和這次重要的公開演出相連的激動和喜悅永遠令人記得。不過最強烈和最尖銳的記憶——是莫斯科文演的朗克的腳色。年青的，樂天的，彷彿是為喜劇而創造的莫斯科文和——朗克醫生，被死神的黑翼悲劇地掩蓋着，他親口講到死神的堅決的逼近——在這個對比之下有着使局外人，我們的演劇的觀眾和使我們——伊凡·米海洛維奇的同輩和同學意料不到的地方。但是這個形象是多麼完整地完全地，

⊖ 作者為文學家柴霍夫的夫人，克尼碧爾是她的藝名。

多麼真正地悲劇化被體現出來，朗克的內心的戲劇是以怎樣的令人信服的忠實被傳達出來了。

內心的，深刻的，人性的真情在這個形象中發出光輝，那種真情是永遠存在於莫斯科文的所有種種的腳色中的。

從這裏有一條直接的道路通到佛陀爾沙皇的腳色，這腳色成爲伊凡·米海洛維奇本人生活中的一個階段，和俄羅斯劇場歷史上傑出的現象。

一個清白而高貴的良心的智慧，對於它祇能幻想的對俄羅斯生活的深刻的理解，——這就是在佛陀爾的腳色中以那樣的虛懷若谷的偉大表現出來的東西。我們難以稱它，或者甚至是不可能稱它是一個腳色。這是一樣更爲越大的東西——這是真正的生活的偉業。像我這樣一個在直接的逼近中從一次一次的演出裏注視着莫斯科文的不可重複的舞臺創造的人正要這樣，並且也祇能這樣說到莫斯科文的佛陀爾。和莫斯科文的這個腳色的結合（我在許許多多的演出中裝演葉蓮娜皇后）本身是崇高的創造的喜悅的來源。

莫斯科文的內心的智慧和樂天——是和他個人的風貌不可分離的特點，在它們裏面反映出俄羅斯人民的民族的特質，伊凡·米海洛維奇是俄羅斯人民的忠實的兒子。他在生活中與舞臺上和俄羅斯生活，俄羅斯都是不可分割的。

我回憶起藝術劇院在一九〇六年初次赴國外的演出。在旅行演出的劇目上登着「在底層」，莫斯科文在裏面扮演盧加。外國人們（至少是我們曾經和他們發生衝突的人們中間的許多人）知道這個劇本而不知道莫斯科文，他們以爲在演出中會見一個漂亮，崇高，神聖，白髮蒼蒼的老先知，「生活的教師」。忽然舞臺上走出了貌不驚人，毫無裝飾，平平常常，非常世俗，一點也不「聖潔」的俄國小老頭子——一個農夫，有着一雙粗糙的，死板板的農夫的手。

真的，這個小老頭子完全不像第一眼看上去覺得的那麼簡單，——他裏面有隱而不露的狡猾（他名字叫盧加[⊖]不是白叫的）農夫的老奸巨滑，也有他對真直的土地的幻想和故事來深深地控制人的本領……不過這一切和許多外國觀眾和批評家的想像描繪出來的，那個杜造出來的壯

⊖ 盧加（Лука）——俄文的意思是狡猾。

嚴的，劇院裝置的人物是多麼遙遠，多麼相反。這個人物和從實生活中取出來的莫斯科文的盧加老頭兒的形象比較起來似乎是多麼猥褻和人造的。

在藝術劇院初次在國外旅行演出的時期中，從批評家的陣營傳出的各種不同的讚辭不是徒然的，而特別響亮而堅定的是因為莫斯科文所創造的盧加的形象和沙皇佛陀爾的形象而產生的狂喜的言語。

在這些角色之中，莫斯科文的獨特的風格以特別的力量表現出來，竟使伊凡·米海洛維奇的舞台的創辦彷彿成為他個人傳記的一部分。

莫斯科文就是在生活中也沒有表現過「好為人師」的姿態。他將自己的智慧和一個大人物與大藝術家的經驗寬大地，心地坦白地，極端簡單地傳給別人，就像他做所有的事情一樣。

我——他的許多演出的同伴——受他的恩惠很多，青年演員受他的恩惠也很多。莫斯科文常常用幾個字用對某一個細節，一個性格的小特徵作短短的指示就會打開形象的心的最深處，打開它的深遠的真情。

由於他的深遠的洞察，對於人的內心生活的不倦的關切和注意，莫斯科文可以用同等的力量在舞台上體現那樣各色不同而且常常簡直是相反的形象，就像悲劇的沙皇佛陀爾，滑稽的葉比霍陀夫，為真理的探求所控制的佛陀爾·普羅達索夫貪慾的財奴泊洛考菲·泊舒欽，在自己墮落的深淵裏仍舊保持高貴的身分的斯涅吉里夫上尉——莫恰爾卡和恐怖的偽善者福馬·奧比斯京。

關於這一切的形象還要有論文和書籍——關於俄羅斯偉大藝人的書籍——來寫到它。這一定會如此，因為伊凡·米海洛維奇·莫斯科文的創造——是他的偉大的靈魂（一個豪放、激動、孜孜不倦、像生活本身一般的熱情地渴望着生活中一切光明的，熱烈地憎恨生活中一切黑暗的靈魂）的反映。

（葛 達譯）

莫斯科文與莫斯科各劇院 青年演員的談話

(ИЗ БЕСЕДЫ И. М. МОСКВИНА С МОЛОДЫМИ
АКТЕРАМИ ТЕАТРОВ МОСКВЫ)

一九三六年莫斯科文和一羣青年演員作過三次談話（十一月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九日）。談話是以問答形式進行的。

問：存在着一種意見，假使演員在演戲劇角色的時候，哭出真的眼淚，這雖然是真誠，但是這些眼淚時常引不起觀眾的反應。這是怎麼一回事？

伊凡·米海洛維赤（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這大部分是真誠的。這裏，自然，也有很大的噓頭。曾經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演員佛陀托娃（Федотова），她在任何時候都能够哭，但是這種眼淚並不能感動我，但是同時這種眼淚却能使許多人起深刻的印象。

問：也許這是繫於演員的氣質吧？

伊凡·米海洛維赤：也有人是很愛自己的。他開始憐惜自己，開始哭起來。這是非常之好的，但是並不總能中的。假使觀眾明白，他處在絕望的地位，——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知道有這樣的演員，只要可以哭的地方他就哭了。所以觀眾要狐疑，因為他們不瞭解這種眼淚。這種演員的眼淚簡直就像是注射針裏注射出來的一樣。假使演員在很強烈的地方哭，那末這種眼淚就完全兩樣地從眼睛裏流出來了。

在「沙皇佛陀爾」（«Царь Федор»）中我有這樣的地方，我向

一個鬪勇撲去，我說：「你同意爲我服務，要我把他們都交給你。」在這以前，我說話是說得很有力的，我有着很強烈的氣質。我試圖以下也用這樣的氣質來演。但是我找到更好的方法。當戈都諾夫（Годунов）對我說這種話的時候，我簡直失去人性了，就像失去了莫斯克文一樣。後來我開始覺得，我自己處在很沉重的地位。我對他說：「是的，我自己把這由我自己來負責。」於是我立刻就覺得輕鬆了。

人家對我說，所達到的程度要強烈得多。

把這幾句話隨便由自己說出來的時候會覺得，這幾句話像石頭似的壓下來。有時候，你演一個角色，一直到完結你都不感覺出這角色，有時你感覺出來，那末人家就要說，你入化於形象了，你找到這形象的一切感觸了。

問：這新地方是感覺出來的呢還是想出來的？

伊凡·米海洛維赤：不，我考慮了一下，也許，這樣做是好的。於是我便決定由自己來發出。在外表上我還是那樣子，並且覺得，在這地方我甚至於休息了一下，我容易表演，這使我更加歡喜，我在這裏得到莫大的滿足，因爲這地方有很多我的，自己的東西。這時候我簡直就是莫斯克文。假使一個人在生活中發生了些什麼事情，那末他就會尋思，他要明白，這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假使我在自己的內心人性地覺得，發生了些什麼事情，那末我的感情就會開始使我衝動。我向自己提出問題，靠了這問題在我內心便出現詳情細節的深淵，這些詳情細節使我溫暖。這可以在排戲的時候試一下子，當形象開始掘發出來的時候。

假使我把周圍的一切比較尖銳地看一下，那末這裏要開始改變角色了。比方說，我就要演得比較集中，在內心，比較冷靜。這很會改變形象。我有時間可以停下來，考慮，那時角色便開始依藉內心的火來照亮。

我有五年不演佛陀爾沙皇了，現在我把這角色改造了一下，把這角色做得比較直覺些，比較安靜些。我就這樣演這角色了，我覺得，這對於我頗多幫助。驅使我再照老樣子演，那就不合我的體格，我可能把這角色毀了。

同演的人也可以在戲裏各別地演戲，這可以新鮮你的角色，假使你真正地和他們配合起來。一個演員時常說：「我今天演得很順。」假使你對同伴注意，那末他會給你很多幫助。我在舞台上時常感覺到這一點

。當然，假使我有什麼不合於角色的話，那末我就什麼也不取自同伴；假使我覺得，這是適於角色的成長，那末，當然，我就聽從了。假使一個演員是敏銳的話，他立刻就會發覺同伴的情緒。

在舞台上需要很大的注意。有生命的感情對於角色是頗多幫助的。這對於我個人是很多幫助的。我一走上舞台，角色還是剛剛開始建立，生活與真實的感覺還沒有。但是我就拿出一塊手絹，拿這塊手絹做些什麼（伊凡·米海洛維赤摺疊手絹），我就覺得，我開始和觀眾分離開來了，這對於我是頗為幫助的。

演員在台上應該是永久聚精會神的。我時常在考試的時候觀，那個演員是聚精匯神地跑來的，那個是漠然空虛地跑來的。在內心聚精會匯神的演員和主考者談起話來也容易些。有時你可以看見一個應考者的驚慌的眼睛。這就是說，他內心什麼也沒有，在他與主考者之間沒有什麼牆壁。我時常看見了一個演員拿着些什麼，就覺得他被什麼充滿着。當他走進觀場的時候，他並不衝動，並不像內心空虛的人那樣走進來。內心空虛的演員在舞台上會損失他自己的百分之五十，因為他不會有自制力。

問：爲什麼，比方說，有這樣的事情，在三次排戲的時候，似乎，你把角色控制住了，以後你却覺得不滿意？

伊凡·米海洛維赤：我以爲，排三次戲就跑到舞台上去只有懷着習慣的演員自覺性才能够，並且要用你所熟悉的刻板法去演。假使劇本是真實的，而你却是敏銳的，活的人，不僅是演員，那末你就會不禁覺得，你的濫用的刻板法對於活的生活是適當的，——刻板法會侮辱這種生活，而你却自己受其害。這還是幸運。還有，演員在台上這樣胡說八道，他連自己都聽不出。要是你覺得，你演得不好的話，還是幸運的。那就是，你還沒有完全沒有救。

沒有習慣，很難使自己精神集中。老演員是有習慣的，他想出各種各樣的東西，年輕的演員當然要困難些，應該從亞當開始。無論那一個蘇聯演員都不應該忘記這一點。爲了使自己精神集中，應該永久不要忘記在我們國家，什麼叫做戲劇，戲劇在新生活的建設中，起着多麼大的作用，我們的新觀眾對於文化表現多麼不平凡的渴望。蘇聯觀眾對於戲劇所費的錢爲數不小。他是在崇高的情緒中激動着，他把自己的平日留

在劇院的牆外。我注意到，觀眾怎樣在衣帽間脫衣服，他們怎樣把自己的憂心留在那裏。觀眾走到劇院裏去，就像去過節一樣。他等候着。我們有什麼權利不聚精匯神呢？這是我們的義務。因為我們並不是被強迫走到舞台上去，準備獻出自己為藝術服務。我們是把自己的一身獻給這事情，我們以此為驕矜。爲了自己對自己誠實，應該把這一切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爲了我們的創作所以我們立刻就得到獎賞——觀場裏沉靜，掌聲。我可以說，並且我自己不止一次地經驗過這事情（我們不是活的人嗎）；有時很難把自己處身到創作的狀態去和聚精匯神起來，特別是在你演一個角色到幾百次的時候。你不應該忘記，你必須走出去給一千雙眼睛看，一千雙耳朵聽，這些眼睛和耳朵貪欲地看着你和聽着你。觀眾把你的形象帶到戲院外面去。怎麼會知道呢，——你也許在他的一生中已經演第二個角色了。難道這不激動嗎？難道爲了這個不值得集中你全部的意志，去處在戰鬥的創作的情緒中？跑到舞台上，竭力要真實，即使是繁文細節。怎樣開門，看見了誰，怎樣問候，在舞台上是什麼氣氛，怎樣生活？你要裝出，你對於這什麼也不知道，這一切對於你都是新鮮的。這種繁文細節的真實時常幫助你去尋到在舞台上生活的感覺。

剛才我和你們所說的，是一種非常重大的責任。你不應該忘記，現在的觀眾不像從前的觀眾。從前的觀眾跑到戲院裏來是作飯後的休息。他躺在安樂椅上，等候着：「補養我吧！」對於這樣的觀眾是很難敲開門的。但我們的觀眾是全身向前地坐着，他的全部生活，都在那裏，都在舞台上。由於很強烈的感染，有時在觀眾中會發出喧嘩之聲。觀眾中會有人輕咳一下，藉此來向自己的隣座說，台上是演得多麼好。有時候他滿意地再次把鼻子輕輕地哼一下，咳一下，爲了使這並不妨礙觀看。

假使舞台上很寂寞，那末觀眾就要咳嗽，就要嚼蘋果，爲了要覺得，並不是白到戲院裏來的。

問：怎樣保持語言的真實，又使語言有舞台味？

伊凡·米海洛維赤：有人覺得，我說話有生命而又隨便，我却狡猾地在一句句子里加了兩三個頗爲邏輯的重音。在每一句句子里可以有一個邏輯的重音，在你要用充分的聲音和氣質說這一重音的地方。否則一個人在幾個字裏加一個重音，因此却說不出，那一個字是他要特別顯著出來的。

對於咬字要給予很大的注意。

小劇院以咬字咬得非常清楚而出名。應該從年輕時候起就注意字句的正確發音，——使每一個字母都發出音來。那時你就開始過着真正感情的生活了，因為你說每一個字說得很好，很確切。

(林 陵譯)



蘇契柯夫
(Б. Сучков)

反對沒有思想和不真實的影片

(ПРОТИВ БЕЗДЕЙНЫХ И ФАЛЬШИВЫХ
КИНОФИЛЬМОВ)

蘇維埃電影藝術的主要的特點是它的有思想。它對着幾百萬的勞動者，積極地在他們身上起作用，堅固人民意識中的社會主義的偉大的理想。

電影藝術的力量——是在高度的原則性，銳利的現代感和善於正確地描寫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家的生活和蘇維埃社會對共產主義的動態裏面。

蘇維埃電影藝術除了國家的興趣外，不會有其他的興趣，除了教育人民，尤其在青年的心裏培養列寧—史大林的偉大思想的任務之外，不會有其他的任務。

然而最近以來，電影部預備了許多惡劣，失敗和錯誤的影片，這些影片非但不符合向電影藝術所提出的高度的要求，而且對共產主義教育勞動者的工作帶來直接的害處。電影藝術部，部裏的藝術會議，和幾個個別導演的作品裏的使類似的影片出現的最大的缺點，在聯共（布）

中央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發出的關於『燦爛生活』的法令中完全深刻地暴露出來了。

這張影片在政治思想方面是有缺點的，在藝術方面是極端地軟弱無力，它是不尊重蘇維埃觀眾，和不尊重他的精神質問最壞的例子。『燦爛生活』（第二部）影片的製片人——導演路柯夫和脚本作者尼林——將影片的主題獻給了頓巴斯的復興，在他們的影片裏面以至曲而惡劣的形式將蘇維埃人民和他們的生活表現出來。

頓巴斯的復興——是我國戰後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蘇維埃人民的英勇獻身的勞作將『全聯邦的汽罐室』（指頓巴斯）從廢墟和灰燼中高舉為復興的和革新的。頓巴斯的復興——這是機械化的勝利。這樣的任務祇有由熟練的幹部和前進的技術管理着的經濟方面有威力的政府方能勝任。

在復興和重建頓巴斯之中，鮮明地表現出靠着全體人民的支持的蘇維埃政府和黨的組織的地位。

在『燦爛生活』一片中一切都被曲解了。聽眾沒有一分鐘感覺到在被完成中的事件的偉大；他們並沒有獲得關於蘇維埃政府所實施的復興工作的真正的氣魄和意義的正確的描寫，因為製片人們在影片祇描寫了第一步開始復興頓聶茨流域煤礦區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插曲。在觀眾面前——祇有一個幾乎沒有遭到破壞的礦場，而表現出來的它的復興的過程和整個頓巴斯的復興是完全隔離的。影片製片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個人經歷和戰爭場面的原始的描寫上。影片中的若干主人公在觀眾面前鄭重其事地經過，他們從事於個人的表面上複雜的心理體驗，對復興主題發揮貌似重要的見解。影片的內容和它的彷彿在蘇維埃現實上面遠遠地響澈着的名稱無論如何不能一致。

製片人一邊在片中表現復興工作，一面公然將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工作的發展中的兩個不同的時代混在一塊。片中表現的技術水準是極低落的，生產文化是貧乏的。復興工作由粗笨的體力方法，協同組合的方法領導着，根據着陳舊的技術和泥古不變的工作方法，這種情形像在內戰結束以後復興頓巴斯的時期是可能有的，而在有着在史大林五年計劃中所創造的前進的文化和技術的現代頓巴斯的現實中是沒有這種情形的。『因此，』全聯共（布）中央的法令中指出『影片中曲解了以進步的

技術和高度的生產文化為根據的戰後復興我國工業的計劃」。

把事情描寫成彷彿復興頓巴斯是專門用體力勞動的方法進行，謳歌稱頌着粗笨的體力勞動，沒有一個地方顯出機械化的重要，製片人在片中不正確地解釋了蘇維埃國家和黨作為復興頓巴斯的組織者和感應者的地位。在影片中，頓巴斯的復興被描寫得彷彿是勞工發起的復興煤礦不但沒有遇到國家方面的支持，而且一切的工作本質上都是違反國家和黨的基礎，是在國家機構的反作用下而實行的。

對於勞工集團和國家機構之間的關係的類似的描寫是不正確的，不真實的，因為勞工們的任何發起和主動在我國都擁有國家方面的廣泛的支助。

爲了這種關係，影片中的黨的工作人員是被不真實地描寫着。礦場的黨的組織人員——是厚顏，畏懼冒險和責任，嚴酷，淺薄的理論家。難道頓巴斯的共產黨員是這樣的？——他們是主動的，勇敢的人，智慧和經驗豐富的戰士，羣衆的真正的指揮者！

而且影片製片人更將黨的組織人員放在一個故意不合理的情形中。結果是他的參加復興礦田和擁護勞工們的發動使他被開除黨籍。製片人將一種愚笨而有害的思想暗示觀衆，使他們以爲黨彷彿可以把關心復興民族經濟的許多自己的人開除。

綜合工場的場長和黨的組織人員也是半斤八兩——一個遲緩而瑣屑的工作者，而不是國家的事業家。難道我們的生產指揮員是這樣的？——他們是國家的代表，魄力雄厚的人，卓越的組織者！

復興頓巴斯早在戰事進行的時候就開始了，可是製片人忘記了戰爭的情形：所有的男居民都下降到礦裏，礦夫中沒有人被動員入出征軍，彷彿沒有戰爭而且也並未有過似的，可是軍隊復員實施了，所有的軍隊和游擊隊都回返到承平時代的職業。復興頓巴斯的情形的類似的描寫是錯誤的，並且造成一種不正確的印象——彷彿衛國戰爭是以將頓巴斯從德國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來爲結束的。

製片人不會使首尾相呼應，他們沒有當然的理由就將片中所有的主人公——有着落後的見解和情緒的技術上一知半解的工人——推重到領導的職位。因此在「燦爛生活」一片中傳播着落後、沒有教養和沒有教育。製片人們不懂得「在我們的國家裏面受到很高的重視和大阻地推重

的是那些有教養的、現代的、對於自身的事情非常熟悉的人們，而不是那些落伍和沒有教養的人們，他們不懂得當蘇維埃政府創造了自己的知識份子以後，再把落後而沒有教養的人推重到領導地位的現象作為一種積極現象而加以描寫是不合理和可笑的。」（聯共（布）中央法令）。而且製片人將被描寫成少教養、意志消沉，愚鈍的人們的樣式的影片主人公們推重作重要的職務的表現也是不能認為正當的。他們所有的人，包括老的無產階級幹部的柯淑杜艾夫（Козодоев）在內，不管有理由沒有理由都是喝酒。影片裏有幾只作為插曲的充滿酒館的憂鬱的低級趣味的小調，作曲者鮑高史勞夫斯基（Богословский）和歌曲作詞人法梯雅諾夫（Фатьянов），阿加托夫（Агатов）一同得到製片人的同意將這些歌曲大量地塞進這張影片。祇有用製片人們的驚人的盲目纔能解釋他們雖然是生活在黃金似的蘇維埃人民和真正的英雄中間，却非但不會描寫蘇維埃人的真正的特點，反而努力使片中的英雄蒙受污點的情形。

製片人犯着反對全部的——在大大小小的方面——生活的真理的過失。在德國人統制時代在礦裏工作的一個烏賽寧，一個不光榮的無恥的人，顯然是和蘇維埃制度不相干的典型，——非但不被暴露罪狀，甚至還胆敢恐嚇正直的人們。村民將因為保衛礦洞而受傷的蘇維埃兵士留在戰場上不加以援助，礦工的妻子（蘇尼亞）完全無動於衷地經過他們身旁。一批來做復興礦洞的工作的少女被交給官僚派的烏賽尼監督，並且遷在半坍塌的宿舍裏。礦廠領導人中沒有人關切這些女工人，代替了修理宿舍，他們派兩個帶着手風琴和吉他的人去娛樂她們。這裏還可以舉出不少類似的合理的情形。

影片的結構是分裂的，沒有被一個統一的思想，統一的行動固結着。影片是插話似的，祇有飲酒的場面，遊戲式的歌曲和戀愛故事做各個插話中的連絡環。

這張影片是打算迎合庸俗的趣味的。觀眾喜歡吉卜賽風情調的載歌載舞——影片裏有，喜歡看酗酒的場面——這裏也有，戀愛故事使觀眾發生興趣——這裏也有。而且，還有幾段復興的插曲。祇有一樣沒有的——是蘇維埃人民的燦爛生活，沒有成熟的政治思想，沒有那個形成蘇維埃藝術本質的崇高的道德。

聯共（布）中央的法令分析着『燦爛生活』影片的根本缺點，同時也暴露了其他各個在最近期內攝製了錯誤的影片的導演的失敗的原因和特性，他們是：『伊凡雷帝』第二部的作者愛森許坦，普道夫庚導演，『那希莫夫』的製片人，導演柯金赤夫和特拉烏貝格，『普通人』影片的作者。

聯共（布）中央的法令裏面說，『問題是在——許多電影匠人，製片人，導演，和脚本作者對於自己義務的態度是輕率而不負責任，不憑着良心從事於電影的意識。他們的工作中的主要的缺點是他們對於他們着手所做的事不加研究。電影導演就這樣着手攝製關於那希莫夫影片，可是他並不研究事情的細節也不尋搜歷史的事實。結果弄成這部影片不是關於那希莫夫的，而是關於帶着那希莫夫生活插曲的跳舞會和跳舞的影片。結果片中把俄羅斯到了西諾甫和西諾甫之役以司令為首的整團土耳其海軍將官全體被俘的那樣重要的歷史事件都遺漏了。導演愛森許坦在『伊凡雷帝』的第二部裏顯露了他對於歷史事件描寫的不學無術，他把伊凡雷帝的禁衛軍的前進的軍隊描寫成像美國三K黨的墮落者的黨徒，而伊凡雷帝，一個意志和性格都堅強的人——却被描寫成性格軟弱，沒有意志，有的地方和哈姆萊特相似的人物。『燦爛生活』影片的製片人們在關於現代的頓巴斯和它的人民的主題的研究方面表現了不學無術，

『對於對象的無知，以及脚本作者和導演們對自己工作的輕率的態度是發行沒有價值的影片的基本原因之一。』

『聯共（布）中央發見電影部，第一是他的領導人鮑爾夏柯夫對於攝影場、導演和脚本作者的工作管理無方，他很少關心發行的影片的質的改善，無益地浪費偉大的材料。電影部的領導人們對於受委託的工作不負責任，他們在影片的政治思想的內容和藝術價值方面表現出不注意和不關心。』

連電影部藝術會議的工作也受到聯共（布）中央的嚴酷的，應得的批評。在藝術會議的活動中缺乏正確的組織，對於準備發行的影片沒有公正和業務上的批評，在對於影片的見解中表現對政治漠不關心，對於影片的思想上的內容並未予以應有的注意。藝術會議的許多會員在對於影片下判斷的時候，不是受原則的，而是受和導演中間的私人友誼關係

所指導着。我們可以用這一點來解釋「燦爛生活」在藝術會議上獲得不應得的極高的評價和會員們在這一點上表現有害的自由主義，不能辨別它的思想的內容的這些情形。

「在電影的領域內缺少批評，電影創造工作人員中間的親族關係的氣氛是生產壞影片的主要原因之一。」——聯共（布）中央的法令更往下說。

蘇維埃電影家，也和其他各藝術家一樣，應該從聯共（布）中央的關於「燦爛生活」的法令中得到重要的教訓。我們的藝術面前放着許多偉大高貴的任務——用一切的手段，一切的力量來服務共產主義教育人民的工作，在生活中堅固共產主義的偉大的原則。

「藝術工作者應該了解，將來對自己的工作會抱着不負責和輕率態度的那些人可以很容易被置身在進步的蘇維埃藝術範圍之外和變成陳舊無用的。因為蘇維埃的觀眾長大了，他的有教養的訊問和要求增加了，而黨和國家將來在人民中更要培養良好的趣味和對藝術作品的高尚的要求。」（聯共（布）中央法令。）

崇高的思想，崇高的要求和原則，對於生活深刻的了解應該成為蘇維埃電影家的法則。

（榆 青譯）

作者介紹

巴若夫—巴威爾·巴若夫 (Павел Бажов) 於一八七九年誕生在烏拉爾，現在已是六十七歲的高齡了。他對於烏拉爾一帶的民間文學甚有研究，曾寫過和記錄過很多關於烏拉爾的民間傳說和故事。他最早一本「烏拉爾故事集」(«Сказки Урала») 於一九二四年在史維德洛夫斯克城出版。此後又陸續出過好幾種有關烏拉爾的傳說與故事集，其主要的代表作，是「孔雀石箱」(«Малахитовая шкатулка», 1939)，「關於德國人的民間故事」(«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ы о немцах», 1944)和「烏拉爾傳說集」(«Уральские сказы», 1945)。一九四二年時，巴若夫曾以「孔雀石箱」一書，得過史大林文藝獎金。巴若夫除寫作外，還又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普里斯文—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普里斯文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ишвин)，於一八七三年二月五日，生於奧略爾省葉萊茲城附近的一個商人的家庭中。曾在葉萊茲中學讀書，後升入里加工藝專門學校，因參加革命組織被捕。監禁及放逐期滿後，即赴德國萊比錫繼續求學。畢業於萊比錫大學，並成爲一個農學家。

一九〇五年左右時，普里斯文結束了農學家的事業，專門從事寫作。因爲當時參加調查人種學的工作，曾步行經過蘇聯北部許多尙未被研究過的地區，搜集了很多關於民俗學的材料。普里斯文的作品，多係描寫大自然的景色與生活的，其代表作有自敘傳「卡謝伊的鎖鍊」(«Кашеева цепь»)，「人參」(«Жень-шень»)，「獵人和兒童的故事」(«Охотничьи и дет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森林的雨滴」(«Лесная капель»)等書。

普里斯文曾得過「榮譽」勳章和勞動紅旗勳章，一九四五年又曾以「太陽的寶庫」(«Кладовая солнца»)一書，得到兒童讀物競賽的頭等獎。

史遷普京娜—庫璧爾尼克(Т. Щепкина-Куперник)，女作家，寫過幾種回憶錄，是自農奴出身的俄國名演員史遷普金(Щепкин)的孫女。

克尼碧爾—柴霍娃(О. Книппер-Чехова)，莫斯科藝術劇場的名演員，曾演過俄國名小說家及劇作家契訶夫的「櫻桃園」，「海鷗」，「三姊妹」等劇，後即成爲契訶夫夫人。現在是蘇聯的人民藝術家。

「蘇聯文藝」第一期至 第二十五期總目錄

(УКАЗАТЕЛЬ СОДЕРЖАНИЯ ЖУРНАЛ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1—25 1942—1946 г. г.)

本刊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發刊以來，到本月底為止，已是整整的四年。在這個時期中間，我們一共出版了二十五期刊物。現為讀者查閱方便起見，特將各期內容，編一分類總目錄索引於此。各分類欄內之作者姓名，俱以俄文字母之先後為序。又右手之數目字，前者為期數，後在為頁數。

編 果 夫 編者的話..... 1 1—2
(В. Рогов)

小 說 (ПРОЗА)

亞力山大洛夫 在戰爭中.....(烈 譯) 17 19—29
(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
巴 若 夫 杜姆拉亞山上的看更
(П. Бажов) 房.....(戈實權譯) 25 3—13
華茜列美斯卡雅 虹.....(蕭 瑟譯) 4 3—17
(В. Василевская)

戈爾巴朵夫 (Б. Горбатов)	戰鬥員阿列克賽·顧 里珂夫……………(蕭 瑟譯)	5	3—38
	不屈的人們……………(水 夫譯)	14	3—14E
葛洛 斯 曼 (В. Гроссман)	老人……………(兵 譯)	1	32—35
	人民不死……………(林 陵譯)	3	3—64
	人民不死(續)……………(林 陵譯)	4	18—54
	人民不死(續完)……………(林 陵譯)	5	47—82
	生命……………(水 夫譯)	11	3—32
	阿丑達……………(水 夫譯)	18	3—22
達 廖 基 (Н. Далекій)	微笑……………(烈 譯)	19	3—20
陀 夫 仁 柯 (А. Довженко)	生的意志……………(易 貝譯)	5	39—43
葉 密 良 諾 娃 (Н. Емельянова)	「乾釘子」……………(嚴 洪譯)	13	88—95
	外科醫生……………(廖 譯)	15	3—91
左 巴 文 (Б. Зубавин)	兩個故事……………(葛 達譯)	13	3—15
伊 里 英 科 夫 (В. Ильенков)	火花……………(蕭 瑟譯)	10	89—95
卡 維 林 (В. Каверин)	白色快艇……………(林 芝譯)	10	96—100
卡 錫 爾 (Л. Кассиль)	軍艦的孀婦……………(遇 通譯)	7	14—25
	潛艦家的菲伽……………(奚 溪譯)	13	16—26
	味察……………(波 人譯)	16	112—118
卡 達 耶 夫 (В. Катаев)	旗子……………(磊 然譯)	1	36—41
	妻……………(磊 然譯)	12	3—47
	妻(續完)……………(磊 然譯)	13	27—75
	我們在天上的父……………(檢 青譯)	24	23—31
克 特 林 斯 卡 雅 (В. Кетлинскя)	勝利……………(修 士譯)	9	32—39
	三封信……………(嚴 洪譯)	12	57—62

柯席夫尼柯夫 (В. Кожевников)	沒有號碼的房子……(磊然譯)	11	33—41
顧洛奇金 (В. Курочкин)	活的天空……(小諸譯)	23	16—20
拉甫列烏夫 (Б. Лавренев)	茶玫瑰……(李司特譯)	7	3—13
	美好之歌……(嬰寧譯)	14	146—152
	豐功偉績……(憶梅譯)	16	88—111
納吉賓 (Ю. Нагибин)	道途艱難……(磊然譯)	23	3—15
納雪特金 (Ф. Наседкин)	友朋的祕密……(烈譯)	18	23—29
尼克拉索夫 (В. Некрасов)	生活是幸福的……(磊然譯)	21	65—71
奧廖夏 (Ю. Олеша)	小鏡子……(鶴齡譯)	20	17—19
巴夫連科 (П. Павленко)	地雷狂想曲……(奚溪譯)	8	8—15
帕斯多夫斯基 (В. Паустовский)	琴弦……(修士譯)	8	41—44
	十月之夜……(嚴洪譯)	20	3—11
	玻璃匠……(磊然譯)	22	3—8
畢爾文采夫 (А. Первенцев)	試煉……(白寒譯)	6	3—40
	試煉(續)……(白寒譯)	7	26—82
	試煉(續)……(白寒譯)	8	45—83
	試煉(續完)……(白寒譯)	9	40—14
普拉多諾夫 (А. Платонов)	老人……(草嬰譯)	2	39—46
	裝甲……(嚴洪譯)	13	76—87
普里斯文 (М. Пришвин)	老蘑菇……(磊然譯)	25	14—18
綏芙林娜 (Л. Сейфуллина)	女游擊隊員……(韋愛虛譯)	4	55—61
	莎霞……(李司特譯)	12	48—56

塞拉菲木維奇 嬰孩……………(白 寒譯)	3	98—102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謝爾蓋葉夫·青斯基 【狡猾的小姑娘】…(葛 達譯)	14	153—158
(С. 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		
西 蒙 諾 夫 第三個副官……………(李司特譯)	6	75—84
(К. СИМОНОВ)		
燭……………(磊 然譯)	21	60—64
日日夜夜……………(磊 然譯)	16	3—87
日日夜夜(續)……………(續 然譯)	17	30—101
日日夜夜(續)……………(磊 然譯)	18	30—80
日日夜夜(續)……………(磊 然譯)	19	21—67
日日夜夜(續完)……………(磊 然譯)	20	20—89
代尾聲……………(磊 然譯)	22	64—79
斯克里亞連柯 安卡……………(嚴 洪譯)	11	42—45
(С. Складенко)		
梭 波 列 夫 理髮匠列奧那德……………(高 儔譯)	2	35—37
(Л. Соболев)		
海魂……………(葉 落譯)	3	65—97
梭 羅 維 約 夫 伊凡·尼古林——俄		
(Л. Соловьев)		
羅斯的水兵……………(鍾 馥譯)	10	3—88
西伐斯托波爾的石頭(嚴 洪譯)	15	101—122
史 塔 里 科 夫 紅石村……………(鍾 馥譯)	9	3—31
(В. Стариков)		
鐵 霍 諾 夫 蘇維埃人羣像……………(令 譯)	1	3—31
(Н. Тихонов)		
手……………(奚 溪譯)	15	92—94
托 爾 斯 泰 伊凡·蘇達慶夫的故		
(А. Толстой)		
事……………(林 陵譯)	2	3—34
法 捷 耶 夫 青年近衛軍……………(水 夫譯)	21	3—59
(А. Фадеев)		
青年近衛軍(續)……………(水 夫譯)	22	30—63
青年近衛軍(續)……………(水 夫譯)	23	21—41
青年近衛軍(續)……………(水 夫譯)	24	32—55
青年近衛軍(續)……………(水 夫譯)	25	19—50

費	定	城與年……………(曹靖華譯)	23	51—106
(К. Федин)		城與年(續)……………(曹靖華譯)	24	64—128
哈	馬	堂西伐斯托波爾人……(林 陵譯)	8	16—40
(А. Хамадан)				
夏	霍	夫在沙漠中……………(薩皮納譯)	22	9—29
(А. Шахов)				
蕭	洛	霍夫他們爲祖國而戰……(林 陵譯)	6	41—74
(М. Шолохов)		憎恨的科學……………(水 夫譯)	17	3—18
叔	申	主人……………(烈 譯)	20	12—16
(М. Шошин)				
舒	班	諾夫神妙的提琴……………(蕭 瑟譯)	1	42—50
(Н. Шпанов)		戴眼鏡的人……………(管 絃譯)	1	51—55
		瞎子……………(司 竹譯)	1	56—65
愛	倫	堡幸福……………(奚 溪譯)	15	95—106
(И. Эренбург)				

劇 本
(ПЬЕСЫ)

高	爾	基	索莫夫及其他(四幕	
(М. Горький)			劇)……………(雪 卿譯)	4 69—141
			小市民(四幕劇)……(林 陵譯)	21 100—124
			小市民(續)……………(林 陵譯)	22 111—129
			小市民(續)……………(林 陵譯)	23 107—128
			小市民(續完)……(林 陵譯)	24 129—153
葛	里	波	葉陀夫	
(А. Грибоедов)			智慧的痛苦(詩劇)(林 陵譯)	15 101—113
伊	里	英	科夫	
(В. Ильенков)			花園(四幕劇)……(林 陵譯)	19 73—126
柯	爾	納	楚克	
(А. Корнейчук)			戰錢(三幕劇)……(仇 希譯)	11 46—105
			密斯脫配金斯到布爾	
			塞維克國家的使命	
			(三幕劇)……………(子 葉譯)	12 63—110

李昂諾夫	傑略(四幕劇)……(仇希譯)	7	83—156
(Л. Леонов)			
奧斯特洛夫斯基	沒有陪嫁的女人(四 幕劇)……(參寥譯)	5	101—186
(А. Островский)			
西蒙諾夫	俄羅斯人(三幕劇)(章愛虛譯)	2	47—118
(К. Симонов)			

詩 歌 (СТИХИ)

阿加曼密陀夫	我的歌……(海明譯)	17	107—108
(Д. Агамаммедов)			
阿麗格爾	致蘇維埃婦女……(荅譯)	4	62—63
(М. Алигер)			
	女主人……(伶譯)	12	113—115
	致路中人……(林陵譯)	21	75—76
安托柯里斯基	兒子……(鄰譯)	10	106—108
(П. Антокольский)			
亞先耶夫	莫斯科人民武裝起來(克魯譯)	3	105—107
(Н. Асеев)			
巴格里次基	普希金……(伍崙譯)	3	143—144
(Э. Багрицкий)			
別德納	莫斯科的禮砲……(凌譯)	8	87
(Д. Бедный)			
別爾戈麗茨	給母親的信……(凌溫層譯)	4	64—66
(О. Бергольц)			
勃洛克	十二個……(戈實權譯)	22	93—110
(А. Блок)			
勃郎	列寧格勒的早晨……(聆譯)	14	156—161
(Н. Браун)			
勃羅夫卡	白俄羅斯……(靈譯)	9	153—154
(П. Бровка)			

布留索夫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戈賓權譯)	24	56—57
(В. Брюсов)			
布柯夫	你可以自豪！……(臨譯)	14	162
(Е. Буксв)			
華西里葉夫	她是誰？……(嚴洪譯)	19	70—72
(С. Васильев)			
符爾共	母親的囑咐……(菱譯)	7	159—160
(С. Вургун)			
古歌夫	老友相見……(荅譯)	7	70—74
(В. Гусев)	我們風暴的報信者……(荅譯)	6	85—88
強布爾	普希金頌……(懷海譯)	3	141—142
(Дж. Джамбул)	國防人民委員夏頌……(祝平譯)	6	89—90
英倍爾	冷……(白寒譯)	4	67—68
(В. Инбер)	親愛的姑娘……(羚譯)	8	88—89
	致婦女……(羚譯)	12	111—112
伊薩克揚	獻給我的祖國……(戈賓權譯)	23	43
(А. Исаакян)	獻給偉大的史大林……(戈賓權譯)	23	44
	獻給我的祖國……(戈賓權譯)	23	45—46
	作歌的號召……(戈賓權譯)	23	46—48
	我的心呀在高山之巔(戈賓權譯)	23	48—49
	永遠紀念柴吉揚……(戈賓權譯)	23	49—50
伊薩科夫斯基	老人……(易貝譯)	2	132—134
(М. Исаковский)	關於斯吉邦和死神的 故事……(凌譯)	16	119—124
	革命頌歌……(戈賓權譯)	24	58—59
	我生長在窮鄉僻壤……(戈賓權譯)	24	60—61
	你走遍全國……(戈賓權譯)	24	61—62
	土地……(戈賓權譯)	24	62—63
柯拉斯	獻給國土解放者……(憐譯)	10	104—105
(Я. Колас)			

柯馬洛夫 (П. Комаров)	去教化之路……………(林 陵譯)	22	80
	夜景……………(林 陵譯)	22	81
	英明的人……………(林 陵譯)	22	81
	暴風雨之後的黑龍江(林 陵譯)	25	51—52
	松花江之黃昏……………(林 陵譯)	25	52
	哈爾濱即景……………(林 陵譯)	25	53
	兵士墓畔……………(林 陵譯)	25	54
	瓷花瓶……………(林 陵譯)	25	55—56
	梅琳……………(林 陵譯)	25	56—57
克龍高士 (А. Кронгауз)	母親……………(荅 譯)	12	116—118
克萊洛夫 (И. Крылов)	狼進狗窩……………(競 英譯)	11	126—127
	驢子和夜鶯……………(競 英譯)	11	128—129
	天鵝，梭魚和大蝦…(競 英譯)	11	130
列別傑夫·庫馬奇 (В.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	金色頭髮翹聳聳……(荅 譯)	9	149—151
馬爾沙克 (С. Маршак)	屈服的柏林……………(凌 譯)	15	123—124
馬雅柯夫斯基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最好的詩……………(靈 譯)	6	106—109
	仙鳥……………(靈 譯)	6	110—114
⊕	美國人驚奇……………(林 陵譯)	20	139—141
米哈爾科夫 (С. Михалков)	童鞋……………(林 陵譯)	22	83—85
米哈爾科夫與 愛里·列其斯坦 (С. Михалков и Эль-Регистан)	蘇聯新國歌……………(靈 譯)	9	147—148
尼克拉索夫 (Н. Некрасов)	在伏爾加河上……………(北 泉譯)	25	65—69
	昨天六點鐘的時光…(北 泉譯)	25	70
	我的詩……………(北 泉譯)	25	71
	沒有收割的田地……(北 泉譯)	25	72

	給播種者……………(北 泉譯)	25	73
	給靜娜……………(北 泉譯)	25	73—74
	再給靜娜……………(北 泉譯)	25	74
	給繆斯……………(北 泉譯)	25	74—75
	倦極了，倦極了……(北 泉譯)	25	75
	夢……………(北 泉譯)	25	75
	哦，繆斯……………(北 泉譯)	25	76
畢爾伏馬伊斯基	泥土……………(靈 譯)	8	84—86
(Л. Первомайский)			
波列伏伊	我的一代……………(林 陵譯)	20	90—91
(О. Полевой)			
普羅柯菲亦夫	宣誓……………(臨 譯)	7	157—158
(А. Прокофьев)	勸酒歌……………(麟 譯)	10	101—103
普希金	致佳阿達葉夫……………(企 雲譯)	3	137—138
(А. Пушкин)	茉莎……………(塞 克譯)	3	139
	囚人……………(張西曼譯)	3	140
拉烏德	克列姆里宮……………(海 明譯)	18	83—84
(М. Рауд)			
列歇特尼可夫	老家……………(若 虛譯)	1	68—69
(М. Решетников)			
柳夫林	孩子……………(海 明譯)	20	94
(Е. Рылин)			
柳連柯夫	新房子……………(靈 譯)	17	104—106
(Н. Рыленков)			
柳爾斯基	莫斯科……………(靈 譯)	5	83—85
(М. Рыльский)	高爾基……………(嚴 洪譯)	19	68—69
索夫羅諾夫	灰燼……………(玲 譯)	13	98—100
(А. Сафонов)			
西蒙諾夫	等着我……………(郭 琳譯)	2	130—131
(К. Симонов)	愛……………(克 魯譯)	5	88—90
	返回故鄉……………(凌 譯)	9	152

史季營斯基	響吧，禮砲！………	(靈 譯)	13	96—97
(Р. Стийенский)				
蘇爾柯夫	勇士讚歌………	(嘉喜善譯)	3	103—105
(А. Сурков)				
	穿外套的姑娘………	(嚴 洪譯)	6	91—92
	史大林格勒保衛者………	(伶 譯)	11	108—109
	勝利的日子………	(陵 譯)	15	125—126
	列寧………	(嚴 洪譯)	18	81—82
塔皮子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愛(苓 譯)	14	163—164	
(Г. Табидзе)				
特瓦爾陀夫斯基	清算………	(苓 譯)	13	101—104
(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				
鐵霍諾夫	基洛夫和我們同在………	(掌 鞅譯)	2	119—127
(Н. Тихонов)				
賽青那	波爾達伐………	(伶 譯)	9	155—156
(П. Тычина)				
烏朗	沒有鬍子的熱情工人(林 陵譯)	20	92—93	
(В. Уран)				
謝夫成果	遺囑………	(尖 岩譯)	1	100—101
(Т. Шевченко)				
	夢………	(伶 譯)	1	105—109
史起巴巧夫	列寧………	(羣 譯)	1	66—67
(С. Щипачев)				
	戰地公路………	(苓 譯)	2	128
	美麗頌………	(羚 譯)	2	129
	關於莫斯科………	(羚 譯)	3	108
	劇場………	(靈 譯)	3	109
	無題………	(苓 譯)	3	110
	最前綫………	(羚 譯)	11	110—112
	歸來………	(苓 譯)	17	102—103
	愛………	(林 陵譯)	21	72
	初步………	(林 陵譯)	21	73
	家族照相簿………	(林 陵譯)	21	73
	兩個年份………	(林 陵譯)	21	74

	讓我死吧……………(林 陵譯)	21	74
愛 倫 堡	嚴寒的時候……………(沃漪文譯)	5	86—87
(И. Эренбург)			

兒 童 文 學
(ЛИТЕРАТУРА ДЛЯ ДЕТЕЙ)

華 西 連 柯	綠木箱的故事……………(逸 塵譯)	20	95—132
(Василенко)			

文 錄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葛里波葉陀夫	智慧的痛苦(詩劇)(林 陵譯)	18	101—113
(А. Грибоедов)			
古 特 齊	俄國文學中的愛國精 神……………(明 譯)	2	135—136
(Н. Гудзий)			
	俄羅斯文學的世界意 義……………(蕭 瑟譯)	2	137—142
屠 雷 林	諷刺巨匠——馮微辛(曹 庸譯)	19	127—133
(С. Дурылин)			
卡 里 京	崇高的情感……………(柳 逸譯)	18	93—96
(Н. Калигин)			
皮克薩諾夫	俄羅斯文化的火炬…(潘 郎譯)	18	85—92
(Н. Пиксанов)			
崔 特 林	列寧的引證……………(鶴 齡譯)	18	97—100
(А. Цейтлин)			

紀念烏克蘭大詩人達拉斯·謝甫成果逝世八十二週年

鮑 哥 穆 列 次	烏克蘭人民的偉大詩 人(演詞)……………(鈕 麻譯)	1	75—77
(А. Богомолец)			
柯 爾 納 楚 克	「我們要復仇，爸 爸！」……………(執 譯)	1	78—88
(А. Корнейчук)			

派斯托夫斯基 達拉斯·謝夫成果……(康 芒譯)	1	91—96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й)		
羅 果 夫 謝夫成果日記鈔……(羚 譯)	1	97—99
(В. Рогов)		
謝 夫 成 果 自傳……(玫 譯)	1	84—90
(Т. Шевченко) 遺囑(詩)……(尖 岩譯)	1	100—101
夢(詩)……(伶 譯)	1	102—104
紀念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逝世一百〇六週年		
魏 列 薩 耶 夫 普希金的生平……(樓 榮譯)	3	111—136
(В. Вересаев)		
普 希 金 致佳河達葉夫(詩)(企 雲譯)	3	137—138
(А. Пушкин) 萊莎(詩)……(塞 克譯)	3	139
囚人(詩)……(張西曼譯)	3	140
強 布 爾 普希金頌(詩)……(懷 海譯)	3	141—142
(Дж. Джамбул)		
巴 格 里 次 基 普希金(詩)……(伍 崙譯)	3	143—145
(Э. Багрицкий)		
紀念俄國大劇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誕辰一百〇二十週年		
費 里 泊 夫 偉大的劇作家……(遇 通譯)	5	91—95
(В. Филиппов)		
羅 馬 索 夫 奧斯特洛夫斯基……(遇 平譯)	5	96—100
(Б. Ромашов)		
奧斯特洛夫斯基 沒有陪嫁的女人(四 (А. Островский) 幕劇)……(參 寥譯)	5	101—186
紀念蘇聯大詩人馬雅柯夫斯基誕辰五十週年		
阿 達 麗 斯 現代最優秀的詩人……(水 夫譯)	6	93—96
(А. Адалис)		
聶 伊 斯 達 特 詩的全權代表……(李司特譯)	6	97—102
(В. Нейштадт)		
卡 錫 爾 和讀者的談話……(嚴 洪譯)	6	103—105
(Л. Кассиль)		

馬雅柯夫斯基 最好的詩(詩)……(靈 譯)	6	106—109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仙鳥(詩)……(靈 譯)	6	110—114
紀念蘇聯大詩人馬雅柯夫斯基逝世十六週年		
查斯拉夫斯基 他活生生到這樣的程		
(М. Заславский) 度!……(林 陵譯)	20	133—138
馬雅柯夫斯基 美國人驚奇……(林 陵譯)	20	139—141
紀念俄國大批評家赤爾納雪夫斯基誕辰一百五十週年		
拉 伊 興 赤爾納雪夫斯基的生		
(Д. Райхин) 平……(水 夫譯)	8	90—106
雪 赤 爾 平 娜 赤爾納雪夫斯基的寫		
(В. Щербина) 實主義……(朱 楊譯)	8	107—111
紀念俄國名作家屠格涅夫誕辰一百二十五週年		
遲 達 諾 夫 屠格涅夫……(丁 冬譯)	9	157—162
(В. Жданov)		
烏 吉 夫 斯 基 屠格涅夫生平……(若 虛譯)	9	163—173
(Л. Утевский)		
屠 格 涅 夫 散文詩……(遇 通譯)	9	174—179
(И. Тургенев)		
紀念俄國大寓言家克萊洛夫誕辰一百七十週年		
斯 吉 邦 諾 夫 偉大的人民作家……(懷 舊譯)	11	113—117
(Н. Степанов)		
波 斯 畢 洛 夫 俄羅斯偉大寓言作家		
沙勃里奧夫斯基 克萊洛夫……(伍 庸譯)	11	118—125
(Н. Поспелов и П. Шаблювский)		
克 萊 洛 夫 狼進狗窩……(競 英譯)	11	126—127
(И. Крылов) 驢子和夜鶯……(競 英譯)	11	128—129
		天鵝，梭魚和大蝦……(競 英譯) 11 130
紀念俄國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逝世三十五週年		
列夫·托爾斯泰 藝術是什麼?……(高 明譯)	16	125—128
(Л. Толстой)		

蘇聯文學報 列夫·托爾斯泰遺產
 中的新獻……………(朱聲揚譯) 16 129—131

列夫·托爾斯泰 申格拉平之戰(「戰
 (Л. Толстой) 爭與和平」的未定
 稿之一) (覃 譯) 1 105—110

薛 富 曼 托爾斯泰創作中的俄
 (И. Шифман) 羅斯軍隊……………(原 譯) 2 143—150

紀念蘇聯大文豪高爾基逝世十週年

葉 戈 林 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小 諸譯) 21 77—80
 (А. Еголин)

切 都 諾 娃 批評家的高爾基……………(十 宜譯) 21 81—84
 (Н. Четунова)

屠 雷 林 高爾基和蘇維埃戲劇(小 諸譯) 21 85—89
 (С. Дурылин)

巴 西 赫 斯 高爾基與繪畫……………(葛 達譯) 21 90—94
 (Е. Бассехес)

李 依 特 聶 喀 爾 高爾基與音樂……………(葛 達譯) 21 95—99
 (Е. Лейтнекер)

高 爾 基 小市民(劇本)……………(林 陵譯) 21 100—124

(М. Горький) 小市民(續)……………(林 陵譯) 22 111—129

小市民(續)……………(林 陵譯) 23 107—128

小市民(續完)……………(林 陵譯) 24 129—153

索莫夫及其他(四幕

劇)……………(雪 卿譯) 4 69—141

論普里雪文……………(參 寥譯) 4 142—147

紀念俄國大詩人勃洛克逝世二十五週年

溫 格 羅 夫 俄國文學的巨匠——
 (Н. Венгров) 亞歷山大·勃洛克(北 泉譯) 22 86—90

拜 凱 托 娃 關於「十二個」的回憶	(М. Бекетова)	憶……………(葆 荃譯)	22	91—92
勃 洛 克 十二個(長詩)……………	(А. Блок)	(戈實權譯)	22	93—110

紀念俄國大詩人尼克拉索夫誕辰一百二十五週年

葉 戈 林 尼克拉索夫的生平和事業	(А. Еголин)	……………(北 泉譯)	25	58—64
尼 克 拉 索 夫 在伏爾加河上……………	(Н. Некрасов)	(北 泉譯)	25	65—69
昨天六點鐘的時光……………		(北 泉譯)	25	70
我的詩……………		(北 泉譯)	25	71
沒有收割的田地……………		(北 泉譯)	25	72
給播種者……………		(北 泉譯)	25	73
給靜娜……………		(北 泉譯)	25	73—74
再給靜娜……………		(北 泉譯)	25	74
給繆斯……………		(北 泉譯)	25	74—75
倦極了，倦極了……………		(北 泉譯)	25	75
夢……………		(北 泉譯)	25	75
哦，繆斯……………		(北 泉譯)	25	76

文 獻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法令……………	(水 夫譯)	24	154—158
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的決議……………	(水 夫譯)	24	159—166
蘇聯作家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會議席上的演詞摘要……………	(水 夫譯)	25	77—86

藝 術

(ИСКУССТВО)

阿 爾 巴 托 夫 俄羅斯藝術的節日……………	(烈 譯)	15	132—137
(М. Аллатов)			

安德列亦夫	繪圖，彫刻，圖案……(小諸譯)	23	158—160
(К. Андреев)			
鮑固斯拉夫斯基等	俄羅斯民歌……(波人譯)	15	127—131
(С.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傑爾薩文	列寧格勒的舞劇……(波人譯)	15	138—140
(К. Державин)			
馬林	蘇聯的畫廊……(葛達譯)	22	152—153
(И. Малин)			
馬斯柯夫采夫	莫斯科繪畫彫刻圖表		
(Н. Машковцев)	展覽會……(鶴齡譯)	20	148—153
奧索庚	蘇維埃繪畫中的勞動		
(В. Осокин)	人民……(葛達譯)	22	149—151
叔斯達柯維赤	論藝術……(舒夷霞譯)	2	164—166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戲 劇 (ТЕАТР)

阿爾特曼	蘇聯的戲劇……(鶴譯)	21	132—135
(И. Альтман)	舞台生涯五十年……(鶴譯)	12	136—139
葛林伐爾德	蘇聯劇院方面的五年		
(Я. Гриньвальд)	計劃……(陳恕譯)	22	142—144
	最老的劇院……(陳恕譯)	22	145—148
顧斯	「密斯脫配金斯到布爾雪維克國家的使命」……(卓飛譯)	12	126—128
(М. Гус)			
柯諾寧柯	少年觀眾的戲劇……(樓逸譯)	19	160—161
(Е. Каноненко)			
卡拉嘉諾夫	關於俄羅斯戲劇的一本書……(憶梅譯)	12	129—130
(А. Каранов)			
克尼碧爾—柴霍娃	同輩，朋友，同伴……(葛達譯)	25	99—101
(О. Книппер-Чехова)			

斯克文與莫斯科各劇院青年演員的談話……(林	陵譯)	25	102—106
洛淑夫 莎士比亞在蘇維埃劇			
M. Морозов) 壇………(楊	懿譯)	3	159—160
米洛維奇·唐慶果 最初的戲劇回憶……(飛	緝譯)	5	200—216
V.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			
列杜爾 蘇維埃劇壇二十五年(紐	麻譯)	8	155—158
V. Олидор)			
米淑夫 最好的戲和劇本……(祖	立譯)	23	150—152
K. Ремизов)			
京 莫斯科的戲劇生活……(卓	費譯)	8	115—118
И. Родин)			
達柯夫 在最老俄羅斯劇院上			
И. Судаков) 演的「前綫」……(仇	希譯)	11	131—133
密列夫 靈感的泉源………(喬	士譯)	8	112—114
H. Хмелев)			
拉普慶柯 用三十三種語言演出			
M. Храпченко) 的戲劇………(十	宜譯)	19	157—159
波伐洛夫 一九四四年的小劇院(卓	飛譯)	11	134—136
Л. Шаповалов)			
遷普金娜—庫壁爾			
尼克 莫斯科文………(林	陵譯)	25	92—98
T. Щепкина-Куперник)			
紀念蘇聯名導演史達尼斯拉夫斯基逝世五週年			
凡諾夫 史達尼斯拉夫斯基……(遇	通譯)	8	119—122
B. Ливанов)			
達尼斯拉夫斯基 論莫斯科藝術劇院的			
K.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藝術工作………(遇	平譯)	8	123—130

電 影
(КИНО)

斯社稿 偉人的摩拉維………(楊	懿譯)	2	176—177
-----------------	-----	---	---------

波爾薩柯夫 (И. Большаков)	戰時的蘇維埃電影……(卓飛譯)	10	140—146
卡拉托淑夫 (М. Калатозов)	蘇聯電影的大師……(樓逸譯)	23	153—157
卡錫爾 (Л. Кассиль)	蘇聯新影片「戰後晚上六點鐘」……(阿倍譯)	13	131—133
拉查列夫 (В. Лазарев)	彩色電影的現在和將來……(祖立譯)	22	172—175
勒伏夫 (М. Львов)	「他名喚蘇黑·巴托爾」……(原譯)	3	161—163
畢迦廖夫 (К. Пигарев)	俄羅斯統帥……(卓飛譯)	13	124—130
羅柯托夫 (Г. Рокотов)	戰時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傅仙譯)	2	171—175
蘇奇柯夫 (Б. Сучков)	反對沒有思想和不真實的影片……(檢青譯)	25	107—112

音 樂

(МУЗЫКА)

塔斯社稿	戰時的蘇維埃音樂……(高儔譯)	2	167—170
阿爾希皇格 (А. Альшванг)	莫台斯特·摩索爾格斯基……(曹庸譯)	22	163—171
	李姆斯基·柯薩珂夫……(高明譯)	4	152—159
巴爾索娃 (В. Барсова)	關於聲樂文化……(鶴齡譯)	20	154—155
葛里埃 (Р. Глиер)	蘇聯音樂的進展……(高明譯)	8	131—135
葛洛曼 (А. Громан)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之路……(高明譯)	13	105—123

費茲聶卓夫 (К. Кузнецов)	關於拉赫馬尼諾夫的 新資料……………(高	明譯)	14	165—170
馬爾蒂諾夫 (И. Мартынов)	論德米特里·叔斯達 柯維赤……………(高	明譯)	19	162—171
普羅柯菲葉夫 (С. Прокофьев)	我從事什麼工作……(高	明譯)	7	166—168
拉賓諾維奇 (Д. Рабинович)	音樂的共和國……………(高	明譯)	17	139—147
西尼亞維爾 (Я. Сиявер)	俄羅斯音樂史綱……(高	明譯)	20	142—147
	俄羅斯音樂史綱(續)(高	明譯)	21	125—131
	俄羅斯音樂史綱(續)(高	明譯)	22	154—162
	俄羅斯音樂史綱(續)(高	明譯)	23	129—133
	俄羅斯音樂史綱(續)(高	明譯)	24	167—171
	俄羅斯音樂史綱(續)(高	明譯)	25	87—91
托爾斯泰 (Л. Толстой)	人性在人間的凱旋…(景	譯)	1	124—126
采加諾夫 (Д. Цыганов)	叔斯達柯維赤會見記(高	明譯)	19	172—176
沙波林 (Ю. Шапорин)	叔斯達柯維赤創作中 的新發現……………(高	明譯)	12	119—125
塞巴林 (В. Шебалин)	音樂藝術的成功……(磊	然譯)	24	172—175
許克洛夫斯基 (В. Шкловский)	特米德里·叔斯達柯 維赤……………(曹	庸譯)	23	134—149
希聶爾遜 (Г. Шнеерсон)	在作曲家的創作院裏(聶	揚譯)	17	150—152
叔斯達柯維赤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第七交響樂……………(鏡	明譯)	1	120—123
	斯拉夫人的音樂……(芙	譯)	4	148—151
	拉赫馬尼諾夫……………(高	明譯)	8	136—137
	論音樂……………(高	明譯)	17	148—149

叔斯達柯維赤第七交

響樂在戰時的美國(高明譯) 19 177—178

紀念俄國大作曲家恰伊柯夫斯基逝世五十週年

叔斯達柯維赤論恰伊柯夫斯基……(高明譯) 9 180—182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附恰氏小傳……………183—186

理 論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 阿 聶 克 斯 特 我們的文學……(周 迪譯) 16 159—181
(А. Аникст)
文 學 報 社 論 文學的培植……(周 迪譯) 19 179—181
畢 爾 卓 夫 蘇聯作家作品中的建
(В. Перцов) 設激情……(周 迪譯) 18 135—154
羅 森 達 爾 論藝術的意識性與傾
(М. Розенталь) 向性……(周 迪譯) 17 124—138
托 爾 斯 泰 二十五年來的蘇維埃
(А. Толстой) 文學……(鍾 蘆譯) 6 145—139

評 介

(КРИТИКА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勃 洛 甫 曼 關於一九四五年的藝
(П. Бровман) 術散文隨筆……(榆 青譯) 24 188—229
伏 伊 金 斯 卡 雅 列寧的新文件……(原 譯) 3 178—182
(О. Бойгинская) 『虹』……(原 譯) 4 171—178
蓋 拉 西 莫 夫 英雄的青年——評法
(С. Герасимов) 捷耶夫的『青年近
衛軍』……(十 宜譯) 23 161—163
德 米 特 里 亦 夫 『伊凡·尼古林——
(Л. Дмитриев) 俄羅斯的水兵』……(十 宜譯) 10 154—156
描寫蘇維埃人的堅韌
精神的小說……(十 宜譯) 14 175—179

屠 雷 林	描寫祖國的三部曲……(夙 迪譯)	8	138—152
(С. Дурьлин)			
杜 霍 夫 納	列寧和民衆教育……(蝶 譯)	11	137—140
(И. Духовный)			
艾 爾 米 洛 夫	卡達耶夫的戰爭中篇		
(В. Ермилов)	小說……………(磊 然譯)	12	152—156
查 斯 拉 夫 斯 基	『對敵憎恨是怎樣產		
(Д. Заславский)	生的』……………(遇 平譯)	4	165—170
席 林 斯 基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鄔啓齋譯)	12	133—144
(К. Зелинский)			
時 拉 多 娃	俄羅斯性格……………(鄔啓齋譯)	5	217—222
(Е. Златова)			
卡 拉 干 諾 夫	蘇聯文化在國外……(烈 譯)	15	141—146
(А. Караганов)			
柯 伐 里 契 克	評『人民不死』……(遇 通譯)	3	168—173
(Е. Ковальчик)			
理 進	葉夫格尼·彼得洛夫		
(В. Лидин)	的『前綫日記』……(易 貝譯)	2	183—185
穆 卡 諾 夫	爲了勝利而創作……(逸 士譯)	12	178—180
(С. Муханов)			
涅 葉 特 雷	『斯拉夫人』……(原 譯)	2	178—182
(З. Неудлы)			
眞 理 報 社 論	偉大俄羅斯作家——		
	高爾基……………(何 爲譯)	14	171—174
巴 甫 連 柯	和作者的討論……………(榆 青譯)	15	147—150
(П. Павленко)			
彭 科 夫 斯 基	史大林獎金桂冠詩人		
(Л. Пеньковский)	——伊薩克揚……(北 泉譯)	23	164—169
畢 爾 卓 夫	描寫史大林格勒的小		
(В. Перцов)	說……………(磊 然譯)	16	182—183

拉 進 斯 基 (В. Раджинский)	蘇聯文學與戰爭……………	8	3—2
史 維 特 洛 夫 (Н. Светлов)	史大林文學獎金得獎者……………(原 譯)	1	127—130
	史大林文學獎金得獎者……………(原 譯)	4	160—164
	【衛國戰爭詩篇】…(原 譯)	4	179—181
	紀念一位偉大的作家(檢 青譯)	12	131—132
謝 維 林 (Е. Северин)	描寫英雄後方的小說——論畢爾文采夫的「試鍊」……………(白 寒譯)	6	140—144
史 洛 尼 姆 斯 基 (М. Слонимский)	作家和學者(紀念德年諾夫)……………(磊 然譯)	11	144—147
史 柯 守 列 夫 (Г. Скосырев)	蘇聯國內各民族的書籍……………(迭 譯)	11	141—143
索 波 列 夫 (Л. Соколов)	關於將來……………(逸 士譯)	12	181—182
蘇 爾 柯 夫 (А. Сурков)	作家的義務和榮譽…(顧 譯)	12	174—177
梯 霍 諾 夫 (Н. Тихонов)	列寧格勒的靈魂……………(鄭 意譯)	3	174—177
	衛國戰爭時期的蘇維埃文學……………(周 迪譯)	12	157—173
	蘇聯文學中的幾種優秀的作品……………(北 泉譯)	24	176—187
托 爾 斯 泰 (А. Толстой)	尼古拉·梯霍諾夫…(重 生譯)	3	164—167
吳 西 亦 維 奇 (Е. Усевич)	維拉·英倍爾的詩…(玲 譯)	12	148—151
朱 柯 夫 斯 基 (К. Чуковский)	翻譯家自由意草……………(冰 人譯)	10	147—153

莎 琪 孃	李琪亞·謝芙琳娜·(李司特譯)	12	145—147
(М. Шагинян)			
斯 丁 堡	中亞細亞各共和國的		
(Е. Штейнберг)	文學·(曹 庸譯)	18	164—173
埃 德 爾 曼	蘇聯藝文消息·(黃 炎譯)	23	170—172
(Ю. Эйдельман)			

文學史上與語言學上的新工作·(草 嬰譯)	13	134—136
紀念最近逝世之蘇聯作家·(波 人譯)	15	151—154
最近在莫斯科出版的蘇聯文學新著·(烈 譯)	16	194—196
關於一九四五年度史大林獎金·	22	176—182
文藝雜聞·	22	183—185
『關於一九四五年度史大林獎金』的訂正·	23	173—175

作 家 論 壇

(Т Р И Б У Н А П И С А Т Е Л Я)

芬 克	給史丹萊·埃持加·		
(В. Финк)	海曼的一封信(小 諸譯)	22	111—141

國 外 通 訊

(П И С М А И З - З А Р У Б Е Ж А)

盧 巴 金	法蘭西漫記·(白 寒譯)	16	132—158
(Л. Рубакин)	法西蘭漫記(續)·(白 寒譯)	17	109—123
	法蘭西漫記(續)·(磊 然譯)	18	114—134
	法蘭西漫記(續完)(磊 然譯)	19	134—156
羅 果 夫	倫敦來鴻·(辛未艾譯)	21	140
(Р. Рогов)			

紀念列寧逝世二十二週年
(ДЕНЬ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施切爾比娜 在蘇聯文學中的列寧 (В. Щербина)(塔斯社特稿)	18	155—157
華爾沙夫斯基 藝術中的列寧..... (Варшавский)	(塔斯社特稿)	18	158—160
海菲茨 銀幕上的列寧..... (И. Хейфец)	(塔斯社特稿)	18	161—163

十月革命二十九週年紀念
(29 ЛЕТ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阿里魯耶娃 十月的日子..... (А. Аллилуева)	(葆荃譯)	24	3—18
奧爾宗尼基子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 (З.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命.....	(嚴洪譯)	24	19—22

俄羅斯人民英勇史蹟
(ГЕРОИЧЕСКОЕ ПРОШЛО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康斯坦丁諾夫 歷史的教訓..... (Ф.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章愛虛譯)	7	161—165
柯勒勃可夫 亞力山大·蘇沃洛夫(文 (П. Коробков)	記譯)	1	111—119
帕夫陵果 亞歷山大·聶夫斯基(文 (Н. Павленко)	記譯)	3	145—154
謝爾蓋葉夫·齊斯基 人民英雄..... (С. 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	(文記譯)	5	187—199
托爾斯泰 俄羅斯土地從什麼地 (А. Толстой)	方來的.....(鍾燿譯)	10	109—139
達萊 庫杜淑夫..... (Е. Тарле)	(文記譯)	2	151—163

作者介紹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阿加曼密陀夫 (Д. Агамаммедов)	17	154
亞力山大洛夫 (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	9	187
阿麗格爾 (М. Алигер)	4	183
	12	184
巴若夫 (П. Бажов)	25	113
安托柯里斯基 (П. Антокольский)	10	158
亞先耶夫 (Н. Асеев)	3	186
巴格里茨基 (Э. Багрицкий)	3	187
別德納 (Д. Бедный)	8	153
勃朗 (Н. Браун)	14	181
勃羅夫卡 (П. Бровка)	9	189
布留索夫 (В. Брюсов)	24	230
布科夫 (Е. Буков)	14	181
華齒列美斯卡雅 (В. Василевская)	4	182
華西里葉夫 (С. Васильев)	19	182
魏列薩耶夫 (В. Вересаев)	3	186—187
符爾共 (С. Вургун)	7	176
	5	223
戈爾巴托夫 (Б. Горбагов)	14	180
	5	223
葛洛斯基 (В. Гроссман)	11	148
	18	174
古歇夫 (В. Гусев)	6	145
達慶基 (Н. Далекый)	19	182
強布爾 (Дж. Джанбул)	6	146
陀夫仁柯 (А. Довженко)	5	24
屠雷林 (С. Дурылин)	19	183
葉密良諾娃 (Н. Емельянова)	15	155
查斯拉夫斯基 (М. Заславский)	20	156
	10	157
伊里英珂夫 (В. Ильенков)	19	183

英倍爾 (В. Инбер)	4	183
	12	184
伊薩柯夫斯基 (М. Исаковский)	16	199
	24	230
卡維林 (В. Каверин)	10	157
	7	169
卡錫爾 (Л. Кассиль)	13	138
	16	198
卡達耶夫 (В. Катаев)	12	183
	9	188
克特林斯卡雅 (В. Кетлинская)	12	184
克尼碧爾—柴霍娃 (О. Книппер-Чехова)	25	114
柯席夫尼柯夫 (В. Кожевников)	11	148
柯拉斯 (Я. Колас)	10	158
柯馬洛夫 (П. Комаров)	22	187
	11	148
柯爾納楚克 (А. Корнейчук)	12	184
克龍高士 (А. Кронгауз)	12	185
顧洛奇金 (В. Курочкин)	23	176
	7	169
拉甫列烏夫 (Б. Лавренев)	14	180
	16	198
列別傑夫·庫馬奇 (В.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	9	189
李翁諾夫 (Л. Леонов)	7	169
馬爾沙克 (С. Маршак)	15	156
	9	188
米哈爾柯夫 (С. Михалков)	22	187
納雪特金 (Ф. Наседкин)	18	174
尼克拉索夫 (В. Некрасов)	20	144
奧廖夏 (Ю. Олеша)	20	156
巴夫連柯 (П. Павленко)	8	153
	8	153
帕斯多夫斯基 (В. Паустовский)	22	186
畢爾文采夫 (А. Первенцев)	6	145
畢爾伏馬伊斯基 (Л. Первомайский)	8	153
畢爾卓夫 (В. Перцов)	18	174

波萊伏伊 (О. Полевой)	20	156
普里斯文 (М. Пришвин)	25	113
А. 普羅柯菲亦夫 (А. Прокофьев)	7	170
С. 普羅柯菲亦夫 (С. Прокофьев)	10	157
拉烏德 (М. Рауд)	7	170
羅森達爾 (М. Розенталь)	18	174
羅森達爾 (М. Розенталь)	17	154
柳夫林 (Е. Рывлин)	20	156
柳林柯夫 (Н. Рыленков)	17	153—154
柳里斯基 (М. Рыльский)	5	223
柳里斯基 (М. Рыльский)	19	182
羅果夫 (В. Рогов)	21	144
綏芙林娜 (Л. Сейфулина)	4	182—183
綏芙林娜 (Л. Сейфулина)	12	183—184
塞拉菲木維奇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3	183—185
塞拉菲木維奇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5	224
謝爾蓋葉夫·青斯基 (С. 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	14	180
西蒙諾夫 (К. Симонов)	2	187—188
西蒙諾夫 (К. Симонов)	16	197—198
斯克里亞連科 (С. Склярченко)	11	148
梭波萊夫 (Л. Соколов)	3	183
梭羅維約夫 (Л. Соловьев)	10	157
梭羅維約夫 (Л. Соловьев)	15	156
索夫羅諾夫 (А. Софронов)	13	137—138
史塔里柯夫 (В. Стариков)	9	188
史季營斯基 (Р. Стийенский)	13	137
蘇爾科夫 (А. Сурков)	3	185—186
蘇爾科夫 (А. Сурков)	15	156
達皮子 (Г. Табидзе)	14	181
達萊 (Академик Е. Тарле)	2	188
特伐爾陀夫斯基 (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	13	138
特伐爾陀夫斯基 (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	2	188
鎮霍諾夫 (Н. Гихонов)	11	149
鎮霍諾夫 (Н. Гихонов)	15	155
托爾斯泰 (А. Толстой)	2	186—187
贊慶那 (Г. Тычина)	9	189

烏朗 (В. Уран)	20	156
法捷耶夫 (А. Фадеев)	21	144
芬克 (В. Финк)	22	186
哈馬堂 (А. Хамадан)	8	153
朱柯夫斯基 (К. Чуковский)	10	159
夏霍夫 (А. Шахсв)	22	186
許克洛夫斯基 (В. Шкловский)	23	176
蕭洛霍夫 (М. Шолохов)	6	145
	17	153
叔申 (М. Шошин)	20	156
史遷 普京娜—庫壁爾尼克 (Т. Щелкина-Куперник)	25	114
史起巴巧夫 (С. Щипачев)	11	150
	17	153
愛里·列其斯坦 (Эль-Регистан)	9	188
愛倫堡 (И. Эренбург)	5	223
	15	156

信 箱
(ПОЧТОВЫЙ ЯЩИК)

ABC 先生，蕭韻先生	(編 者)	2	189—190
舒班諾夫覆羅果夫函		3	188

插 圖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АВТОРАХ)

作 家 像

巴若夫像	25	16—17
華西列夫斯卡雅像	4	2—3
高爾基像 (索洛維伊契克木刻)	4	68—69
高爾基像	14	172—173
高爾基像	19	68—69
高爾基像 (一九三五年)	21	80—81
塞拉菲木維奇像	3	98—99
托爾斯泰像 (列賓作)	16	128—129

羅格涅夫像.....	9	162—163
蕭洛霍夫像.....	6	42—43

詩 人 像

勃洛克像.....	22	90—91
伊薩克揚像(沙里揚作).....	23	44—45
克萊洛夫像.....	11	114—115
馬雅柯夫斯基像.....	6	92—93
馬雅柯夫斯基像.....	20	136—137
尼克拉索夫像.....	25	64—65
普希金像(吉伯林斯基作).....	3	110—111
普希金像(謝羅夫作).....	3	128—129
鐵霍諾夫像.....	12	158—159
謝夫成果像.....	1	84—85

劇 作 家 像

聶米洛維奇·唐慶果像.....	5	200—201
奧斯特洛夫斯基像.....	5	92—93

音 樂 家 像

葛里埃像.....	8	132—133
摩索爾格斯基像.....	22	168—169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像.....	13	106—107
恰伊柯夫斯基像.....	9	180—181
恰伊柯夫斯基像.....	23	132—133
叔斯達柯維赤像.....	1	120—121
叔斯達柯維赤像.....	19	168—169
叔斯達柯維赤像.....	23	144—145

演 員 像

莫斯科文像.....	25	96—97
飾沙皇佛陀爾的莫斯科文.....	25	96—97

蘇 聯 領 袖 像

史大林像.....	8	2—3
	10	2—3

俄羅斯歷史上的英勇人物

庫杜叔夫像(伏爾柯夫作).....	2	152—153
蘇伏洛夫像.....	1	110—111
繪 畫		
巴拉索夫 衝過了防綫(木刻).....	2	34—35
(Г. Башов) 敵人沒有在這裏經過(木刻)...	2	46—47
向莊莊猛攻(木刻).....	3	16—17
林中游擊隊營房(木刻).....	4	54—55
列寧格勒的水兵(木刻).....	10	50—51
華西里葉夫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	18	148—149
伊凡諾夫 宣傳畫.....	5	188—189
(В. Иванов) 宣傳畫.....	9	50—51
莫斯科藝術出版局 宣傳畫.....	12	20—21
孔斯當京諾夫 基洛夫(木刻).....	2	120—121
(Ф.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柯列茨基 社會主義的國家千秋永存		
(В. Корецкий) (宣傳畫).....	10	104—105
柯秋布 一七六〇年我軍開進柏林城.....	7	162—163
(А. Коцебу)		
克拉夫成果 「埃及之夜」插圖兩幅(木刻)		
(Кравченко)	3	138—139
列赫特 赤爾納雪夫斯基的示衆.....	8	104—105
(Лехт)		
列賓 伊凡雷帝(油畫).....	22	152—153
(Репин)		
斯達洛諾索夫 衝擊冬宮.....	24	16—17
(Староносков) 一九一七年十月史話.....	24	56—57
索柯洛夫·史卡利亞 莫斯科大戲院(油畫).....	2	164—165
(П. Соколов-Скаля)		
史赤格洛夫 衝擊冬宮.....	8	6—7
(Щеглов)		

雅爾·克拉甫欽柯 高爾基誦讀童話詩 (Яр-Кравченко) 【少女與死神】	24	144—145
---	----	---------

照 片

「戰爭與和平」的演出	8	116—117
莫斯科藝術劇院同人(1899年)	8	126—127
莫斯科【恰伊柯夫斯基】音樂廳	9	186—187
基輔近影	10	120—121
英勇的女游擊隊員	11	42—43
史大林格勒的保衛戰	11	108—109
蘇聯的學校	11	138—139
在前綫的婦女	12	52—53
托爾斯泰靈前	12	132—133
紅軍在德國	13	10—11
莫斯科的勝利敬禮	13	96—97
影片【庫杜淑夫】一畫面	13	124—125
蘇聯戰鬥員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	14	70—71
重建西伐斯托波爾海軍俱樂部大廈	14	130—131
勝利旗幟飄揚於柏林德國國會大廈上空	15	30—31
德國無條件投降	15	80—81
特列季雅可夫美術館揭幕與莫斯科一合唱隊	15	130—131
舞劇【胡桃夾子】之一景	15	140—141
關於史大林格勒史詩的畫面	16	16—17, 64—65
蘇聯作家在工作中	16	160—161
紅軍戰鬥員準備進攻	17	16—17
史大林格勒之巷戰	17	48—49
蘇聯集體農民回轉已解放的土地	17	104—105
蘇聯作家在工作中	17	144—145
在集體農場的康拜因機上	18	24—25
被俘的法西斯蒂	18	64—65
影片【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18	154—155
被德軍破壞之史大林格勒外觀	19	32—33

恰伊柯夫斯基陳列館	19	80—81
在療養院裏的蘇聯軍官	20	32—33
求學和休息的兒童	20	112—113
蓋拉西莫夫作的「德黑蘭三巨頭會議」	20	152—153
史大材格勒在復興中	21	64—65
莫斯科舞劇戲 演奏舒伯特的「進軍曲」	21	136—137
卡薩赫歌手	22	16—17
「偉大的轉捩點」及「阿爾興·馬爾·阿蘭」中的鏡頭	23	156—157
大德齊克歌劇「伏羅的警報」	24	172—173

目 錄

(第二十五期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號)

~~~~ 小 說 ~~~~

- 巴 若 夫 杜姆拉亞山的看更房(「孔雀
石箱」一書的代序)……(戈賈權譯)…… 3
- 普 里 斯 文 老藥菇……(磊 然譯)……14
- 法 捷 耶 夫 青年近衛軍(四續)……(水 夫譯)……19

~~~~ 詩 歌 ~~~~

- 柯 馬 洛 夫 滿洲詩抄(六首)……(林 陵譯)……51
——暴風雨之後的黑龍江，
松花江之黃昏，哈爾濱即景
，兵士墓畔，瓷花瓶，梅琳

~~~~ 文 錄 ~~~~

——俄國大詩人尼克拉索夫誕辰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

- 葉 戈 林 尼克拉索夫的生平和事業……(北 泉譯)……58
- 尼 克 拉 索 夫 在伏爾加河上(節譯)……(北 泉譯)……65
- 尼 克 拉 索 夫 詩十章……(北 泉譯)……70
——昨天六點鐘的時光，我
的詩，沒有收割過的田地，
給播種者，給靜娜，再給靜
娜，給穆斯，倦極了，夢，
哦，穆斯！

~~~~ 文 獻 ~~~~

蘇聯作家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會議席上  
的演詞摘要.....(水 夫譯).....77

~~~~ 音 樂 ~~~~

西 亞 尼 維 爾 俄羅斯音樂史綱(六).....(高 明譯).....87

~~~~ 戲 劇 ~~~~

史 遷 普 京 娜 一 莫 斯 克 文.....(林 陵譯).....92  
庫 璧 爾 尼 克  
克 尼 碧 爾 一 柴 霍 娃 同 輩， 朋 友， 同 伴.....(葛 達譯).....99  
莫 斯 克 文 與 莫 斯 科 各 劇 院 青 年 演 員 的  
談 話.....(林 陵譯).... 102

~~~~ 電 影 ~~~~

蘇 契 柯 夫 反 對 沒 有 思 想 和 不 真 實 的
影 片.....(榆 青譯).... 107
作 者 介 紹.....(編 者).... 113

插圖：寫作時的巴若夫16—17；尼克拉索夫像64—65；莫斯克文像96—97；飾沙皇佛陀爾的莫斯克文96—97。

【蘇聯文藝】第一期至第二十五期總目錄..... 115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25

蘇 聯 文 藝

第 二 十 五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號 ★

編 輯 人 羅 果 夫
發 行 人 匝 開 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每 冊 定 價 元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25, Шанхай

Декабрь 1946 г

ПРОЗА

- | | | |
|------------|---|----|
| П. Бажов | — У караулки на Думной горе
(из «Махаитовой шкатулки») | 3 |
| М. Пришвин | — Старый гриб | 14 |
| А. Фадеев |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 | 19 |

СТИХИ

- | | | |
|------------|---|----|
| П. Кемаров | — На сопках Маньчжурии (Амур
после грозы; Вечер на Сун-
гари; Харбинские миниатюры;
У солдатской могилы; Фар-
форовая ваза; Мейлин) | 51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К 12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Николая Некрасова

- | | | |
|-------------|---|----|
| А. Еголин | —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 58 |
| Н. Некрасов | — На Волге (отрывок) | 68 |
| Н. Некрасов | — Десять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Вчерашний день,
часу в шестом; Стихи мои,
Несжатая полоса; Святель;
Зине; Еще Зине; Музе; Устал
я, устал я; Сон; О, Муза!) |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выступлений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президиума правления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 77

МУЗЫКА

- | | | |
|------------|--|----|
| А. Синявер |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и: В. Беляевский кру-
жок | 87 |
|------------|--|----|

ТЕАТР

- | | | |
|---------------------|---|-----|
| Т. Щепкина-Куперник | — И. М. Москвин | 92 |
| О. Книппер-Чехова | — Сверстник, друг, партнер | 99 |
| И. М. Москвина | — Из беседы с молодыми акте-
рами театров Москвы | 102 |

К И Н О

Б. Сучков

— Против безидейных и фальшивых кинофильмов.

107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13

УКАЗАТЕЛЬ СОДЕРЖАНИЯ ЖУРНАЛ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 1—25. 1942—1946 г. г.

115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ИЦАХ: П. Бажов за работой. (фото) стр. 16-17. Портрет Н. Некрасова (фото) стр. 64-65. И. Москвин (фото) стр. 96-97. И. Меснин в роли царя Федора, стр. 96-97

請讀本社出版的

高爾基作品集！

高爾基早期作品集

〔中俄文對照〕

第一集

馬克西姆·高爾基(傳記)

馬加爾·朱德拉.....(林 陵譯)

伊席吉爾婆婆.....(白 寒譯)

汗和他的兒子.....(戈若年譯)

少女與死神.....(林 陵譯)

第二集

切爾卡斯.....(水 夫譯)

有一次，在秋天.....(林 陵譯)

筏上.....(水 夫譯)

第三集

草原上.....(白 寒譯)

葉密良·皮萊.....(水 夫譯)

祖父阿爾希帕與廖恩卡.....(水 夫譯)

鮑列司.....(磊 然譯)

林 陵 譯

林 陵 譯

索莫夫及其他

小市民

— 四幕劇 —

— 四幕劇 —

